

麻耶雄嵩

ALDO BRADY MONKTON.

YOUNG MAN

語

り

か

メルカトル



目录

《唤醒死者》

《九州旅行》

《收束》

《没有答案的绘本》

《密室庄》

《唤醒死者》

Gakin 译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正是高二的夏天。

“有样很好玩的东西。”

跟我一起玩的长谷有幸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座形状很奇妙的建筑。那是一栋两层的建筑，第一层是西洋风的砖造结构，第二层是像以前的日本民宿的木造结构。大小跟普通房子一样。

“什么啊，这是？是什么神秘房子之类的吗？”

隔壁的新井敬二长着满脸的痘痘，也在很认真地凝视着照片。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啦。住在那里的人好像是喜欢日本文化的德国人。”

长谷的父亲经营着不动产公司，偶尔有有趣的东西就会像这样拿来给我们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全部弄成和风就好啦。是不是哪里出错了才变成这样的？”

“好像因为这不是别墅，是一直要住的地方，所以一楼弄成了住习惯了的西洋风格。要让到现在一直坐椅子的人突然换成坐榻榻米之类的，也很难吧。”

“虽然是这样说，但这也太半途而废了吧。像现在这间屋子，至少在外表上弄成统一风格也好啊。不管怎么说喜欢日本，外国人的喜欢也就这种程度了吗？”

新井还在发着牢骚。嘛，新井的牢骚已经像是习惯一样的东西了，谁也没在意。

“德国人就是死脑筋啊。嘛，不过在印度人看来日本的咖喱饭也是这样的东西吧。对了，暑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去那里住一下吧？”

是的，长谷这样邀请我们了。至今为止很多次，只要有有趣的东西，而又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们就会去窥视一番，但是住进去倒是第一次。按照长谷的说法，那里太远了，一天来回太难，而且从秋天开始就要认真准备升学考试，在那之前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好好地玩一番。

“之后我也会跟生野和舞蝶他们说一下的。”

当然，我是没有异议的。后来我们决定了在八月末，去那里玩三天两夜（因为刚刚长谷的说明很有说服力，之后我们便称它为“咖喱庄”了）。

一起去的有六个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生野武雄，青仓舞蝶，寺前桃子。大家都是同一间高中的朋友，曾经多次一起去露营和海水浴场之类的。这其中大部分的人是小学或者初中开始的好友，只有生野是高中结识的同伴。

小镇上的高中里，几乎都是本地五所中学来的学生。因此，多数都是从中学开始就一起玩的伙伴。但是因为生野是随他父亲转职而来到这里的新人，所以在这里并没有认识的人。好像是到中学为止都住在东京。

这样的生野会加入我们的团体的经过很简单，那就是舞蝶喜欢上他了。

舞蝶是肤色雪白的美人，性格也很好，是我们的麦当娜般的存在。不，不单单是我们之间，她在年级上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因着她那光泽的长发令人印象深刻，所以被人称为“黑凤蝶”（可能她本人也多少意识到了，在手机上挂上了黑凤蝶的手机绳）。仅是跟舞蝶关系好，我们就感到很得意，她就是这样的女孩子。

据我所知，她已经被十个以上的人告白了。但是该说因为她本人太稳重还是太腼腆的性格，她好像全部都拒绝了。

这样的舞蝶还是第一次自己主动接近一个人。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单凭她自己也不

到，是身为朋友的桃子从中间帮了一把。桃子是毒舌又行动力迅速的开朗性格，和男生的身体接触什么的，完全不当一回事，对我们来说跟男性朋友无异。桃子很爽快地跟生野搭话，然后舞蝶躲在桃子的身后窥视着生野的反应，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生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加入了我们的小团体。结果，起舞蝶，倒不如说是桃子把人拉了进来的感觉……长谷和新井其实也对舞蝶有意思，所以生野的登场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不留神重要的东西就被人夺走了的感觉吧。要说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他们的事情，那是因为我过去也喜欢过舞蝶。

生野长得高，容貌也端正。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土气。我也曾想过果然城市人都比较受欢迎吗，也因此埋怨过在本地就职的父母。但是因为生野本身就是很有趣，性格又好的人，尽管会觉得羡慕，却也不会因此怨恨他。而且……鉴于乡下人的自卑感，我只要听到涩谷、六本木、台场、迪士尼的话题，就被吸引住了。

那两人如果真的交往了，那也没办法。高一的秋天，我也放弃了，本来认识了十年却一次也没能告白，大概我们本来就不合适吧，而且如果真的做了这种事，舞蝶可能会退出我们的小团体，对此我也感到很不安。

大概其他两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吧。静静地守候着事态的发展，已经成了我们三人的默契。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管过了多久，这两个人都没有要开始交往的迹象。而一直没有交往的理由，在桃子问“生野君有喜欢的人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好像这只是舞蝶的单相思，生野并没有那个意思。这样想的话，确实，生野好像一直对她保持着一点距离。在教室里闲聊的时候，中间也一定夹着我或者长谷他们。但是，生野也不像已经有了女朋友的样子，而且他也不是那种交了女朋友还会遮遮掩掩的类型。倒不如说，在校内看到了情侣他都会表现出一副很羡慕的样子。

“不会是在东京有女朋友了吧？所谓的异地恋？”

不管舞蝶有多美，跟东京的女生比起来的话，可能果然还是显得有些土气。

“但是啊，”桃子一边玩弄着她茶色的头发，一边左思右想，“可能也不是那样哦……莫非生野君有那方面的兴趣？”

“不会吧。”我对此一笑而过，“所以才说你们是女生啊。在只有男生的时候，我们都经常会说些猥琐的事情，他对于色色的事情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毕竟在东京，这一类的信息更多啊。”

我们也无法想象，在东京，中学生可以堂堂正正地借黄色影片，在学校里穿着迷你裙、富有风情的年轻老师也有很多。嘛，的确也没可能跟桃子说到这一方面。

听到了“猥琐的话”时，桃子显露出来不高兴的样子，但是她还是说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好”，便陷入了沉思。

“你一副很遗憾的样子啊。难道你也对生野……”

听到这话，桃子的脸突然涨红了，“你在说什么呢。男生真是一群笨蛋。”说着，踢了我一脚后就生气地跑出了教室。她粗暴的言行经常出现，所以我也并没有在意，但是对于看起来很般配的两人为什么没有交往这件事，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但即使是这样，在团体活动的时候生野也会出现，有时也会率先提出计划。如果真的讨厌舞蝶的话，大概也不会接近我们吧。海水浴也好，秋天的祭典也好，还有圣诞节之类的，我们都一起很开心地度过了，但是生野不擅长登山，所以并没有参与露营。生野一定也是那类不符合城里人审美的晚熟的人吧，我随意猜测着。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年级的时候。在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我在放学途中看到了满眼通红，眼睛哭肿了的舞蝶。“怎么了？”我问道，这时在旁边的桃子严厉地说：“什么事也没有！”便护着舞蝶离开了，后来桃子偷偷跟我说，好像是舞蝶下定决心告白了，但是一下子就被拒绝了。

*

从JR的W站开始走了大概两公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咖喱庄。那时已经是傍晚的五点左右了。因为学校禁止考取车牌，所以谁都没有自己的车，徒步走了大概三十分钟。

“我可没听说过要登上这座山啊。”

沿途，一边背着装满了换洗衣服和食物的背包，一边抱怨着的，正是生野。

“抱歉抱歉。你不擅长登山对吧。但是我也以为是更接近人家的地方啊。因为听说是离车站不远，附近也有铁路通过。”

“不会是要露宿吧？”

一副不安的表情询问我们的生野脸都变白了。好像从心底厌恶的样子。

“没事的啦。我父亲说了，电和水好像都通着呢。不是废墟啦。不可能把要卖的商品随便对待吧。”

虽然身材矮小的长谷这样自信满满地保证了，但总让人感觉不大可靠。但是对于生野来说，在这样的深山里，这样的保证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入得这么深。这是一条坡度小又路径长的路，但就我感觉而言，这并不算山，只能算树林。实际上我们现在走着的路也是两车道，铺设得很漂亮的沥青路。只要一回头，就能清楚看到车站附近的街景（虽然很小）。

走过一座华丽的桥后，就进入了混凝土的岔道，越过只有警报器在工作的道口，再向前走一点就看到了矗立在那里的咖喱庄。

真实的咖喱庄要比图片看起来的还要陈旧一些。可能是因为一楼砖瓦透出的威压感和二楼木材建造部分带黑色的颜色组合的缘故吧。“这不是幽灵屋之类的吧？”

嘟哝了这么一句的是直到刚才为止都很开心地在欢闹的新井。

“怎么会呢。只是普通的房子而已啦。你怕了？”

“别说笑了。我倒是不怕的，但是舞蝶也在这啊。”

虽然新井说着逞强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害怕。每次看到灵柩车，他都会怕得不行。

“什么啊！只有舞蝶吗？”

桃子好像对自己没被归类为女生而愤怒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舞蝶和桃子都在。”

好像叹了口气般，新井重新说了一遍。

“没问题的。如果是去幽灵屋之类的，我父亲也不会批准吧。而且直到半年前，这里都是有人住的啦。”

只要认识对长谷过度保护的长谷父母，听完这句话后，也觉得他的话有了可信度。而且进到里面之后就会发现，跟庄严的外观不同，屋内还残留着生活过的气息。虽然家电和餐具都被撤走了，但是墙壁和家具都被打扫得很干净，看起来就是一副随时可以入住的样子。我刚刚也害怕过，所以看到这用明亮的色彩统一装修过的屋子时，不禁松了一口气，安心了下来。

一楼完全是西洋式风格，而且给人一种很庸俗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它的门和窗户都比普通房子大上了一圈的缘故吧。

“因为是外国人所以才会弄大点啊。”

“空气好像湿气很重啊，可以换一下气吗？”

桃子正打算把窗户打开，但窗户上的百叶窗全都放下了。

“父亲说可能会有家伙随便进来，所以别开一楼的百叶窗，二楼的话倒是可以。”

“那没办法了。那我们上二楼吧。”

“好吧。”坐在了椅子上的长谷又慌慌忙忙站了起来。这是常有的事情了，中途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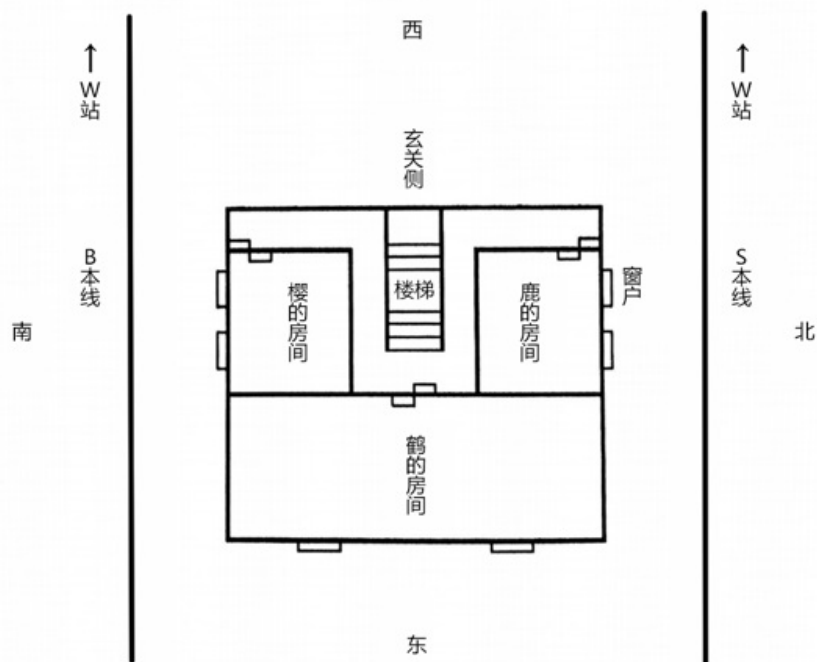
了桃子是指挥者。实际上决断力和判断力最优秀的一直是桃子，所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虽然长谷不想被人认为涉世未深，经验不足。

我们一个跟一个地走上了楼梯，发现最开始是涂白了的洋式楼梯，然后从中途变成了木造的和风楼梯。上去之后，更是发现二楼是比普通的房子更加古风的设计。

“真是极端啊。”生野感叹道。

虽然生野在上山途中一直没什么精神，但自从进了室内之后，又变回了快活的生野。

二楼有三间房间，楼梯正对面和反方向的左右各有一间。这里是故意把走廊弄成像旧旅馆或者日式酒家那样弯弯曲曲的样子的，长谷给我们解释道。



正面的房间很大，好像有两间房间的大小。入口处安装的是两扇木制拉门。拉门面向外面的一侧，其中一扇画的是松树，另一扇画的是鹤。进到里面看拉门的内侧，则是画上了梅花和黄莺。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花牌（注）。”新井嘟哝道，“剩下的房间的门都是像这样画上了画吗？”

【注：原文为花札（はなふだ），即花斗，又名花牌，花纸牌。一般两人玩的叫「こいこい（英文：Koi-Koi）」。据传，花札起源于日本安土（织田信长）・桃山时代（丰城秀吉），直到江户（德川家康）后期才最终定型成为现在的样子。甚至到现在连画的图案都没有什么变化，非常统一。】

的确，主题好像是那样的。但是与其说是画本身像花牌上见惯了的图案，倒不如说像京都寺庙里看到的像隔扇画那样华美的日本画。关于这个，好像连长谷也不大清楚，“嘛，说不定是那样吧。这里不愧是喜欢日本的外国人所建造的，好像各种搞错了的风格混在了一起的感觉。父亲倒反而挺感动的。”他一边打开拉门和玻璃窗来换气，一边回答道。

室内空落落的，宽敞的房间现在看起来就更加大了。往上看，天花板上镶嵌着像嵌板一样的东西，有两盏方形纸罩的灯吊垂下来。墙上装上了像书院建筑的那种高低不同的壁龛。地面中央附近的地方堆着一堆全白的被褥。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那些被褥是上星期我让父亲搬过来的。不是一直放在这

里的，放心吧。”

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六组。

“等一下，这意思是我们要挤在这里一起睡？”

桃子慌张地提高声音道。的确，要跟男生同一间房间的话，先不说桃子，舞蝶也太可怜了。

“果然不愿意啊……”

“这是当然的吧。”

在这般生气的桃子身后的舞蝶也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竹田帮我一下，把被褥搬到对面的房间里去。新井和其他人去做晚饭的准备吧。”

说是准备，也不过就是把买来的便当摆好而已。

然后我和长谷一组一组地把被褥搬到了西南面的那间房间里。而舞蝶和桃子则跟在我们后面。

在吱吱作响的狭窄的走廊坏掉之前，我们走到了房间入口。在同样是两扇的拉门上，画着樱花和赏花的情景。在赏花的画面中，还画着在举办宴会的贵族们的身姿。进入房间后，打开日光灯（被方形的草罩罩住的东西），便发现拉门的内侧画的是牡丹。关上门后，看见刚才被挡住的另一扇门上画的是两只巨大的凤舞蝶。

“花牌上的蝴蝶是这样子的吗？”

桃子一边认真地看着一边问道。

“的确应该是上面的翅膀是红色的，下面的翅膀是黄底红斑的。我觉得这画上的应该是黑凤舞蝶吧。”

“你知道得真清楚啊，长谷。”

“因为我喜欢蝴蝶啊。”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啊。

“啊一一，那花牌上的蝴蝶是什么蝴蝶啊？”

“诶？”此时长谷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从斑纹上来看，大概是斑蝶的某一种吧。”

“什么啊，说得这么含糊。”

像幻灭了般的桃子，眯着眼睛说道。

“即使你这样说，我也没法说清啊。毕竟花牌的画本来就挺微妙的。就好像刚才的黄莺一样，大家都以为画的不是黄莺，而是绣眼鸟。真正的黄莺应该是素朴的卡其色，而不是那么鲜艳的蓝色，这是同一个道理啦。”

我微笑地看了他们这一来一回的对话后，便去打开窗户关上纱窗换气，却一下子看到舞蝶在四处张望着环视这个房间。这间房间只有刚刚房间的一半大。

“怎么了？”我问道。

“这个房间，就像妓院一样呢。好恶心。”

舞蝶很小声地似乎这样说道。的确，柱子和门框上的横木都涂成了红色，墙壁上也好像涂满了金箔一样，格外地花俏刺目。

“嘛，大概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吧。那方面的微妙之处可能不是很了解吧。外国人啊，好像都喜欢金阁寺之类的啊。”

“被你这样一说不知怎么的都有点可怕了。”

桃子也一脸害怕的样子。

“那换另一个房间吧。”我一这样提案道，长谷就一脸“饶了我吧”的样子。毕竟要把好不容易搬过来的被褥重新搬回去。但他还是尽了主人的义务，一脸不情愿地抱起了被褥。

“抱歉啦。”桃子转身后便快速地走出了房间。

“混蛋，你真的有感到抱歉吗？”

长谷谴责道，但是桃子并没有理他。

我们回到了走廊上，走过了画了鹤的那间屋子，朝反方向而去。反方向的那间房间的拉门上画着红叶和鹿。里侧是罕见的堇色的画。我们把被褥放下，把门关上后，便看到了刚被遮挡住的门上画的是猪。也就是说，刚刚的花应该就是胡枝子了。

“说起来，还没见过真正的胡枝子呢。原来是长这样子的啊。”

长谷看起来好像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也只是在衣橱上看到过梧桐。在以前的日本，梧桐是否很常见呢？但在这房间里的就只有这么点了吧。花牌也是剩下了一半都没有画出来。”

“其实就只是选择了看起来美观的东西吧。正好表菅原和猪鹿蝶都有了。”

按照长谷的说明，表菅原好像和猪鹿蝶一样，都是花牌的角色，就像松和鹤・梅和黄莺・樱和帐幕。

“如果是那样，那在二楼刚好每间房间有四扇窗户，一共就有十二扇窗户了，这样的话，如果再在护窗板上也画上花牌的话就好了。”

“窗户太小了吧。他们外国应该不喜欢小的东西吧。”

幸运的是这间房间的配色还算朴素。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古寺一般的古朴。舞蝶她们也好像接受了这间房间，把拿来的包都放在了墙角。

我像刚才一样把窗户打开了。窗外刚好可以看到铁路，正好有一辆电车向西驶去。

“这个房间应该是刚刚画了樱花的那个房间的背面吧。那边感觉好像也能从窗户看到铁路啊。”

“啊啊，因为从W站延伸出来的支线正好平行经过这附近并且夹着别墅啊。”

“感觉这里挺小的。真的会有特地在这乡下地方买下这种布局用地的人吗？”

桃子理所当然地问道。“虽说是夹着，但也不是紧贴着别墅。两条铁路都距离别墅一百米以上。”

大概是事先在地图上确认了吧，长谷很流利地回答道。

“嘛。反正也不是我买，怎么都好啦。比起这个，不快点回去的话，生野君他们都要等得脖子都长了。”

“也不想想是谁让他们等这么久的。”

回去一看，大概是因为闲得无聊吧，新井他们已经对作为粮食的零食下手了。不用说，桃子立马就生气了。

*

吃过晚饭后，我们在咖喱庄的小庭院里举行了烟火大会。因为事先一直被叮嘱要小心别引起火灾，所以带来的尽是手持式的烟火。即使这样，我们也把烟火当作星球大战的光剑来玩了。

告一段落后，往女生那边一看，发现舞蝶正盯着散落的烟花。在“巴滋巴滋”响的微弱的烟花光亮中，显露的是舞蝶伤心的侧脸。突然，我想起了毕业礼那天舞蝶哭泣的脸庞。说起来她今天比平时话要少很多。

我把旁边的生野叫到了建筑的隐蔽处。

“你拒绝了舞蝶？”

我单刀直入地问道。生野点了点头，“你知道了啊。”他一脸老实的表情。

“你有其他喜欢的人？”

“没有。”生野摇了摇头。

“你讨厌舞蝶吗？”

“不……倒不如说我喜欢她。”

“那，为什么。你对她有什么不满的？舞蝶哭了哦。”

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情敌说这样的事，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怜，但话语并没有停下来。

“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青仓。但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移开了视线。看着他这个态度，我生气了。

“别不说话啊，理由是什么啊！”

我情不自禁地语气变得暴躁起来。

“抱歉。但是关于这个我不能说。”

“为什么啊！你喜欢她吧。但是却甩了她，完全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然而生野只是坚持“不能说”。他越顽固我就变得更加地焦躁。我们都不向对方妥协，这样下去的话就只能动手了。正在这时，

“喂，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是新井的声音。

“没事，什么也没有。”

生野什么也没说，离开了。

“吵架了吗？”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就到此为止吧。毕竟是难得的旅行啊，真是的。”

“嗯，抱歉。”

虽然我也反省了，但想到生野油盐不进的态度，我就怒火难消。

“对了，长谷说了烟花结束之后就开派对。”

“派对？”

派对在我们之中就相当于酒宴。到了鹤的房间后，长谷已经从一楼把果汁和罐装啤酒拿了上来。

“我让父亲把这些跟被褥一起预先运过来了。”

“父母也同意了啊。”

当然，我们都没有异议。之前的露营和海水浴之类在外过夜的时候，酒宴是特定的节目。

舞蝶和桃子还是选了果汁。每次派对开始，桃子都会用“男生真是……”的惊呆了的眼光看着我们。相反地，舞蝶则会赞叹道“你们能喝酒，太厉害了”，所以不知不觉就会喝太多。

派对与以往一样，说老师的坏话，讲怪谈来把气氛抄热。啤酒罐一瓶接一瓶地空了。有一点不同的大概就是我和生野基本没有说过话。因为人数太多，所以好像除了新井以外谁也没有发现。

在这期间，偶然一瞥，便发现生野躺在榻榻米上睡着了。说起来，在过去的酒宴中，也没有看到过生野整席都在喝酒的样子。

“生野好像睡着了。”长谷好像也发现了，他静静站起来，“让他在这里睡的话，声音也太吵了，把他搬到其他的房间去吧。竹田，可以帮帮忙吗？”

虽说我们还在冷战中，但没办法。想着这是武士的仁慈，我站了起来，跟长谷两人按照担架的要领把生野抬了起来。就这样搬到樱的房间去。在我们后面，新井摇摇晃晃地跟了过来。新井也不是很能喝酒的人。虽然本人从来不承认。

“早知道这样的话，把那套被褥留在这房间就好了。”

我们一边听着长谷的抱怨，一边在房间里铺着被褥，并把熟睡的生野就那样放到被褥

上。没过一会，就听到了安静的呼噜声。

“到这趟旅行结束为止，我们暂时休战。”

虽然生野应该听不到，我还是这样在他耳边说道。随后我把日光灯的细绳拉扯了一下，调到小灯泡的状态，并把窗户关上了。

*

几个小时后，大约是两点左右，差不多该结束的时候，去看生野的新井回来了，说道：“生野不在。”

据新井说，因为房间的灯还开着，所以最初还以为是去了一楼的厕所，便等了一会，但一直没有回来。

“会不会是去完厕所回来时，因为睡糊涂了去了反方向的房间了？”

因此桃子她们也去确认了一下，但鹿的房间也没有人来过的样子。

总之再去看一遍吧，说着男生们便一起去了樱的房间。果然如新井所说的，只剩一个空房间。因为被子是被推开了的样子，所以可以肯定生野的确起来去了某处。

就在那时，我突然发现了一只飞蛾正围着日光灯不停地来回飞着。再看一下窗户，便发现本该关着的纱窗现在打开了。窗户在南面的墙壁上有两扇，开着的是西面的那扇纱窗。

难道是有小偷进来了？

我的心里惴惴不安，走近窗户，往下面一看。虽然很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地面确实有以不自然的形状倒下的东西。

我慌慌张张地下了楼，绕着建筑物的外侧过去。

我小心翼翼接近一看，便看到窗户的正下方，生野全身冰冷地躺在了地上。很明显是从二楼的窗户掉下来的。虽然距离并不高，但正下方正好有庭院装饰用的石头，而又很不幸地，好像正好撞到了头。他的脖子折了，即使不是专业的人看了也很明白地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应该是跟在慌慌张张跑出来的我后面吧。听到“咚”一声响，我回头一看，便看见舞蝶已经昏迷了。

在这之后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楚了。也有酒精一下子在体内循环的原因，别说照顾舞蝶了，我也一起昏迷了。

后来听说，当时桃子一个人很努力地稳定了场面。她斥责了开始陷入恐慌的长谷他们，随后指挥他们联系警察（咖喱庄里没有电话，幸亏手机信号在圈内），并把我和舞蝶搬入房间。之后好像过了十分钟左右，警车就到了。

睁眼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了一楼的硬床上，并看见了警察们在门口进进出出的情景。这时我才开始有了实感，这件事不是梦，而是真的发生了……

据警方的调查，生野和樱的房间都没有奇怪的地方，因此判断这是事故死亡。二楼的窗户也没有有谁入侵过的痕迹。恐怕是生野睡醒后，脑袋里还有醉意，想呼吸新鲜空气去打开纱窗的时候坠落的。据说死亡时间大概是发现尸体前的两个小时，我们把他搬到那个房间后的一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们正单手拿着罐装啤酒，谈得热火朝天。当然，喝酒的事情也被警察、老师和家长痛骂了。但是这种事情比起生野的死并不算什么。

在这件事情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聚在一起出去玩过。虽然在学校也会聊天，但是也仅此而已。舞蝶即使到了第二学期也没有来学校。听桃子说，她好像身体垮了，一直在家里疗养。

我曾多次去探望过舞蝶，但是她都只是苍白着脸，呆呆地说着“谢谢”。我重新认识

到，舞蝶真的很喜欢生野。我有点懊恼了。

舞蝶到了第三学期的时候，身体基本恢复了，也开始出现在学校了。但是和以前不同，她的身边缠绕着阴沉的气息。虽然经过了某些事后，她变得更美了，但那种美却与我所希望的相去甚远，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跟舞蝶搭话，而且也因为备考的忙碌，在我们没能正经说一句话的情况下，就迎来了毕业。

2

我再次与舞蝶相见是在八月，生野的家中。

那是生野的一周年祭日。

一身黑衣的舞蝶，散发着与“黑舞蝶”这一称号相称的肃穆的气质。半年前所看到的阴霾也淡薄了很多，能够感觉到她正慢慢从那件事里走出来。

聊了一下后，得知她现在是复读生，准备来年参加升学考试。

“我想去东京的大学看看。”

她红着眼睛，小声地嘟哝了一句。听到这句话，我沮丧了。

因为新井也是一样在邻市的大学，所以从四月份以来我们倒是经常能见到面。但是因为长谷在大阪，桃子进了本地的女子大学，所以我和他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桃子还是一样的粗鲁，但长谷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很多。是因为在大阪的生活很适合他的性格吗。他从以前起就是个在某些地方会有点轻率的家伙，但现在却变好了很多。比起在家乡的时候，他的关西腔变得更重了，简直变成了吉本的搞笑艺人的说话方式。

“我雇了一位名侦探。”

法事完成，与生野的双亲尴尬地交谈了一会后，除去舞蝶，我们四人顺路去附近的咖啡馆的时候，长谷开口道。

“名侦探？”

“嗯，对啊。”

他很得意地大幅度点着头，说明道，从很久以前他就对生野的死抱有疑问。因此他让父母去拜托有能耐的侦探，帮忙解决这件事。所拜托的侦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简单的事件的话在来现场的途中就能解决。

“三天后，那个名侦探就会来咖喱庄。”

虽然他嘴上没说，但实际上，长谷这一年好像一直认为邀请生野去了那房子，和让他喝了酒，都是我们大家，尤其是他自己的错，并对此抱有愧疚感。

“长谷你真的认为那不是事故吗？”

像要确认般，桃子问道。听那口气，好像在说自己也是一直这样想的一般。

我震惊了。原来对于生野死于事故这一说法无法接受的，不上我一人。似乎在替我说出我的想法般一一

“不管怎么不胜酒力，睡昏头了从窗户掉下去这种事是不会有吧。而且房间也不是全黑的，竹田还开了小灯啊。虽然说是第一次去那间房间，也绝对没可能搞错吧。”

长谷单手拿着插着吸管的冰咖啡，喋喋不休地说道。

“我一直都想找个人一起商量。但是自那以后，生野的事情就像是变成了禁忌一般。虽然说不定真的就是事故死，但是与其抱着这种不明不白的想法，不如干脆找个名侦探，来揭开事情的黑白。”

然后长谷又来回看我们的脸，问道：“怎样？你们也一起来吧”

“我也一直很想知道，所以我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是三天后？”

桃子问道。

“那是因为那侦探很有人气，他身上好像还有其他的案件呢。是我父亲勉强拜托他的。虽然事出突然，但是能一起来吗？我觉得有同样在场的大家的证言，案件才能够更快解决。”

长谷再次环视我们几人。

我用力点头，“好”，对面的新井也紧接着点头同意了。

*

咖喱庄和一年前一样，伫立在那个地方。似乎在显示着，它和舞蝶的心一样，在这仅仅一年里没有任何改变。

不可思议的是，和一年前一样，下午五点过后，和新井三个人乘了长谷的车的我们在庄前等待时，一辆白色的小型汽车粗暴地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驾驶座上坐的是桃子。

“等很久了？”

“没，才刚来没多久。”

正想这样说的时，副驾驶席的门安静地开了，下来的是舞蝶。和三天前完全不同，今天的她穿着纯白的长裙，手里抱着白色的花束。

“跟舞蝶说了后，她说也想来，就带她一起来了。舞蝶说她也在怀疑是否真的是事故。”

桃子解释道。

“真的没问题吗？”

按照她三天前的样子，我不认为她能在现场保持平静。

“因为我也想知道真相。”

舞蝶强硬地回答后，便迈着坚强的步伐往咖喱庄的南面去了。去的方向正是生野被发现的窗户的下方。

在平整的庭石的侧面竖着小小的石碑。舞蝶把白色的花束放在了碑前，静静地合上了手。

我们也跟着合上了手。

事件以来再次看到的庭石与那天晚上的不同，在阳光下微弱地闪耀着。平滑部分的有些地方还残留着血痕和总觉得是黑色的斑痕。若是如推测一般，生野是被杀害的话，这个斑痕或许可以说是生野的怨念凝缩而成的东西。

我再次合手，祈祷生野成佛以及舞蝶心灵的解放。

在那之后，我们在一楼休息了一下。因为这次有车，我们便开车到车站前去吃东西了。到此为止，一切顺利。但是，饭晚回来后，立马就发生了突发事件。

“之前说的那位名侦探好像要迟点到。”

挂掉电话，回到鹤的房间的长谷一脸焦躁的表情说道。约好的碰面时间是晚上八点，但是因为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那名侦探被卷入了堵车的状况，大概要迟到三个小时。

“接下来只能待机了啊。”

对于有点沮丧的长谷，新井表现出了不信任。

“什么啊，那家伙真的是名侦探吗？”

“绝对没有错。给我介绍的伯父打了包票的。”

据说长谷的伯父在京都的精密仪器公司担任社长，在朋友家人被杀害的事件中，那位名侦探进行了鬼神一般的名推理，在到达现场的时候立马就引导着事件向解决的方向发展。

“还记得吗？半年前在京都发生的花道宗家的女儿被杀事件。”我也曾在新闻上听过

这个事件。

“诶，解决了事件的是那个人啊？”

寺前桃子高声感慨道。

“虽然曾在综合电视节目上引起了骚动，但是却没有后续的报道，好像是突然抓到了犯人。”

多少有点追星性格的桃子好像已经完全接受了长谷的说辞。

“啊啊，好像就在搜查停滞不前的时候，那位名侦探一接手，就立马指出了犯人。”明明不是自己解决的，长谷却一脸得意地说道。

“所以，”长谷面向了青仓舞蝶的方向，“别担心，生野的事立马就能解决的。”

“但是啊，”新井突然插嘴，“如果真的是那家伙解决的话，为什么报纸之类的都没有登载？”

“那就是他帅气的地方啊。如果在报纸之类的登上自己的名字的话，那得从全国各地收到多少委托啊。因为讨厌那样所以才一直这么低调的啊。不需要特意出风头，也不需要为委托烦恼。”

长谷就好像手术前遇到贝比·鲁斯（注）来访的少年一般笑着详细说明道。他本人似乎还没发觉，在那名侦探迟到的情况下，不管他说什么，都只有一半可信。他对着仍然一脸怀疑的新井不满地哼了一声，

【注：贝比·鲁斯（Babe Ruth），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

“嘛，算了。总之好像不到深夜他都到不了了，就这样待着也挺无聊的，一起来喝啤酒吧？”

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意外的话。

果然，“在这种时候你在想什么呢！”桃子严肃地斥责道。

“没事啦。心情烦躁地等着也没用啊。我觉得还不如喝点酒气氛欢快地祈祷生野成佛比较好。本来我是想在一切解决了之后再来庆祝的，但是反正名侦探来了就能解决了，所以来提前庆祝吧。”

在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借口后，他立马就下了一楼，跑到外面去，从汽车的后备箱抱了一个携带用保温箱回来。保温箱里面装了大量的罐装啤酒和数罐苏打饮料。

“等一下，你是认真的吗？你也好好考虑一下舞蝶的心情啊。”

长谷无视了急得青筋暴起的桃子，拉开了易拉罐的拉环，递给了舞蝶。

“呐，舞蝶。我觉得即使你在这里强忍着眼泪，一动不动地等着，生野也不会开心的。干脆地送他离开吧。本来应该在一周年祭日的时候做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下不适合这样做。而且啊，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但是舞蝶悲伤消沉的样子我想生野也不会想看到。有可能生野的灵魂还在这里附近看着我们呢，所以我们也不能这么不干不脆地悲伤下去吧。”

“喂，说什么生野的灵魂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呢。”新井突然粗暴地说道，“灵魂什么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虽然我想知道生野事件的真相，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生野还没成佛还在徘徊。我是想着舞蝶和大家能够得到解放才来这里的。”

“什么啊，你怕灵魂啊？即使是灵魂那也是生野的灵魂，你怕什么。”

“可笑。人死了就一切归无了。所以我才不会因为这样的奇谈怪论而害怕。”

“你们！在舞蝶面前胡说什么呢！生野君已经好好地成佛了，对吧，舞蝶。”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舞蝶静静地接过了啤酒，抵到嘴边。

我整个人愣住了，舞蝶不仅喝了而且感觉毫无抵抗的意思，一拉开易拉罐后就爽快地灌了起来。

“如果舞蝶也没意见……”桃子说道便紧接着灌起酒来，剩下的新井也拿起了啤酒。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回到了高中时代开派对的样子。

可能是第一次喝酒，舞蝶喝了三口左右脸就全红了，但是不知不觉中，自事件以来就没看见过的舞蝶的笑容竟不时地展露了。

最初对于长谷的行为，我很惊讶并且感到了怒，但是看着舞蝶的笑容，我慢慢觉得，虽然在一年前的葬礼上，因为罪恶感和震惊，并不适合这样做，但是这样的送别方式也不错。

“竹田君，你还喜欢着舞蝶吧？”

突然，桃子小声地问道，我还想着她是喝醉了吗，但看样子又好像并不是。她的表情非常认真。

“我的事情怎样都好吧。”

“嘛，虽然是这样说啦……”

桃子模糊地说道，

“竹田君。那天你和生野君吵架了吧？”

那天，是指生野死的那天吧。我很爽快地点了点头。

“果然啊。在这里举行派对的时候也是，两个人基本上不说话，我就想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女生在这种地方总是很敏锐啊。我追问了生野甩掉舞蝶的理由，但是他只说了不能说，之后就坚决地沉默了。我对他的说法感到很愤怒，然后就不自觉地跟他吵了起来。之后生野死了，我的心情也很郁闷。只有那天，生野好像自暴自弃般地喝酒，说不定是我的错……寺前你知道理由吗？”

“我也不知道。大概舞蝶也不知道。舞蝶至今也放不开的原因里，也可能有这个因素”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生野的样子很奇怪啊。如果他没打算和舞蝶交往的话，明明可以随便找借口说有其他喜欢的人了也可以啊，但是却意外地直接。而且生野也说了他喜欢舞蝶。”

“果然啊。”桃子点头道。

“我也不认为生野君讨厌舞蝶。因为生野君有个不管是谁，都会抢了对方的手机看对方的屏保桌面并取笑对方的兴趣吧。虽养不是什么好的兴趣，但是他唯独不会对舞蝶做这样的恶作剧，所以我觉得他拒绝了舞蝶应该是有什么理由的。”

“是什么呢，或许跟那个事件有关也说不定。”

我们两个人都陷入沉思的时候，旁边响起了很大的声音。

“我到现在，也认为是事故。”

看向那边便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新井和长谷已经满脸通红，唾沫横飞地吵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

长谷用手里的铝罐在榻榻米上猛烈地敲打着，追问道。

“你口中的名侦探清楚地宣告了这是事故的话，大家就都能解脱了吧。而且我也讨厌缺席审判。”

“什么意思啊，缺席审判？”

“你也很清楚吧？”新井用镇定的眼神盯着长谷，“如果是杀人事件的话，那就意味着犯人就在我们之间。”

那简直就像是破开世界的利刃。新井触碰到了禁忌的话题。我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有好几次我头脑里都闪现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一直极力不去思考它。因为虽然很难想象生野是事故死的，但是同时也难以想象是被我们之中的某个人杀害的。

这是没有退路的矛盾心理。趁着酒势，新井一句话就把让所有人陷入疑神疑鬼中的事情说了出口。

我也好，舞蝶也好，桃子和长谷也是，一起把视线移下，闭上了嘴。而且大家都不是盯着一点看，而是互相窥视着其他人的呼吸一般在榻榻米上心神不宁。

“所以我从最开始就说了吧。生野是事故死啊。这样大家都能幸福了。”

从他的话来看，新井并不是相信那是事故，只是想要相信。并且……那恐怕是他的真心话。

说到底，带侦探来这里的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在难以忍耐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响起了细微的鼻鼾声。新井已经睡着了。

“该死，真是任性的家伙。”

长谷皱着眉头，嘟哝道。然后面向了我们这边，

“而且也不一定犯人就在我们之中吧。毕竟谁都能潜入进来。”长谷并没有注意到这样反而煽动了猜疑心，继续说道，

“而且说不定真的会判定为事故呢。”

长谷一个人没法收尾了。我靠近了长谷，拍打着他的肩膀，安慰他。

“嘛，直到侦探抵达之前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为了生野，我们痛快地喝一场吧。如果我们一直一脸焦躁的话，生野也会悲伤的，这话是你说的吧？”

“啊啊，是啊。喝吧，喝！”

终于缓和了僵硬脸色的长谷从便携冷藏柜里拿出了新的啤酒，递到了我的手里。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那家伙还真是不会看气氛啊。我还想着他都已经大学生了，怎么都会有些长进。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啊。我把这家伙搬到对面的房间。”

这样说着，他就从背后扶起了新井。新井好像醒了一下似的，但也只是半睁了一下眼，就又睡着了。

“喂，到对面的房间去了，好好走路啊。”

虽然不大稳当，但是新井也配合着长谷的动作一步步地走着。这简直就像看护老人一般。

“我也一起去吧。”

“我一个人就行，这种家伙直接把他扔被子上也没问题。你们两个先聊着。”

长谷粗鲁地说着，便走上了走廊。

温和的风从纱窗吹进来。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过了九点了。

*

长谷回来后，我们四人说起了生野生前的事。

长谷和新井打得扭成一团的时候，生野用自行车撞开他们，阻止他们打架，但新井却因此扭伤了脚踝。为了阻止因为好奇心而开始抽烟的新井，生野揍了他一顿的事。生野和长谷两个人捉弄流浪狗，却不知道为什么那流浪狗只追生野一个人的事。大家决定一起去二十年前就关闭了的昆虫馆试胆时，生野却无故缺席的事。因为这件事，之后我们去传闻以前发生过杀人事件的废弃动物医院的时候，他率先进门。顺便一说，新井不管是哪个都用奇怪的理由拒绝了。生野异常执着于发型，总是要花三十分钟来弄发型的事。生野在银杏树下张着嘴发呆的时候不小心吞下了白果的事。他在长谷家借宿的时候，对做好的芦笋和培根蝴蝶结面完全不碰一下，被长谷的母亲骂了的事。他一边说着章鱼烧很好吃，一边说着比起日式煎饼还是文字烧好吃，并且毫不退让的事。对于老奶奶老是穿动物印花的衣服他表示无法理解的事。

“虽然对舞蝶很抱歉，但确实那家伙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东京人啊。”

不叫都会人，却叫东京人，是因为长谷开始在大阪居住的原因吧？

在这样想着的时候，眼睛有点花了，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喝过头了。

“我好像有点醉了。我去外面吹一下风再回来。”

我站起来，下了楼梯走出咖喱庄，在侧面的庭院里坐了下来。那是去年大家一起放烟花的地方。

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十点了。外面很安静。虫子的声音和风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往上望是漫天的星星，还有月亮，美得让人只想就这样仰面躺下，一直望着天空。让人几乎要忘掉本来的目的。

本来的目的？

突然，侦探真的会来吗……这样的疑问在脑中一闪而过。如果长谷的话是假的话……但若是这样，又是为了什么呢？

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的清澈空气好像反而煽动起了人的孤独感，助长了猜疑心，却并没有能带走酒精的迹象。

即使这样我也暂时待在了外面。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打起了盹来，发觉之后，我便放弃了继续待在屋外，回到了庄里。

在上楼梯的途中，我听到了列车经过的声音。“嘎嗒哐哐”这样单调的声音通过南面的走廊传到了我的耳中。那个满是自然景色的世界的对面不远处，有着铁路这样现代化的人造物啊，我察觉到，孤独感只是错觉，只是因为被覆盖在周围的灌木遮住了真实的景象罢了。或许，我没法问出的生野的答案也是，在很接近真相的地方被一些什么东西遮住了而已。

我停住了脚步，倾听着列车的声音的时候，听到了“嘎锵”一声，像是陶瓷碎了的声音。听得很清楚。

但是，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认为是谁喝醉了，碰倒了什么而已。大概是酒精夺走了正确的思考能力吧。声音是从南面传来的，但是明明没有人在那里。

比起一直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侦探，倒不如趁着那段时间睡一下。这样的想法支配了我的大脑。

我上完楼梯后，就直接在走廊左转，往鹿的房间去了。房间的灯关掉了。里面应该睡着新井。窗户已经换成了纱窗，如果冒失开灯把他弄醒了的话也不过是自寻烦恼，所以我把门打开后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躺下了。

做完这一切后，到刚刚为止一直很安静的虫子突然叫了起来。

一下子，已经充满醉意的头脑开始了妄想。可能是刚刚通过的列车的声音在脑中残留着的原因吧。向W站驶去的列车，如果在生野的脚上绑上绳子，另一边绑在列车上的话，到底是怎样的机关我不知道，但是若是绳子被列车拉扯的话，生野也会因为那个力量被拉到窗外吧。然后直接垂直落下。这就成了事故的结果了。预先打好那种在落下的瞬间脚上的绳子就会解开的结的话，那就什么证据也不会留下了。两小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绑着绳子的列车已经到了临县，不，已经到了临县的临县了吧。

但是要怎么做？

我似乎在想着这种事情的时候睡着了。醒了后，我慌忙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我到底睡了多久？总之我先起身，打开了灯。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新井并不在。

“哟，酒醒了啊？”

打开鹤的房间后，长谷问道。

“嗯，一点点吧。新井呢？”

房间里只有三个人。

“他不在这里哦。还在睡吧”

“不，也不在房间……”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好像终于来了啊。让人期待的侦探先生。”

长谷站了起来。明明喝了这么多，他的腰腿却还站得很直。

“都让我们等了这么久了，结果还是没法解开的话就太对不起我们了。”

“没问题的。放心吧。”

我和长谷一起走下了楼梯。

到一楼的时候，急躁的客人刚好打开玄关的门进来。来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的男人，另一个长得很高，装扮却很奇怪。他穿着好像是新做好的笔挺的小礼服，戴着高筒礼帽。

简直就像是要参加舞会般的打扮。虽然直到刚才为止我们确实都在举行派对。

“恭候大驾。”

长谷对穿着小礼服的那个男人低下头。与推测的一样，这位好像就是名侦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旁边的那位应该是助手什么的吧。

“你好，我是麦卡托鲑。”

那位名侦探轻轻拿起帽子向我们打招呼道。

因为那动作并不怎么自然，所以也无从分辨他那是有礼貌还是把我们当傻瓜看。

麦卡托鲑这个名字应该是艺名吧？他只是长着一张轮廓鲜明的脸，看起来却不像混血。他展露出笑容，

“你是幸运的。我既然来了就等同于事件已经解决了。”

非常自信啊。我也是服了。

“啊，得把大家都叫来啊。但是新井去哪了？”

“还在睡吧。”

“难道你让他睡樱的房间了？”

我吓了一跳。但是长谷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对啊。那家伙好像很厉害一样，说灵魂什么的不存在嘛，那让他睡那房间也没事吧？”

“不是这问题吧。”

我丢下那位侦探就跑上楼梯。我有不详的预感。这样的话跟生野那时候不是完全一样吗？

就在我急急忙忙往上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想起了那个声音。南面，也就是从樱的房间发出的陶瓷破碎的声音。

我一来到樱的房间门前就拉开了拉门，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房里一片漆黑。

“喂，侦探来了喔。”

我喊道，却没人回答我。

难道他也不在这个房间里吗？

我一下子望向窗户的方向，月亮好像被云层遮蔽，外面很暗。虽然窗户开着，纱窗却是关着的。

赶上了吗？

我走到房间的中央，拉了一下日光灯的拉线。

开灯的同时，突然，鲜红色的东西闯入了眼中。那并不是柱子的颜色。因为那片红色在榻榻米上散了开来。

在榻榻米上躺着的新井头上流出了鲜红色的液体。那是血。

那是头部沾满鲜血的新井的尸体。

我不自觉后退一步的时候，

“有来这里一趟的价值了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来的，背后的侦探很开心地样子小声道。

II

1

“真是的，就因为你做了多余的事所以才迟到的。”

在副驾驶上坐着的麦卡托发牢骚道。今天是第几次了。我从三小时之前就停止了数他说这话的次数。因为光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算上踩刹车的脚都不够。

起因是毫无意义的交通事故。事故详情我也不清楚，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显示着“因事故原因，前方10公里拥堵”的电子显示屏，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走一般道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汽车导航出了错，导致我们在山路上迷了路。就在我们千辛万苦总算到达了县道，正想着终于能重新出发的时候，又发现了撞上了公路护栏的车。

“不能置发生了事故的车不顾吧？”

里面的司机好像因为冲击和安全气囊的启动撞上了侧面的玻璃，血从头上流出，已经失去了意识。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冷淡如麦卡托主张放着他不管继续前进。但是不管多赶时间，我也无法做到对此弃之不顾。因为考虑到在乡下的山道上，至今为止错身而过的车的数量，就可以预知，等下一辆车经过起码要三十分钟以上。

幸亏下了车走到事故车辆旁边为止，车钥匙都在我的口袋里，所以麦卡托似乎也只能老实地听从我的话。如果让车保持发动的话，他很可能会弃我而去，一个人开车走了。

总之得先叫救护车，但是祸不单行的是，因为手机显示的是在圈外，所以我们不得不返回有信号的地方。就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我们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大约四个小时。

在这一连串的意外中，我理应是没有任何过失的。硬要说的话，就是相信了给我们指错路的导航而已，但是客观上来说的话，我也应该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但是，麦卡托却说——

“我是一个很重视约定的人啊。但是今天的约定却延误到了明天什么的，那可是有可能丧失铭侦探信用的大问题啊。还是说你被谁雇佣了，为了让我陷于那种境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边也有应对方法。”

——之类的话，并对我施加了“即使是即将十二点也行，给我在日期改变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样不禁让人想起被印加皇帝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西班牙神父的胡来的威胁。麦卡托平时总说自己相信的只有自己本身，却毫无发觉被他人所信任的也只有自己这件事。

因了他的这番话，我一边在减分和取消驾照的恐惧下颤抖，不，比这更甚，一边祈祷着不要重复刚碰到的事故车辆那样的悲剧，一边不得不以超高速在山道上行驶。上个月才刚做完了车检，要是这车报废了我可是会很困扰的。

绝对无法接受。

“比起我，不更应该是你的错吗？如果你能更早地解决之前的案件，在这最后关头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慌慌张张了吧？”

“哈哈。现在才来推卸责任？有这时间不如踩大点油门吧。

所谓的刚解决掉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月之前在名古屋发生的无差别连续杀人事件。最初的被害者和第二周的被害者的嘴里分别被塞进了甜甜圈和柠檬（注①）。

【注①：甜甜圈的日文为ドーナツ，开头的第一个假名读do；柠檬的日文为レモン，开头的第一个假名读re。两者都是外来语。】

第三起案件发生的时候，就连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系列的案件是仿照名曲《do re

mi》犯下的。在媒体中它们也被命名为do re mi杀人事件，从半个月前就在电视和报纸上引起了轰动。

然后第三起的蜜柑事件发生后，麦卡托就收到了委托。那刚好是一周前。

与麦卡托过度的自信呈反比般，调查迟迟没有进展，直到今早在新的被害者被发现后案件才终于迎了解决。顺便一提，被害者的嘴里咬着的是营养饮料的瓶子。

“而且，那起案件在接手的当日，我就知道犯人是谁了。”

听到这意外的话，我差点不经意间把方向盘给掰断了。好险好险。

“真的吗？那为什么直到下一个被害者出现之前都放任不管！”

反正就是嘴硬吧。但是，这样说起来的话，我突然察觉到，这一周里完全没看到他焦虑的神情。若是说第四个被害者是麦卡托讨厌的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他这表现。但是事实是，第四个被害者是跟他完全没关系的人。而且，这真的是无差别杀人事件，所以麦卡托也不可能提前预测到被害者是谁。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地往错误的方向随意推测啊。我之所以等到第四个被害者是因为我有点在意犯人会怎么来表示‘fa’啊。但结果却是等来了营养饮料。蜜柑（注②）是本身在译成日文时就没有外来语的形式，所以还可以原谅，但是‘fight一下！’什么的，是什么时代的品味啊。到这份上，也就不需要期待sol和la了，所以我才快速解决了这案件啊。实际上我真的很想让那犯人赔偿我那浪费掉的一周时间。”

麦卡托用傲慢的口吻说道。

【注②：蜜柑的日文为ミカン，开头第一个假名读mi。它虽然第一个字母发mi，但它的词源却不是英文，并不属于外来语，所以跟甜甜圈和柠檬都不同，但发音上来说还是符合mi的，所以说还可以原谅。营养饮料则是它的广告词“fight一下！”，日文为“ファイト一発！”里，首个假名读fa，而且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广告词了，所以麦卡托吐槽犯人的品味。】

“那fa用什么东西表示好？芬达黄金苹果（注③）？”

【注③：芬达黄金果的日文为ファンタ・ゴールドenアップル，第一个假名读fa。】

“谁知道呢。创作是犯人的任务啊。毕竟一边享受犯人创作出来的东西，一边解剖它们才是我的兴趣。”

“如果，fa能入你眼，那你就会等接下来的sol的出现，是这意思吗？”

“嗯，就是这么回事。真到那样的话，那就只能让今天的委托人哭去了。今天的委托人应该感谢那个犯人差劲的品位啊。”

虽然我很想质问他，刚刚说的所谓的名侦探的信誉到底去哪了，但是因为路变险了，我还是决定集中精神开车。

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我在生命的蜡烛耗尽之前终于到达了别墅，那时是十一点五十九分了。

……然后遭遇了新的案件。

*

柱子和门框上的横木涂成了红色，墙壁上涂满了金箔。使人眼花缭乱般充满色彩感的日本布局的天花板上，垂下了一盏圆柱状，带有四个伞形角的复古荧光灯。在灯的下方，名为新井敬二的大学生的尸体被照亮了。在榻榻米上仰面躺着的尸体，头部因被多次重击，已经变形到了令人无法直视的程度。

被害人似乎是在榻榻米上睡着了的时候被袭击的，现场也没看出有抵抗的痕迹。恐怕是在最开始的一击后便陷入了昏迷状态吧。随后就只能任由犯人随心所欲了。恐怕犯人的杀意很强烈吧。力量之强使得放置在头部附近的陶瓷烟灰缸都被敲碎了。从烟灰缸的断面

都有飞溅的血迹，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犯罪的实施和烟灰缸的破碎是几乎同一时间的。

“凶器呢？”

麦尔指向了房间的角落。那是大概6、7公分长的铁管。凶器就这么简单大胆地被扔在了地上。前端还沾着鲜血。

“这是这家里的东西吗？”

“铁管这东西哪个家庭都会有吧。”

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是麦卡托好像对于凶器的出处毫无兴趣。嘛，大概犯人也觉得不会被抓到马脚所以才丢弃在现场的吧。

“被杀害之后大概有一、两个小时了吧。”

在大概调查了一下现场后，麦尔便在鹤的房间里开始了对学生三人和复读生一人的询问。

就在这时，身材矮小的年轻人一脸可疑地，用一口不知在哪养成的浓厚的关西腔问出了理所当然的问题，

“不联系警察真的可以吗？”

“啊啊，那个可以一会儿再联系。”

麦尔冷淡地回答道。年轻人们不知所措。这是与麦尔初次见面的人都会有的典型反应。

“我被委托的理应是一年前的案件。如果警察来了，就不能调查那起案件了吧。还是说取消那起案件的委托？当然取消费要收取总费用乘以0.1。”

“乘以0.1。”有这说法吗？寡闻的我并不知道。当然大家都在支支吾吾。

“我知道了。”

作为代表的长谷友幸点头道。

“那么……现在要说哪起案件？”

“当然是全部啊。因为我是比菩萨的胸襟还要宽阔的人，所以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这起事件也能一并解决了。”

对于麦尔傲慢的说话方式，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反感。仿佛已经陷进了麦尔的魔术之中。嘛，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这样的反应也是正常的。

然后他们便从一年前的事件开始按顺序说了起来。就像被施行了脑白质切除手术的人一般，把所有事都说了出来。就连要不是现在这种特殊情况，绝不会说出来的背后的阴暗面也都说了。特别是他们对于青仓舞蝶和生野武雄这两人的心情，连听着的我们都感到难为情。是连“如果一年前死的不是话题中心的生野的话，不用全部说出来也可以”这样多余的话都无法说出的难以启齿的东西。

总之，从一年前的事件到今天来到这个馆（他们称之为“咖喱庄”）之前的事都听完了的麦尔，

“原来是这样啊。大体上了解了。”

一边玩弄着帽子的边缘，一边一副完全了解的样子说道。

“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吗？”

好像很意外般，茶色头发的女大学生大喊道。

“当然。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的，真的也就只有有眼无珠的警察了吧。”

他以一副高傲的样子愤慨道。真是精明的家伙。

“那犯人是谁？”

听到这，麦尔脸上浮现出恶劣的笑容，

“现在就告诉你们也可以，但若是这样，我们的契约就到此结束，这样好吗？”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帮我们把杀害新井的犯人也找出来是吧？”

长得很朴素的竹田冬树冷静地插嘴道。

“毕竟我迟到了。对此不给你们点额外的服务，我也于心不忍。”

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直觉告诉我，麦尔是绝对不会提供类似免费服务的男人。他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明码标价的买卖。不，应该说他开的价格高得连黄牛都会被吓得赤脚逃跑。

难道说，是因为还不知道一年前那个事件的犯人所以才这样说的？难道是想借询问本次案件以此获得提示？要说为什么，因为若是一个犯人（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就可以以本次的案件为线索，从而追溯过去。

然而被花言巧语所哄骗了的学生们并没有抱任何的怀疑，反而按顺序道出了今晚的事情。在那之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不在场证明。按照他们活动的时间顺序的话，应该是——

从八点多开始，他们就和我们现在所在的鹤的房间举行了酒宴，九点多因为新井喝醉睡着了，长谷就怀着恶作剧的心态把他带到了一年前是凶案现场的樱的房间，并让他在那里睡了。在那之后，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为了去醒酒，竹田出去了外面，并且在院子里打了个盹，再回到了屋里。然后在我们差不多十二点到达这里之前，都没有回到鹤的房间，而是在鹿的房间里睡着了。剩下的三人虽然一直都在鹤的房间，但是中途，十点半左右，桃子，随后在那十分钟之后，舞蝶，再在那十分钟之后，长谷，都因为去了厕所而中途离席了。

重要的是，虽然不知道准确时间，但竹田在上楼梯的时候听到了陶器破碎的声音。恐怕是现场那个烟灰缸被敲碎时的声音吧。麦尔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他执着地寻求了竹田对那前后事情的详细描述。

“若是列车的通过和烟灰缸的碎裂是同时的话，那犯罪的时间就能大概锁定了吧？”

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嗯，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麦尔一脸不满的样子。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了这是一起连推理能力都不需要使用就能解决的案件吧。

他立马就给JR公司打电话。虽然开始的时候不知为何，好像发生了一点争执，但麦尔说出一个名字之后，谈话就很顺畅地进行了下去。说了声“辛苦了”便挂断掉电话的麦尔转向了学生们的方向，道：

“根据你们的证言，竹田君在楼梯上听到了行进声音的列车现在锁定为两辆。一辆是十点三十分通过S本线开往W站的特急列车。另一辆是十点五十分从W站出发，通过了B支线的普通列车。但特急的那辆列车本来预定是十点十五分到达W站的，结果好像因为在W站的前一个站发现了前照灯的故障问题，而迟了十五分钟左右到站。因为两辆列车走的都是班次少的路线，所以在那前后两个小时以内，好像包括回送车在内，再没有其他列车通过。”

“那就是说我听到的是普通列车的声音。”

听了麦尔的说明后，竹田断言道，

“因为刚才我也说过了，列车的行进声音是从有支线的南侧传来的。”

“原来如此。虽然你没有告白的胆量，但记忆力好像不错啊。”

“等一下，没有这种说法的吧！”

愤怒地用尖锐的声音说出这句话的不是竹田，而是隔壁的桃子，她一下子把食指指到了麦尔的面前。

“你就没有体贴这种东西的吗？”

“体贴什么的在搜查上根本没什么用。说起来，你喜欢这个青年吧？所以才会生气。但是却也没有告白。你和竹田君都是同类啊。”

“为什么……”

她的脸一下子变红了。对她的反应感到意外般，竹田也吓了一跳。

“没什么什么的，听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就知道了吧。这东西连推理都算不上。你们也察觉到了吧？”

“嘛，多少是察觉到了。”

长谷老实地点了下头。

“不是吧！”

桃子的脸更红了，一下子蹲了下去，麦尔连瞥都没有瞥她一眼，

“嘛，先不说那个，回到正题。通过他的证言我已经了解了事件全貌的百分之九十了。话说回来，长谷君。你把被害人带到了樱的房间，离开房间的时候有把门关上吗？”

“关上了。灯也只开了小灯泡，窗户也打开了。毕竟在睡着的期间中暑了的话，可不是开玩笑的。”

“原来如此。那到此为止我对事件的了解就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了。我现在要出去外面看一下，调查一下剩下的谜团。在这期间你们给警察通报吧。”

麦尔整理了一下小礼服的衣襟，就悠然地下了楼。

“啊，还有，美袋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你在这里看着他们。”

麦尔补充道，真是不忘加一句多余的话。到目前为止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现在突然就变成恶魔岛的看守了。必然的，屋里充满了尴尬的气氛。

最开始的一分钟，全部人好像被紧紧捆绑了一般纹丝不动，最终很快回过神来的长谷通报了警察。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好呢。我知道，即使不像探照灯一样看守着他们，他们也逃不掉。虽说如此，但事到如今即使让我去跟他们亲切地搭话，我所背负的污名也是洗不清的。就在我这样左思右想的时候，

“麦卡托先生真的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吗？”

跟我这冷酷无情的狱警搭话的，意外地是有着那头给人印象深刻的黑发的青仓舞蝶。在麦尔听取案情的一个小时里，她就睁着死人般的瞳孔，只回答被问到的问题，像是智能聊天程序般，仅仅只是发出空洞的声音。但是现在她的声音让人误认为是旁边的桃子发出的一般，让人感觉到了强烈的意志。与现在还没从麦尔给予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的桃子对比，就好像突然两个人调换了一样。

身边的三个人好像也感到惊讶般，视线都聚集到了她身上。

“啊啊，虽然麦卡托是如看上去般傲慢的虚待狂，但是推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要不是那样的话，你认为那家伙到现在为止是怎么活过来的？”

“喂喂，趁我不在就畅所欲言是吧？”

一回头，便看到了一脸危险笑容的麦尔站在了门口处，右手提着一个纸袋，因为来的时候并没看到他拿着，所以这恐怕是在一楼搜到的吧，纸袋里好像装了什么东西。

“……真快啊。”

没让他察觉到我内心的动摇吧，边这样想着，我回答道。

“这也没什么。一切都想清楚了的话，找样东西这种事情，太简单了。”

他现在就是一副想要哼曲儿的得意样。

完全解决了吧，我是相信他的。

“杀了生野君的犯人是谁？”

这次，舞蝶一脸严肃地逼问麦卡托。真是充满了气势，在能（注）里有个角色叫做鬼

女物，本来是普通女性，后来却突然变成披着般若面具的鬼女。舞蝶的变化充分让我想起了五年前看过的鬼女物的演出，甚至连细节也想起来了。

【注：又称“能乐”，日本古典剧种之一。】

然而，不愧是麦卡托，他并没有被她的气势所压倒。

“那么，离警察到达还有时间，就让我们从一年前的事件开始说起吧。”

说着，他与往常一般若无其事地开始叙述起了推理过程。

“首先，从结论来说，生野君是事故死的。”

“真的吗！”

三个学生异口同声地问道。直到今天的杀人事件为止，他们还是半信半疑的吧，但是看到了明显是杀人事件的新井的死后，很理所当然地就深信生野也是被杀的吧。我也一样。在那三人之中，只有舞蝶用直直的眼神盯着麦尔。

“我没骗你们。他是事故死的。但是，和警察的见解有所不同。”

“什么意思？”

我代表他们问道。

“他是在樱的房间打开纱窗后从窗户坠落的。到此为止是一样的。但是，并不单单是因为睡昏头了，酒没醒这些理由而坠落的。他是有更确切的理由坠落的。他是想要逃开某些东西而慌慌张张从窗户跳出去的。”

出现了，他擅长的绕弯子的说话方式。

“某些东西，是什么？难道是幽灵吗？”

没办法，我催促道。

“嘛，是类似那一类的东西。他睡醒时，在被灯照射下，而且不熟识的室内看到了某样东西。然后他开始恐慌，随后就从窗户掉下去了。”

“所以说，那所谓的某样东西是什么？”

“真性急啊，你。拜托你别剥夺我小的乐趣啊。所谓的某样东西，就是在樱的房间的拉门内侧所画的两只巨大的蝴蝶啊。他怕蝴蝶，所以他绝对不会进山，也绝对不去昆虫馆的试胆大会。并且他对蝴蝶面也碰都不碰，也不会去拿挂着黑舞蝶吊饰的青仓君的手机。还有，尽管他喜欢着你，但即使被你告白了，也没打算跟你交往。要说为什么，因为你的名字是舞蝶。”

“……我被拒绝，是因为我的名字吗？”

舞蝶瞪大眼睛，用没有起伏的语气问道。

“是的。”麦尔点头。

“胡说！退一百步说，即使讨厌蝴蝶，但因为名字是舞蝶就拒绝，这理由会不会太跳跃了？”

“在这世上讨厌蟑螂的人，害怕蟑螂的人有很多。在这之中特别讨厌蟑螂的人，不单单是害怕看到蟑螂，仅仅只是听到蟑螂两个字，看到蟑螂两个字，就会表现得歇斯底里。即使来告白的对方是怎样的俊男靓女，想必只要对方的名字是‘蟑螂’，他们也绝对不会跟对方交往吧。幸运的是，在日本，因为没有名字是‘蟑螂’的人，所以这样的案例才没有成为话题吧。同样，在这世上抱有与讨厌蟑螂的人一样的厌恶感，去讨厌蝴蝶的人也是存在的。只是与讨厌蟑螂的人相比，人数比较少而已。对他们来说，蝴蝶就像蟑螂，蝴蝶这个名字也和‘蟑螂’一般拥有相同的影响力。”

“……为什么……为什么，生野君不告诉我这些事情？”

鸦雀无声的室内响起了崩溃了的舞蝶的哀叹声。

对于生野来说不是“青仓舞蝶”，而是“青仓蟑螂”，这一事实轻而易举就扯断了她拼尽最后力量支撑自己的细小神经了吧。

“一个原因是他大概不想伤害你吧。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是高中男生说讨厌螂，害怕

蟑螂，都会被取笑胆小，要是他说出害怕蝴蝶，估计瞬间就会觉得太丢脸了，以至于都没法出门了。他是烦恼过，最后才决定不说出口的。”

舞蝶就像被拍打了的蟑螂一般，趴倒在了榻榻米上。麦尔的话最后还是传达到她耳朵里了吧。

“那新井呢。新井为什么被杀了？那绝对不是事故。”

竹田君眼睛都快要瞪出眼眶，但也好像总算是凭借理性控制住了自己，追问道。这大概是因为喜欢的女生被当成蟑螂了吧。这也不是不能理解。

“是的，那不是事故。很明显是他杀。”

麦卡托用回原来的声调说道。

“你的证言里有一个可疑的地方，就是在上楼梯的途中听到了列车声音的那部分。”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说谎？”

似乎感觉到火花落在了自己身上般，竹田警戒了起来，并反问道。

“问题是在那之后。你去了鹿的房间，并且在那里睡觉。但是在那之前，你想过在列车上编上一条绳子来把生野君杀害这种无聊透顶的把戏。”

“的确是无聊得不值一提……你的意思是我把它实施了吗？”

“当时，你想象过生野君的尸体是被扯着脚往W站的方向远去的是吧，也就是说，你脑里描绘过往西行驶的列车。”

“那又怎样。因为……”

就在这时，竹田理智了起来，含糊其辞。

“的确……但是为什么？”

“怎么回事啊，竹田？”

长谷好像无法理解这一连串的问答。当然，我也不懂。

“我的确是听到了往西驶去的列车的声音。但是……”

“对。”麦卡托接着说，“十点五十分的是往东驶去的普通列车，也就是说你听到的是经由本线向西行驶的特急列车。”

“你的意思是案件是十点三十分发生的？”

我在脑中再次检查了一遍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然后，我看向了桃子。

“什么啊！”

“不。”我一脸抱歉地移开了视线，等着麦尔的解释。

“我的助手好像采取了失礼的态度啊。就因为这样他才老是一知半解。门前的小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成长为小僧以上的人物啊。”

麦尔即使是现在也故意表现出一副嫌弃的样子。

“问题是，为什么驶向W站的本线特急列车的声音会从支线传来？”

“等一下，要是说方位和前进方向乱了，为什么结论是方位错了而不是前进方向错了？”

只有自己一人站在冷静的立场上的长谷插嘴问道。

“好问题。与一知半解的美袋君不同啊。那是因为，竹田君搞错前进方向这种可能不存在，但是搞错左右方向这种可能却会轻易发生。从走廊的南面听到北面本线的特急列车的声音这一说法表明，比起直接从北面传来，声音传进屋里再从南面传来这种传播方式更加大声，因此可以考虑到在北面有阻挡声波的遮挡物。一种是窗户，但当时每个窗户都是关着纱窗，所以这个条件不成立。若是这样，就说明还有一种与之不同的遮挡物。竹田君走去了北面的鹿的房间，打开了门。也就是说拉门是关着的。综上所述。”

“樱的房间的拉门是开着的！”

终于理解了的喊道。

“就是这样。当时现场的拉门是开着的。但是竹田君发现尸体的时候，门是关着的。”

也就是说，门是犯人关上的。再有，从长谷君的证言可以知道，他让死者睡下后就关上了房间的拉门。而且，竹田君在上楼梯的途中听到了列车声的同时也听到了烟灰缸碎裂的声音。这表明了正好在那时，案件发生了。即使说犯人是故意那样做的，但犯人不可能把没法预测到的因故障而延迟到站的列车也算进去。综上，犯人是故意把关着的拉门打开，杀害了被害人之后再关上拉门离去的。”

“但是，门开着又怎么样？”

“说到这了还是不明白啊。”

麦卡托用如鹰隼般的眼睛盯着我，

“犯人为什么要开着门杀人呢。假设你们要杀人，难道你们会开着门就去杀人吗？明明你们就在不远处，稍有不慎被害者的声音也会被听到。在此之上，杀完人后还特意把门关上。正常来说应该是相反的吧，犯罪前后即使把门打开，但犯罪的时候是一定会把门关上的吧。若是开着门，被人目击了犯罪现场，那就成了现行犯，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了。”

“的确，正常来说应该会关上的。”

“也就是说犯人是因为某个切实理由，明知道有危险也不得不特意开着门杀人。那个理由……一看现场就知道了。”

留下如折翼了的蝴蝶一样匍匐在地处于崩溃边缘的舞蝶。我们犹如被吹笛的男人所指引，前往了现场。

“尸体还在，忍耐一下吧。”

确认全部人都进了房间后，麦尔慢慢地面向门口。

“拉门开着和关着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了。”

麦卡托关上拉门后，直到刚刚为止都被门板遮挡住的两只蝴蝶显露了出来。

“犯人不想看到蝴蝶，所以在室内的时候才一直开着门……你们的同伴里只有一个人是害怕蝴蝶的吧。相反的，长谷君和寺前君曾面对着板画一直谈蝴蝶的话题，竹田君也曾笑着看那板画。还有，在樱的房间里现在不适的青仓君也很平常地挂着蝴蝶的挂件。也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

“你是说生野还活着！不可能。生野已经死了。出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生野的脸了。你们说对吧？”

“对啊，生野不可能还活着。”

竹田也这样说道。他一脸勉强顶住了攻击的样子。可能只差最后一击，他就会像舞蝶一样崩溃。在他后面的桃子也一样。他们已经宛如风中残烛了。

但是麦卡托好比那摇头电风扇，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但是，结论只有一个。逻辑上是指向他的。在逻辑学面前，你们那不清不白的记忆可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你们刚刚已经开始陷入犯人就在你们之间的疑神疑鬼之中了吧。话说回来，”

麦尔把手伸进了纸袋里，摸索着取出了某些东西，

“在这房子后面捡到的。”

那是男人的鞋子的其中一只。从形状上来看，应该是右脚。鞋子是人造皮革的，在边缘还缝着蓝色的线。虽然不是新的，但还是很干净，给人刚穿没多久的感觉。

“单看外边也觉得很新，里面也完全没有脏。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偶然丢弃，并在野外受尽风吹雨打的东西，应该说，是最近才脱下来的东西吧。实际上，鞋底上也粘上了青仓君供奉的花束的花瓣。而且这鞋子也不是你们的，这个我已经确认过了。也就是说，这鞋子是这屋子里除了你们之外，还有一个讨厌蝴蝶的人存在的证据。”

三人犹如土块般崩裂的同时，窗外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

“你的推理是真的吗？”

坐在回去的车上，我鼓起勇气问道。

麦卡托一脸“瞧不起”地笑着。

“我的逻辑并没有错，毕竟我是不会出错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生野去年就死了吧。但你却说犯人只可能是生野。”

“因为是我说的，所以犯人只会是生野。”

他一脸平静的样子。但是我是不会被这扑克脸骗到的。

“……但是，如果只说逻辑的话，先不说你，他们好像并不能接受。所以才会被我迷惑了。”

“诶？”我一不注意反向打了方向盘。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差点就重蹈了之前那车祸的覆辙。

“那生野果然是死了吗？”

“那是当然的。不单单是他们，生野的家人也出席了出殡仪式，因为是非正常死亡，所以理所当然的，也被司法解剖了。”

“那为什么要对他们那样胡说八道？”

“也不是完全的胡说八道啊。说起来你知道这次委托的报酬是什么吗？”

因为突然又转回了平常的话题，弄得我有点迷糊了。

“就是那栋房子。那就是成功的报酬。那是一幢相当有趣的房子吧。我在收到委托的时候，看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委托人那边对于我能接受那栋一般人都会敬而远之，在那么乡野的山间，而且被铁路夹在中间这样恶劣占地条件上的建筑，并且还把发生过死亡事故谁也不会买的这个建筑作为委托费，感到很高兴啊。”

感觉到那股从副驾驶上传来的邪恶的气息，我催促他说下去，

“首先，不先解决了一年前的事件的话，就不能简单地在他儿子面前进行房子的交接。但是那也只是在事件解决的同时就能立马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到达后，竟然又发现了新的杀人事件，对我这边来说就是麻烦了。因为我无法立刻知道犯人是谁。”

“果然是不知道啊。”我安心了。

“你误解了哦。我说的是不能立刻知道。因为那个房子并不是封闭的空间。高中的同学们为了探寻一年前去世的朋友的死因而来到那栋房子，却在那里又出现了新的牺牲者。正常情况下都会认为这是凶手害怕一年前的真相被发现而再次犯下了罪行吧。但是一年前的事件是事故死。这样的话根据就消失了，所以这次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不是朋友之间的怨恨，这一推断就变得站不住脚。而且，那栋房子并不是物理性地完全孤立的状态，像是前方两公里处就有车站，地理位置还是乡下，或者说车站前。还有你没有留意到吧，我到达的时候玄关的门并没有锁上。也就是说甚至内部的空间都是自由和外界联系着的。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日本全部人，不，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嫌疑人啊。这是连排除法都用不了的总数啊。与此相对的，我手里握着的牌只有“嫌疑人害怕蝴蝶”这一张。当然如果从这癖性的稀有性出发，运用人海战术，可能能够在那之中查出事情的真相，但是我是那种想立马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人啊。”

“也就是说……”我慎重地选择语言问道，“你是为了立马把那房子弄到手，特意把与犯人有相同癖性的生野从那个世界‘召唤’回来，把他置于犯人的位置的？”

麦卡托轻笑着，

“我顺便还摘除了他们生起的疑神疑鬼的思虑，所以我倒觉得你应该赞扬我一下啊。”

“但是，得到那幢房子的条件是解决一年前的事件吧。那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不特意去做那些事也可以吧？”

“你是真的傻啊。作为铭侦探，住在还有未解决事件的屋子里，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会被世人嘲笑：这家伙竟然连自己家里发生的案件都解决不了。”

*

“那，那双鞋是哪来的？先不说鞋底粘着花瓣，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也不可能跑到车站前买一双……你可别说你一开始就知道事情发展成这样啊。”

不管麦卡托有多神通广大，也不可能知道新的杀人事件发生了，除非是他主导的。

“内幕这东西通常都是很单纯的啊。那双鞋子是从之前的车祸事故中借来的。”

“从车祸事故？什么时候？”

对于我没注意到这件事，就算了。这已经是常有的事了。

“但是受伤的人在被担架运送到救护车的途中，我记得他的鞋子都是穿着的啊。”

而且伤者穿的并不是人造皮革鞋，而是全黑的革皮鞋。

“啊啊，这鞋子是掉在了后座。”

“后座？”

在我头脑的角落，响起了讨厌的声音。

“恐怕遇上了那起事故的男的刚丢弃完尸体吧。而且他并没有注意到被害者的一只鞋遗落在了车里。”

“等一下。那不是证明犯罪的重要证据吗？那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藏起来了？”

“因为如果不是单纯的事故，而是与犯罪挂钩的话，就会因为收集证供之类引起一系列的麻烦啊。如果真的发展成这样，就不能在十二点之前到达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讨厌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带包之类东西吧……”

平时总是豪言“七种道具都及不上我一根手指”的他，给学生们展示鞋子的时候，也是把鞋子放在了偷来的纸袋里。

“啊啊，我把鞋子塞进车子的仪表板里了。因为我想避免塞进口袋里而导致衣服都沾染上尸体的臭味。”

我的爱车的仪表板里放过死者穿过的鞋子啊。一望向旁边，便总感觉不祥的瘴气正从仪表板里倾泻出来……我已经没法坐在这车上了。回去之后就转手卖了这辆车吧。虽然这样想着，但是我前一个月才做完了车检啊。

我变得忧郁了。

《九州旅行》

tokyoboots 译

“有血的味道。”

麦卡托止步于一户门前。这里是我所居住的公寓三楼同层最边上的301室。从公寓结构来看，只有这户与其他户不一样，门口是在拐过通道的最里面，离楼梯和电梯都很远，所以我来这户门前这还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搬家的时候把包括天台在内各层都巡视了一遍），听房产中介说这户房间数也比其他户多一个。

户主牌上只写着“仙崎。”这个姓。对于301室的仙崎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括其性别和年龄在内我都不清楚。不过也许在楼梯和公寓门口的路上不知不觉擦身而过时见到过TA的样子。

说起为什么我们会站在301号室门前，还得追溯至一个小时之前。

凌晨四点半还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粗暴的门铃声给吵醒了。正做着豪掷千金买下了整个九州半岛的美梦被打断的我露出不爽的表情开门一看，穿着燕尾服的麦站在那里。

他带着欢快的笑容径直而入，将我的计算机启动，并把一个光盘放进了光驱里。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准备打开调查时拿到的文档，里面有与我现在办的案件有关的重要情报。”

“在你自己的计算机上看不行啊，你的办公室里不是有个很气派的计算机吗。”

麦卡托对我的问题仿佛很意外

“因为这个光盘来源很可疑啊，要是病毒可就麻烦了。”他一本正经的回答道。

“什么？！那我的稿件怎么办，已经快完成了啊。”

我也算是个推理作家。昨晚也在赶一个快到截稿日的短篇稿子。

我慌慌张张地想要把光盘拿出来，可已经来不及了。本以为荧幕上会出现个恶心的老人的人头大笑什么的，没想到计算机却开始紊乱了。荧幕忽明忽暗得厉害，哗哗的声音响彻房间，最后光驱自己又开又闭了起来。这样让人束手无策的状态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后，突然主机死掉了。

“果然有问题啊。”

就好像早知如此似地，麦卡托耸了耸肩膀。

“什么叫果然啊，这下怎么办。”

我推开麦卡托连上电源，鼓捣了三十分钟尝试了各种方法，最后重装了系统，终于弄好了。所幸看起来主机并没有坏，信息也并没有外流，只是硬盘数据丢失了，好不容易写的短篇都成了数码碎片。

“你要怎么补偿我！下周可就截稿了，今天是星期天，星期五截稿，只有六天时间了！”

“难道你没有备份吗？你总是这么缺乏谨慎啊。”

我一逼他反而陷入了被他说教的境地，这人简直是个说教强盗。也许把可疑的光盘先在我的计算机上试一下的确是可称之为谨慎，但怎么就是觉得不对劲啊。

“到底是谁不谨慎啊！”

正要嚷嚷的时候，我想起了昨天早上很少有的做过备份了。或许是早有预感吧。为了试试新买的移动硬盘，想放点什么进去，就与可疑的图片一起把写着的短篇稿件复制进去了。那么也就是说损失只有昨天写的部分吗……我稍稍有点放心了。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的表情缓和了，麦卡托莫名其妙地问道

“没什么。”

我很快含糊其辞了。不能让他安心，刚才弄不好计算机主机都可能坏掉，我要彻底追究他的责任。

“截稿不是下周吗，只是重写的话，有一个星期足够了。”

他永远是那么悠闲，我用食指指着他说：“一个月后我还有别的要截稿呢，重写的

话，那边就赶不及了。我本来准备下周全部时间用来构思呢。”

即便是恭维我也谈不上写作速度快的，之所以能在截稿前一周就基本完成，并不是因为世界末日要来了，而是因为下一个截稿日要到了。不常见的留有些富余，这样中途还可以去温泉玩儿两天——我还没打着狗熊呢，就已经开始做上分皮的打算了，却没想到遇上这么个意外，之所以没有跟他竖中指而只是用食指指着他只不过因为我是个有涵养的人。

“但是却因为你的莽撞而又不负责任的行为，说不定赶不上下个截稿日了。”

不过麦卡托可没这么有涵养，他说：

“像你这样的小众作家，登不登你的短篇对杂志的销量都不会有影响的吧。”

“不是这个问题，是我的信用和收入的问题，你到底要怎么补偿我吧。”

“明明一直都是靠写我破的案子挣钱的，你倒是挺自以为是。”

说到这儿麦好像想到了什么，打了个响指说：“没办法了，我给你提供下篇作品的构思吧。”

“真的吗！”我不禁脱口而出。真是天上掉馅饼，或者说我没想到本以为肯定会装傻的麦会做出如此有建设性的让步。

“名侦探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过说以前的事件又麻烦也没有意思，我们去遭遇将要发生的事件吧。”

“是跟这个该死的光盘有关的事件吗？”

“不是，那个光短篇可刹不住，要写得相当于一千五百张稿纸吧，我们去寻找新的事件。”

“现在吗？怎么可能这么恰好就遇见事件？”

“只要你有意，一两个事件自己就会找上门来。我只不过对于没有依赖的事件不会去多管闲事而已，其实经常可以感觉到不稳定的征兆呢。”

充满自信的态度。俗话说上山多会遇虎，可能侦探也多会遇案。反正只要能做作品的构思，怎样都无所谓。如果行不通的话，我硬要他说过去的案子就好了。麦可以炫耀自己，他不会嫌烦的。

我斜眼瞟着放在打印机旁边新买的移动硬盘，答应了下来。只需重写一天的量，我还在一天就拿到了下部作品的构思，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别说是两日一晚了，玩遍九州名温泉的五日四晚都不是梦。别府、云仙、阿苏、指宿……我的梦不断膨胀着。

万事真是多亏了贪图大甩卖的便宜而买的移动硬盘。一边感谢着给我宣传单的家电卖场，一边很快换好了衣服，当然没有忘了要表现出不太情愿的样子。

就在快下楼梯的时候，麦朝通道对面走过去，来到了301室门前说：“有血的味道。”

*

“你还能闻到血的味道？跟狗鼻子一样啊。你不会是吸血鬼什么的吧？打扮也很像。”

即便是站在门前抽动鼻子，我也没闻到有血的味道。经常随着麦遭遇杀人现场，我知道血是什么味道。

“我喜欢的意大利面就有蒜辣椒橄榄油面，另外我也没有睡在棺材里的恋母情结。”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戳中痛处一样，麦很强硬的否定了。不过对于打扮这点他却没有反驳。

看了下表，时间是五点半。天空已经开始呈现鱼肚白，但完全没有人。这个公寓的住户以成年的单身男性为主，基本没有星期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的值得称赞的人。因此通道静悄悄的。特别是301室在结构上是处于死角的位置，连外面就看不见，是一个紧紧凝缩了

水泥丛林的冰冷的空间。

麦却毫不犹豫的按响了门铃。

“喂，你看看时间。”

我想去制止他这极度没有常识的行为却已经晚了，听到门对面传出听惯了的门铃声。

“怎么拉，不用在意。”

“怎么不在意，你以为这是谁家的公寓啊。”

“你认识这家的住户吗？”

“不认识。”，我坦白回答。

“那就行了。”

不知道什么叫那就行了。麦再次按响了门铃。

没有反应。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不知道是睡的太沉还是不在家，总之我松了口气。跟刚才我一脸不爽的开门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不知道麦卡托想的什么，他竟然好像回自己家一样，握住门把转动了起来。没想到门没有锁，很顺利就开了，门链也没有挂上。

我也感觉有点奇怪了。这里又不是牛比人多的乡下，无论是睡觉也好出门也好，很难想象不去锁门。

在门开到一半的时候，一股子单身汉特有的沉闷的味道满溢到了门口。嘛，跟我的房间一样。

但是我还是没感觉出来麦所说的血的味道。

“你好。”

说着不和场合、不合时间的问候语，麦一步跨进了门。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果然是发生神马事了。”

他脱掉皮靴走上了笔直的走廊。

“喂，要是人家只是在睡觉，该找什么借口。”

“没必要找借口，什么都没发生是再好不过的了。”

走廊笔直伸向里面，尽头是一扇上下都镶嵌着毛玻璃的门。我的房间玄关一进去旁边就是厨房，跟房产中介说的一样，这一户的户型不太一样，走廊右侧的两扇门似乎是浴室和厕所，对面是两扇日式拉门。麦很快就笔直冲着正面的玻璃门走去，说了声“我进来了。”没等有回应就打开了门。

里面是一个二十叠左右的LDK，右边是厨房，左边通往邻屋的拉门敞开着。尽管没有开灯，但外面的光线从连接着门正对面的阳台的纱门中透出来，屋里有点亮光。装修和家具说是简单不如说没有冷淡，倒是很符合单身男人的居住的样子。

地上铺着地板，靠近左侧起居室的部分铺有八叠大奶油色的地毯。窗户和墙壁边有台大液晶电视，地毯中间是做成家具式样的暖炉。

暖炉旁边男人脸朝下倒在那里，后背上插着一把刀。

*

“真的呢。”

我不禁要尖叫起来，然后赶忙捂住了嘴。无论遭遇过多少杀人现场我都还没有习惯。

男的大概在二十代后半，蓝色的睡衣上套着灰色的袍子。从插着刀的后背流出的血，在地毯和地上形成了血滩。我也终于清楚的闻到了血的味道。

“那是当然了，你以为我是谁。”

麦卡托说着就蹲到了尸体旁边，从德库拉又回到了侦探的样子。这一串动作果然是利落。

“被杀大概一个小时候左右吧。”

“不会是你杀的吧？”

麦刚好是那时候来的我家。

“荒唐，为什么我要参与自己犯的案子啊，事件没法解决的话，只会有损我作为侦探的名誉。”

“如果是你，说不定会很牵强的编造出个凶手来……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个才找我……”

说到这儿我才终于发现自己没有戴手套。我回忆起麦在按门铃的时候是戴了手套的。也就是说现场只有我留下了指纹。

“哈哈，别扯这种无聊的玩笑了，我可不是那种牺牲自己重要的朋友的人。”

“我包含在你所谓‘重要的朋友’中吗？”

麦卡托脸上带着似乎在说被你看穿了般的笑容，没有明确回答。

“那我改变一下说明方式。你看看这个伤口，只刺了一刀，你这种胆小鬼做不到的。一般人都会刺好几次直到对方咽气，可你看凶手连会溅上血都考虑到了所以连刀子都没拔。”

插在袍子上的刀以外没有别的伤口，血滩的血也只是来自于刀子周围。

“嘛，的确如此。”

如果我要刺麦卡托的后背的话，肯定会像他说的那样刺伤好几刀，直到确认他的小指头都不动了为止。稿子废掉的现在更是如此。冷静下来想的话倒可以理解溅血的危险，但恐怕当场会由于恐慌而连一丝冷静都没有吧。

“可能他的女友是凶手。”

麦的视线注视着电视机旁边的相框突然说。相框里是被害者和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穿着护士服的女性亲密的靠在一起的照片，恐怕是他的恋人吧。

“护士看见血应该不会轻易慌张害怕吧，动机嘛可能就是情感纠纷，总之不是挺好的，你可以用这个写稿了。”

“因为凶手杀人很冷静，所以护士就是凶手，你觉得这样可以算作品吗？如果是现实的话或许这就是真相也说不定，可也太无趣了。”

麦挑起一边眉毛，说：

“你的作品，除了我参与的案子，原创的东西根本就无趣嘛，之前写的什么以为是五胞胎结果是六胞胎什么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干脆解决还比较节省纸和墨，这种世道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还是嘴那么臭。虽然我很佩服他突然就能碰上事件的神通力，但是可不能被 he 骗了。

“我要的是作品的构思，而不是碰到普通的事件。即便是事件很平凡，你不作为侦探做出让人感兴趣的推理和解决是不能写成小说的啊。”

“没办法，那我努力为你的推理小说做点贡献吧。”

很不情愿似地的耸耸肩，麦卡托再次蹲在了尸体旁。

被害者的脚冲着厨房，头冲着暖炉。左手就在脸的前面的位置，而右手相对地则向前方伸出，拳头藏在了暖炉里面，不用说这吸引了麦卡托的注意：

“被害者的右手伸进了暖炉里，你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他掀起了暖炉的被子边儿，暖炉里面很亮堂，大概保暖灯的开关是开着的吧，是旧型暖炉，保暖灯的红外线还是可视光线那种。在红色的灯光下，被害者的右手拿着油性马克笔。

“dying message吗。”

但是往里面一看，地毯上什么都没有写，被子、暖炉板里面、桌腿上也什么都没有。

“凶手发现了然后带走了吗。”

“也许吧。不过你都当作家几年了？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好不好，马克笔的笔帽没有摘。”

我边对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感到非常丢人，边问“真的唉……正要写dying message就没力气了吗？”

“被害者是伸出胳膊，准备写字或是说已经写了字的姿势。一般在伸手之前，都会首先把笔帽摘掉的吧，顺序很奇怪。”

“是不是因为被刺的惊吓而忘了摘笔帽？”

“那样的话可以认为被害者是准备直接写在地毯上。可是你看看他的左手是不是攥着什么的样子么。”

放在脸前的左手的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重合着好像在攥着什么薄薄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准备在什么纸上写dying message，被凶手发现后拿走了。”

“可能性很高。”

“那为什么笔帽还在上面。”

“现在还是个谜。”

麦很干脆地把结论延后了。

“难不成被害者爱干净？出于习惯在写完dying message后把笔帽又盖上了。”

“真是想不到你个推理作家会真心这么说，如果你真是这么觉得的，不妨就这样写成短篇吧。”

“我是开玩笑的。”

“这个玩笑水平真低啊。如果是像你说的那样，右手为了盖上笔帽应该是在离左手较近的位置，姿势应该象是刚刚写完的样子。你也老大不小了，玩笑也是必须要有一定知性的哦。”

“要你管。”，我吐出了这句话，但不知道麦是否听到了。他毫无回应，已经小心翼翼地摘掉了笔帽。由于是要从放在暖炉里面的手上摘掉，姿势很扭曲，不过还是有一点保护现场的意识。

“笔尖上什么都没有，也不象是写在有特征的纸上的。”，他确认后把笔帽重新盖上了。

“不过这么一来终于有点小说的样子了。被拿走的dying message和盖着的笔帽之谜。然后你马上解谜就可以写成作品了。推理小说还是要看如何解谜，无聊的解谜毫无意义。”

也许九州意想不到地近在眼前……可能是我的想法有一点写在脸上了，麦露出讽刺的微笑说：“真相是否能如你所愿，不是侦探我可以左右的，事件是犯人创造的。你一直都在书里把我写的跟不是人一样，可你不是也专注于眼前的短篇，尸体摆在眼前却连报警这个一般市民的义务都忘了吗？”

“我知道啊，现在正准备报警呢。”

再没有比被麦卡托教育如何做人更让人不甘的了。我一边受着耻辱一边正要找电话，这时候，突然响起了陌生男人的喊声“哎呀，丸柱的绝佳救球！”，我赶忙回头，不用说那里不会有人，声音是从电视机传出来的。

“接下来是伊那的任意球点起了反击的狼烟！”声音是解说员发出的，电视上正在播放足球比赛的集锦片段。

“你把电视打开了？怎么这个时间。。”

但是麦卡托却不知何时挪到厨房去了。他也一脸惊讶的表情。

“不是我的事啊，自己打开的吧。。不过挺有意思，美袋君，你能否稍后再报警？”

“怎么了？那不是市民的义务吗。”

“嘛，反正早晚警察会知道的，还有你要写成短篇吧。”

对于他意味深长的态度，我犹豫了一下之后，说“没法子。”。在温泉面前抵抗是徒劳的，我放弃了做个有良知的好市民。

麦卡托满意地点点头，拿起暖炉上的遥控器关掉电视，再度回到了厨房。

厨房里只发现了烤箱里一直放着的烧的很漂亮的面包（不过已经变得冰凉了）可能是准备晚上吃的，还有作为凶器的菜刀，恐怕是水池旁边刀架上的东西。刀架上原本有两把刀，现在只有一把竖在那里。

“果然凶手是护士恋人吗？”我问道

“这只是一个可能，如果是冷静的犯人，即使不是护士也不会拔掉刀子。”

反正我是没法冷静，我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从玄关传来喀塔一声。

是凶手回来了？

我不禁警惕地摆好了姿势，但是此后却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战战兢兢走过去，可以看到门中间的投信口中报纸的下半部分，和我订的是同一份报纸。

“总是这个时间来送报吗？”背后传来麦卡托的询问声。

“啊，六点左右。”，我一边确认了下表一边点头说

“送报纸的肯定不会想到订报人会倒在房间里吧。隔着门闻不到血的味道，他是做不了侦探的。”

这个世界上一千个人里也不会有一个有志于做侦探的好吗！我目瞪口呆，但是没有说出口。

“那么接下来去旁边的房间看看吧。”

与起居室相邻的西式房间是八叠大的卧室，角落里有张单人床，被子像刚起床一样掀开来，不过看起来没发现晚上恋人来过夜的痕迹，不知道是在那之前事件就发生了，还是事件之后很抹去了。从有柜子和桌子来看，这里也兼做书房。墙上挂着上班穿的西装，跟起居室一样这里没有打斗的迹象。

卧室旁边还有一个一样大小的房间，是日式房间，有一扇通向走廊的纸拉门，恰好就是走廊左边那个房间。

墙上挂着铁架子，上面主要是杂志和漫画，房间中央有一个一叠大小的拼图，才刚开始拼，只完成了一半，不过基本的框架已经搭出来了，似乎是寺庙的照片。旁边的盒子上写着“法隆寺、五千块。”几个大字。

我对于拼图不感兴趣，不知道五千块的拼图的难易程度，不过无论是大小还是拼图片数，都是我一生也拼不出来、或是说压根不想拼的东西。另一面的墙壁上，装饰着画框，里面是两个完成一半的拼图，图案是姬路城和东照宫。

“哦~他喜欢拼图啊，很少见的爱好呢。”

不知是否有所共鸣，麦弯下腰用佩服的语气低声说道。

“唉？你还玩拼图呢？”

“虽然将散乱的拼图碎片拼成一个图案的过程很有意思，不过像这种比起逻辑来，只要有耐力谁都可以做的工作我还是免了。”，他的回答非常象是他能说出来的话。

*

“对了你是想要短篇的构思呢。”，正要回卧室的时候，麦卡托特地说。

“是啊，都这时候了说什么呢，你解决了吗，那么赶紧告诉我。”

睡着觉被叫起来的，被计算机死机和发现尸体所赶走的睡意也差不多到了回来的时候了。只要听了构思我就可以放心钻被窝了。之后就是九州！温泉！当然我可没有勇气躺在

眼前这个床上。

“嘛，不用着急，不是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我有结论了，不过要解决还需要三个小时。”他咧嘴笑着说。

“三小时吗……为什么是三小时？”

是个莫名其妙的数字。

“你总会明白的，就算推理的材料都准备好了，这些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怎么搞的，这么慎重不像你啊，像个真正的名侦探似地。”

“我一直都是慎重的。”，麦卡托把玩着大礼帽装腔作势道。总之我先不管这个，问他“对了，不报警了吗。”

从各种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如果被发现的话可以想见会被警察骂的。

“无论什么时候都碍不着我哦，只不过你会比较困扰。”，他意味深长的说，“你的希望是尽可能写一个有意思的短篇吧，为了信用和收入。”

麦表情一本正经地盗用了我刚才的话。

“嘛，没错，可是……”

“现在报警倒是也可以写出较有意思的短篇，不够如果再等一下的话，一定可以写成更有意思的话题作。”

“……”

“推理作家美袋三条，你选哪个？”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试我。当然答案只有一个，我选择了后者。

“不过我想确认一下，你所说的故事会更有意思，不会是不报警而扩大成连续杀人事件吧？”

麦的巧言令色里总是藏有陷阱，跟他交往这么久了我非常清楚，也让我吃过不少苦头。

“不会的，不会再有牺牲者了哦。你好像完全不相信我嘛，其实我对把你的稿子废掉这件事，比你想象的要内疚，觉得自己有点做过头了。证据就是现在我考虑协助你编故事呢。”

“编故事？”

“对，是给你的小说加调味料啊，现在就想出来你之后不就轻松了。还有事件一旦交给警察，被害者和凶手的背景和详细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了，一个月后就截稿了，总不可能等到案件起诉啊。”

当然了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可以直接写成作品，必须要有一定的虚构成分，但是完全虚构的设定又的确很格格不入。半虚半实，不时地加一点现实进去才会有真实感。至今为止基于麦卡托参与的事件写成的小说，我已经采取了这种手法。为了虚构也必须要了解现实才行。

“也就是说你要帮忙编情节吗？”

“你就当我难得赎次罪了。以前我也写过猜犯人小说，给你看过的。可能是还不习惯，现在想起来当时比想象的要费了工夫呢。”

麦表情诚恳，目光微微垂了一下。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值得称赞的真情。总之这下我的日程更加留有富余了，不仅是九州，回去的路上说不定还能去趟道后温泉。

“明白了，我就相信你吧，病毒的事情一笔勾销了。”

我伸出手，麦戴着手套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达成和解了，那么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设定，反正推理或者说真相不等一会儿你是不会告诉我的吧，那就从人物设定开始吧。”

“原来如此。根据那里的名片，可以知道被害人叫仙崎克典，小说中肯定会用别的名

字，现在就用真名吧。在青板电器的营业课工作。

青板电器是总部设在大阪的知名企业。

“单身，有女友会来家里，恋人叫长门市子，职业是护士，家庭成员现在未知。”麦坐在床上，翘着二郎腿说。

“她的名字是真名吗？”

“手机的来电记录最多的就是他，照片里护士服上的名牌写的也是长门。”

看来没有错。

“被害者好像是爱媛县人，厨房有伊予橘的纸箱子，可能是老家寄来的吃的。然后就是我的推测了，感觉他的朋友很少来家里。”

“这都能知道啊。”

“手机里的市内地址较少，另外电视柜上的游戏机也只有一个操作杆，他的女友应该不玩游戏的吧。”

“有点牵强啊。”

“本来就没必要是事实，错了也无所谓吧？”

“这倒是。”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用听事件的推理的感觉在听他说话。的确对小说来说，游戏机的操纵杆或许是个不错的重点。

“工作似乎很顺心，还有闲情逸致玩拼图。”

“有没有可能是丢下不管了？”

“看盒子就知道发售日是一个多月前，从这点也可看出性格比较有板有眼，实际上屋子里也很干净整齐。”

“还算说的过去。”

“而且对人很温柔，钱包里没有十块以下的零钱，大概是在便利店把找的零钱放捐款箱了吧。”

解释的太不明确了，不过名侦探绝不会说出的含糊其辞的推测倒是蛮新鲜的。或许可能比我有创作才华。

“就凭这些就推测他没什么朋友吗？”

“温和但是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多得是，可能是比较内向吧。再随便添加一点设定的话，那就是父母是地方的名人，工作了也会给他零用钱。虽说是一流企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住这样的公寓还是稍微有点贵了，跟你房间那么大当然就正好了。电话旁边有保时捷的车钥匙，自然就想到有人资助他了。”

“或许吧，被害者的性格就这样吧，接下来是动机。”

“肯定是冲动犯罪，刺杀总归是有溅血的危险，如果是计划杀人应该会选别的方式。反过来，如果是全裸不怕溅血的情况下刺的话应该会刺很多次直到对方毙命为止，可实际上被害者还有写dying message的力气。另外凶器用的不是放在同一个刀架上的切鱼刀，而是万能刀，如果冷静的判断，切鱼刀的杀伤力比较强。”

“果然恋人是凶手吗。”

“大概是吧，先当恋人是凶手把。因为花心或是分手的事情起了争执被杀了。所谓感情纠纷那类的。”

“那就限定成因为分手的事情把，这样人数还可以少点。”

“嫌疑人也少了，这样可以吗？”

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从现状来说只嫌疑人只有长门一个。

“是吗……那还是设定为花心或是脚踩两只船比较好吗。”，说出气馁话后我突然想到自己昨晚写的短篇的动机就是花心。虽说不是同一家杂志，但动机一样会被认为是没才能。假嫌疑人之后再随便添几个就好了。

“不，还是设定为分手吧。”

我刚一做出决定，麦就直截了当地说“OK。”了，似乎是把最终决定权给了我。那么唯我独尊的他，没准真的是反省了。

所谓石头也会流眼泪吗……不，还是不太一样。我刚一感叹，麦迅速站了起来，掸着屁股上的灰尘说“那么开始吧。”。

“开始什么？”我慌张地问道

“短剧。实际再现会比较激发想象力。”

这是我所没有的思考方法，但是似乎很有意思。考虑了十秒后我接受了麦卡托的提议。也许可以完成与之前的自己所不同的什么东西，我的心中淡淡地抱着如此的期待。

*

“和往常一样恋人长门市子来到301号室。他们是一年前开始交往的，对了，在联谊上认识的这种程度就行了吧。然后突然仙崎提出了分手。”麦卡托做出说明后，用演戏的语气说：“我想要分手。”。是在模仿仙崎吧，不过仙崎本人是什么声音什么说话方式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也配合着用假声回道。场所恐怕是在起居室，不过现在就用卧室代替。

“这个……”麦卡托含糊其辞，“我喜欢上了别的女孩，还有……”

“还有什么？”我气哼哼的问

“你休息日也要上班，我们总见不了面。”

“那也是没办法的啊，是工作啊，医院也缺人手。”

“我很寂寞，还有……那个女孩是部长介绍的。”

“难道是为了升迁？”虽然觉得有点老套，但我还是附和着。

本格推理小说中有的短篇动机比较敷衍，老套点倒是正合适。另外老套的动机虽然司空见惯，但也省去笔墨详细说明了。不过实际在谈分手的时候，我可不会说这么火上浇油的话。这些在写小说的时候必须做出修改。

“啊啊……不好意思，跟我分手吧。”

“怎么这样。”

“对不起，还有，已经决定四月开始我要调到东京去了。”

“莫非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跟我结婚的打算？明明说要跟我一起住才搬到这个公寓的，全部都是骗人的，对你来说只是玩玩儿。”

我做出放声大哭的样子。演戏说不定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住所附近的文化学校有演戏班。

“对不起。我会跟父母说想办法做出什么补偿的。”

“你要用钱来打发我吗？”

“恩，我知道是我不对，不过已经决定了。”

麦卡托低着头转过身去，是在示意我动手吧

我立即走到房屋角落，假装拿刀刺向了麦的后背。虽说手里并没有刀，但不知怎的感觉很爽。麦呻吟一声蹲了下去。

被想要刺第二次的冲动驱使着，但我遵照现实只刺了一下就后退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据麦卡托说犯人相当冷静。我首先先擦掉了刀上的指纹，因为我是他的恋人所以房间内留有指纹也没什么不自然的，不过应当擦掉可以看出我当天来过的指纹，比如说自己最后上过的厕所的门把和大门口的门把上的，还有用过的水杯也要洗了。

我把狭小的房间全体判断并做了一通善后工作后，再次回到麦那里，看到麦卡托的手动着，右手伸进了床底下，跟我们实际看到的被害者的动作一样。床是用来代替暖炉的。本来暖炉由于被子盖着看不见里面，不过这里只是假装有被子。做出掀开的动作，我往里一看，他的左手拿着一张纸，是快递的不在宅通知，上面写着今天早上九点以后再上门派送。

“这是哪里来的？”我不由地忘记了演戏问道。

“暖炉上面，你没发现吗？”，尸体做出了失礼的回答

总之先把不在宅通知放进口袋，我模仿离开的样子走到了旁边的日式房间，然后发现忘了盖上笔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了，为什么长门要盖上笔帽？”我问卧室里的“尸体。”，麦卡托慢慢站了起来。

“离解决还有时间，你不妨自己思考一下怎么样。小说不仅要有正确的解答，也有必要用各种假说来灌水吧。我可不会连假说都帮你想好了。”

“的确如此。”

麦的话有道理。对于骗了他我多少也有点良心不安，不要万事求人，这点儿事还是自己想或许比较好。

“还有你看到那里的拼图不觉得不可思议吗？拼图一般都是先从四个边开始围着边缘填充吧。明明完成了一半，右边的碎片却少一个，碎片数字对不对的上是个问题呢。我一会儿为了推理做个收尾要出去一下，你就想一下上述问题来打发时间吧。”

“我知道了。”，我点点头，开始先就笔帽思考了起来。如果这是关键，我必须有所进展才行。

如果我是凶手，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首先想到的是为了隐蔽被害人写过dying message的事情。麦卡托也说过，留下dying message就会暴露出是凶手是被害人认识的人。如果怀疑相关人的话，最可疑的就是我——长门市子。跟仙崎交往的事情不可能瞒着别人，如果是瞒着周围人秘密交往的话，那个照片一定会处理掉了。另外工作调动和上司介绍对象的事情去公司一调查就知道了，警察从状况上肯定会认为仙崎为了升迁想要把我甩了。

死后僵硬是两个小时前后开始的，马克笔不是不能从手中拿走。虽然常人是否能具备这种知识是个疑问……对了，我是个护士。但是护士又怎么样呢？

总之就设想凶手没想到要把被害人写过dying message这个行为本身的痕迹给消除掉吧。实际我确信如果我杀了麦肯定也会吓的脑子不转了，能把写有我名字的纸给拿走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那么为什么会盖上笔帽呢？

反正是假说，不用想的很深也无所谓。如此轻松的想想，浮现出了几个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因为地毯很值钱，不想让露出的笔尖弄脏了地毯。不过，地毯已经被血染红了，所以这个PASS，连假说都算不上。

下一个是说在拿掉的时候怕被笔尖弄脏了手，于是先把笔帽给盖上……这个好像也不合理。

如果养猫的话，也许会怕猫不小心舔了而盖上，但这里没有猫。这个公寓就不让养宠物。上个月刚刚有两个邻居偷偷养宠物被发现跟管理员闹腾过。

那么就是性格的问题，我爱干净，不把笔帽盖上就不舒服。仙崎应该是个爱干净的人，爱干净的人跟邋遢的人不会处的好吧，因此两个人都爱干净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是出于习惯盖上了笔帽。

这样的话也可能是爱干净的仙崎自己盖上的，不对，那样就像麦所说的手就应该回到左手的位置了，盖上笔帽只可能是我。

总之，爱干净的长门下意识地盖上了笔帽这个假说似乎可以用。

还需要两个假说，想一想更加有推理小说感觉的吧。仔细想想，反正无论如何我都是最被怀疑的对象，或许利用盖上笔帽可以排除掉我的嫌疑。

对啊，如果笔帽是盖着的，那么dying message就很有可能被看做不是被害者写的，而是凶手伪造的。但是为什么没留下dying message呢？即使留下写了我的名字的dying message，只要笔帽是盖着的，也许我就会在嫌疑圈外了。虽然是个危险的举动，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率先被怀疑要强。但是现场并没有写有我名字的纸，这样没有办法排除我的嫌疑了。是因为害怕笔迹败露吗？不对，那样的话跟笔帽的问题就不一致了。

不过这是个相当有意思的假说，先作为华生角色的傻推理保留吧。

总之进一步发展这个假说好了，有感觉会很有意思，或许可以挪用到别的作品中。

那么是我伪造的dying message被别人拿走了吗？但是谁也没报警，而且那里写的应该我的名字，又不是别人的名字。

难道说有人误以为dying message真的是被害者写的，为了包庇我而销毁了？要么就是为了以后在金钱或是肉体方面勒索我而销毁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吧，销毁之后为什么不报警呢？难道因为那个人也是为了杀人而非法闯入的？

不对，那样他就应该留下dying message了，这样会越想越复杂，即便是假说，也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好。

在思考进入死胡同的时候，我偶然把手伸进口袋，碰到了刚才那张不在宅通知。对了，那张单据上写着九点会来，麦说可以完全解决是六点之后的三个小时，也就是九点。难道跟快递员有关吗？从侦探的话里反着推算假说，顺序搞反了有点不公平的感觉，不过在写的时候巧妙糊弄过去就行了。

跟快递员会有神马关系呢？

我是快递员吗？不是，我是护士，本来都忙的底儿朝天了，不可能再做什么兼职。那么就是快递员把dying message销毁了？不可能，实际五点三十分的时候我和麦已经确认没有dying message了。

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结论，没办法为了转换心情拿起了拼图。剩下的假说不妨在泡温泉的时候悠闲地考虑就好了，放松的状态反而更容易有好的想法。

这法隆寺还真是蛮老成的爱好啊，爱干净、内向、善良到会慈善捐款、爱车是保时捷、兴趣是寺庙和古城的拼图、然后为了升迁很干脆地把恋人甩了的蜜柑之国爱媛县人。怎么觉得这个人设那么乱七八糟啊？因为是个短篇，不好好整理下可是不行。

我的目光再度投向拼图，如麦所说右边少了一片，从拼图方法来讲没有必要把这片放在后面，本来边儿上的拼图应该最早被拼上才对。

我在按颜色划分的各种拼图碎片的盒子里找了一下，并没有发现少的那片，也没有蹦到屋子的哪里，因为屋子收拾的很整洁，也不象是混在什么里面掉了。

这跟事件有关吗？

这时候我想到去数数看有没有少了别的拼图碎片，碎片是五千一百四十六个，行六十二个，列八十三个，将正在完成的整行整列相乘，再数一下剩下零碎的得出已经拼好的是三千一百二十七个，盒子里还未拼的一个个数出来是两千零一十八个，合计五千一百四十五个，只少了边上的那个。

凶手只拿走了一个吗？比如说是因为沾上血迹了不得不处理掉吗？

我无意中看了下表，八点四十分，专心致志地数拼图碎片数的不知不觉耗费了时间，眼睛酸涩。

对了，麦呢？

去邻屋看了下好像还没回来，卧室静悄悄的，室外已经开始喧嚷了，更显得屋子里寂

静了。

仔细想想我在这个房间里与他杀尸体一起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不觉后背一阵恶寒。就在此时，裤兜里传来了《女武神的骑行》的音乐。

*

是我的手机铃声，我赶忙接起手机，传来了麦卡托的声音

“我觉得差不多该到时候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质问他“你在哪儿那，把我撂在这里两个小时。”

“不用担心就在你附近，比起我在哪儿，你的plot编出来了吗？两个小时足够你整理的吧。”

“你在说什么，搞不明白长门为什么盖上笔帽就没法往下面编啊，另外我数过拼图了。”

“果然数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有多少个？”

麦的声音像往常一样明朗，也就是说像往常一样邪恶，我的心中涌现出了小小的疑惑。

“右边少了一个，这跟事件有关系吗？”

“那一个在我的口袋里，最开始蹲下的时候偷走的。”

“喂！”，我从内心深处发出怒吼，也不管邻居听到了没听到了，或者不如说听到了来大吵大闹还我比一个人在这儿呆着比较好。

“你在哪儿呢！能不能现在就回来！”

“可以。”，麦愉快地说，“我一分钟内就能回去，因为我一直就在你的房间。”

“什么！你不是去做推理的收尾了吗？”

“马上要开始收尾了。”，麦压低了声音说。

“开什么玩笑！你现在等着我过去收拾你！”

“在这之前，你不想听听事件的真相吗？”

“真相？”

“是啊，不是跟你约好了，要给你提供短篇的构思。”

快站起来的我又坐了下去。

以防万一问道：“这次是真的吗？”

“当然了，除了因为跟你有约定之外，遇到杀人事件却置之不理可有损我名侦探的声誉。”

我知道麦对于名侦探的尊严看看重，前面那个理由另当别论，我觉得后面那个理由可以相信。

“那我问你，为什么长门要特意把笔帽盖上。”

“为了不要笔尖干掉啊。”

麦很干脆的答道。通过电话我都可以看穿他得意洋洋的表情，就像在大街上招手打车，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似地。

“还有你误会了，凶手并没有盖笔帽，笔帽本来就没摘下过。”

“凶手没摘笔帽就把笔握在被害者手里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说明之前。”，麦停顿了一下，“你记得电视机突然打开了吧，恐怕是设置了什么定时功能，就是让电视在设定的时间自动打开。”

“我没用过，不过一般电视都有这个功能。”

“为什么要设定定时呢？或许邻居会发现电视开了，那么邻居会以为被害者刚刚起床吧。”

“为了设置不在场证明吗？但是电视是在六点打开的啊，一般人都在睡觉不会发现吧。”，作为不在场证明诡计来说可能性过低，不能用在小说里，我反驳说。

“当然了，那不是重点，仅仅是作为保险之一而已，没人发现也无所谓，总之警察以为被害者是在六点起床之后被杀的就可以了，为此才把被子弄成刚起床的样子，还在烤箱里烤着早餐吃的面包。”

“这也太弱了吧，警察可没有这么傻。”

“这里就是dying message出场的时候了，今早的早报是在六点送来的，如果被害者被发现的时候手里拿着早报，上面写着凶手的名字，你会怎么想？就算警察怀疑dying message是伪造的，也不可能怀疑到dying message不是在犯案时而是在过了很久之后伪造的。凶手只要布置出六点前后到发现之前的不在场证明就可以了。”

布置了双重陷阱吗，这倒确实适用于推理小说。

“不过，那时候报纸还在邮箱里……你是说长门在门上做了手脚，之后还会回来吗？”

“没错，我们遭遇的是还在布置中的杀人现场。你不觉得很侥幸吗？凶手留出充足的时间，会作为第一发现人而来到被害者家，只要在那时候让被害者握住早报，上面写上自己或别人的名字就万事大吉了，估计故意用模糊的笔记写上自己的名字会更有效吧，反正有不在场证明，他没什么可怕的。”

“那也就是说，长门很快就会……”

“不是很快，是十分钟之内。你也看到那个不在宅通知了，如果快递员先到的话，也许就会看到塞在门洞里的报纸了，这么一来不在场证明就完蛋了，所幸301室位置在里面，很难被别的住户看到，另外被害者家也没有什么朋友来，需要担心的就只有快递员了。因此必须先于快递员，也就是在九点之前拿走报纸才行。为了混淆死亡推定时间，本来应该越晚发现越好，等上大半天才行，不过由于快递员的存在无法这么做，也就是说对于凶手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快递员到的九点之前回来。”

宣布死刑一样冰冷的声音。我赶紧看了下表，八点五十，只有十分钟了。

“喂！你打算怎么办！长门是不是已经来了。”

“大概吧。”，电话那头的麦很平静。

“我答应你会为你提供话题作嘛，现实的凶手与推理小说家碰面，将此亲身经历写成小说，再没什么比这更有话题性了。”

“为什么要给我下这个套？你不是反省了吗？”

“是你要给我下套的，你以为我没发现你瞟着移动硬盘露出了放心的表情吗？我遵守约定了，约定是用你删除的稿子换取构思材料，我现在给你提供了构思了，所以你也遵守约定，让我也把你稿子删除了。对了，移动硬盘里的那个可疑的图片我也发送给你的责任编辑了，你放心吧。”

九州，九州……不对，不是想温泉的时候，我现在必须从这里出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凶手长门就会回来。

“开什么玩笑！”我骂了一句赶忙跑到走廊，碰乱了法隆寺的拼图，但已经顾不上那些了。

在昏暗的玄关正要穿鞋的时候，门把悄悄的转动起来了，就好像对方一开始就知道门没有上锁。

长门来了！

门慢慢的开了，我四肢僵硬，完全无法动弹。不过对方是个年轻女人，从照片来看，个子不高又瘦，而且她是准备作为第一发现者的，应该没有带凶器类的东西，就算打斗起来没准我也可以……

手里握着的手机中传来麦淡淡的语音：

“我忘了说了，你好像从刚才就一直以为凶手是长门，不过这可不一定哦，那仅仅是你的短篇，虚构小说的设定。”

门全部打开了，站在那里的是一个眼神充满了惊愕和狂气的大个子中年男人。

《收束》

М а я 译

“很棒吧。”

寺尾贤一边问着，一边轻轻地把手伸进了法衣的口袋内，小心翼翼地握紧了口袋内的手枪。

“还真的啊！”

岩室耀子面朝书桌，目不转睛地翻着桌上的卡特里娜经。就像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实行钉刑后成神复活一样，据说看过这本书的人死后能作为全知的人神复活。这本具有魔力的书是教主——小针满英在五年前入手的。据说是大正时期，某个神学家撰写的。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还对教主有所怀疑。还说这本书大概不存在吧。不过现在能看到这本书真的太好了。”

耀子兴奋地说着，视线顺着文字浏览着经书。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站在背后寺尾的一举一动。虽然耀子对寺尾在深夜把她叫起床感到不悦，不过在卡特里娜经的引诱下，对寺尾没有一丝怀疑，素颜就跟来了。

耀子的举动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成为人神，那么就能领悟宇宙万物的本原。那么就能轻易打破作为“人。”这一沉重，坚硬的躯壳了。

“寺尾君读过了么？”

“啊，这是当然的啦。这个不是阿拉丁神灯，使用的次数和人数并没有限定，对大家来说真是一件幸事。”

“嗯，是的啊。”

耀子用手拢起乌黑亮丽的秀发，回答道。当然她没有转过头来。

卡特里娜经应该是真经。不过经虽是真经，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人神。有资格的是那些被选中的人。

耀子像是已经把这些抛在了脑后。大概是因为她坚信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吧。白天惶恐的神色不同，现在她的语气既带兴奋，又有些紧张，这从她抬高声调的话语中能感觉到。

当然寺尾现在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五年前，刚跟着小针来的时候他还是相信的，只是现在他的诚心已经消失了。

寺尾的信仰消失是在三个月前。当时神降临到了他的床边，对他做出了预言“明天，启示将降临于你，你就能从无尽的迷惘中得到觉醒。”当然，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只是一切改变都在这天晚上，喝葡萄酒喝高了的耀子，到寺尾的房间来耍酒疯。

烂醉成这个样子这还是头一遭。喝醉了闯男人的房间，会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而且耀子还一点戒心都没有。不过耀子并没有要诱惑我犯罪的意思。作为带头大哥，有事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寺尾商量，寺尾大概算是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一段延长线吧。

耀子的牢骚是冲着内野功去的。内野和耀子有肉体上的关系，寺尾隐约也觉察到了。不过据说内野对她挺糟糕的。

寺尾陪在耀子身边开导她，适当得时候还附和着耀子的牢骚，不过不久耀子依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这是对我过去的惩罚吧。”，她嘟囔道。

在这个岛上，互相调查别人的往事是一种禁忌。只是因为边交谈边喝酒，说着说着寺尾就问她怎么说的理由，耀子就坦白她中学的时候，曾经因为虐待另一个女生，逼迫那个女生自杀的往事。

开始的时候她们是很好的朋友，不久有一伙人开始欺负那个女生，这件事后来在班上

传开了，本没被欺负的耀子后来也不幸踏进了被虐的水域之中。

之后的发展并不让人意外。耀子把她出卖了。耀子把那个女生暗恋外校男生的事密保给了那伙不良少女。

随即，那伙人开始了对那个女生展开新一轮的攻击，她们嘲笑和奚落那个女生。最后她们还把这件事告诉那个男生，并用手机把他嫌恶的表情录了下来，给那个女生看。女生脸上满是痛苦。

看完录影的第二天早上，女生就从车站月台纵身跳下……

我可都没对谁说过，这一直藏在心中。就像大坝决堤一样，耀子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寺尾压抑住内心的悸动，不露声色地询问学校的名字。

这是妹妹当年自杀时候所在的中学。

醉意一下荡然无存。

从那天以来，每想到这件事，寺尾都很迷茫。自从寺尾父母离婚以后，他和妹妹就分开来生活。开始每个月还出来吃一顿饭，但渐渐地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不知不觉间过了半年，见不上一面也变得很正常。但在妹妹自杀的三天前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

“哥哥有亲密的朋友么？”

寺尾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得。只是因为妹妹的话正打算去见父母的当口，突然接到了妹妹自杀的消息。据说自杀是因为失恋，但详细的情况并不清楚。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学校为了保留颜面而掩盖了学生受到欺凌的事实。

因为悔恨自己没能拯救妹妹，寺尾开始顶撞父亲，趁着上大学的机会他离开了家。只是这种迷茫仍然一直持续着。这时他认识了小针，就跟着小针来到这座小岛。只是他万没有想到那个出卖妹妹的朋友也会来到这里。

耀子并不是冲在前面虐待妹妹的。说起来她也是受害者。虽然自己很明白这个道理，但寺尾依旧不能抑制住自己的杀意。耀子是不能原谅的。

随后寺尾就明白了，这里没有真正的神，在自己梦里出现的那个异形才是真神，唯一的神。

寺尾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枪。耀子还对此毫无察觉，那么今天就去死吧……

因为和妹妹用的姓氏不同，所以耀子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哥哥竟然会是寺尾。

寺尾把枪口对准耀子的太阳穴，毫不迟疑地叩响了扳机。如果被她转过头注意到了，那之前做的一切就白搭了。因为装了消音器的缘故，所以一点枪声都没发出来。

耀子还来不及呻吟就倒在了桌子上。因为枪的威力，她有些向侧面倾斜。鲜血慢慢地从太阳穴中渗了出来，流到了脸颊上。大概连被枪击都没有意识到就断气了。

寺尾先摸了摸耀子的脉搏，确认已经死亡后，打开了正面的窗户，让耀子握住枪，朝窗外又打了一发。十米外就是广阔的太平洋。子弹落在远方的海中，应该没有被发现之虞。然后寺尾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弹壳，放入了口袋。

这样耀子手上就会留下硝烟痕迹，看起来就像是自杀了。

所幸血没有溅到卡特里娜经上。寺尾一瞬间产生了把卡特里娜经带走的冲动。

虽说在寺尾心中卡特里娜经已经成了一件徒有其表的东西，但他毕竟对它着迷了有五年之久，那种依恋仍然存在。

只是寺尾切断了这种依恋，假如卡特里娜经遗失的话就不能被看成是自杀了。必须让别的人以为耀子把卡特里娜经作为最后的希望才自杀的。

不过现在，真正的神正注视着寺尾。而且他还装成是偶然地把钥匙留给了他。

寺尾没有关上桌上的灯，走出圣室，轻轻地锁上了门。

户外的风依然很大，不过雨已经停了。

圣室只有台灯的亮光。正前方的窗子，被厚厚的窗帘完全遮盖住了。

现在世界万籁俱寂。内野功全神贯注地看着桌上的那本卡特里娜经。

这世上有真理么？和内野不同，耀子对此是表示怀疑的。不过现在就算能看到真理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自己的身体已经不纯洁了。

在自己眼前的这个内野……

半年前他强奸了耀子。在半个月一次的外出活动时，他邀请耀子去看电影，这之后他们还一起吃了晚饭。因为同仁的关系，也因为内野看起来似乎有些懦弱，因此耀子就放松了警惕，不过这真是个大大的错误。

把这事放在岛外干大概是内野存留的最后一抹良知。只是这抹良知并不是留给耀子的，而是不让内野自身受到伤害。因为他到现在仍然对小针深信不疑。

内野用了一种不给自己多少怜香惜玉的余地的手法，就是把迷药混进葡萄酒里让耀子喝下。随后他把走路都踉踉跄跄的耀子带进酒店，推倒在床上。进行的途中，耀子有过多抵抗，内野每次都用暴力回应。而且为了避免过于显眼带来麻烦，刻意选择了殴打耀子的后背和肚子。一眨眼的功夫耀子身上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耀子仍然因为感到恶心而浑身发抖。

回到岛上以后，耀子就知道被拍下不雅视频的事了。

扭曲变形的嘴角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内野得意地让耀子看他所拍下的照片。这个时候，耀子的腿上就像被锁拷上了一样。

从此以后内野成了一个蛮横无理的魔王。在其他信徒面前，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文弱，只有在耀子面前才会像是被恶灵附体一般暴虐。他的良知已经完全泯灭，即使在岛上也堂而皇之地非礼耀子。晚上性欲来了的时候，就用让自己爽的方式肆意地蹂躏耀子。

要是内野因此能对耀子有哪怕一丁点的爱意的话，可能这个人还有点救，还可以原谅。但是内野只是把耀子当做发泄性欲的工具，和充气娃娃毫无区别，就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偶。

因为内野真正爱的人是卷直美。内野完全是把直美当圣母玛利亚般崇拜着。她并不知道内野和耀子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直美被关屋博和抢走了，才把气出在了耀子身上。

其他信徒都在努力地修行中，只有耀子感觉自己被独自困在了深不见底的井底深渊之中。

耀子没有离开这座岛，一方面被拍了艳照，另一方面则是对小针的笃信。曾经犯下的罪孽，她相信小针能帮她洗清罪孽，这道留在心底某个角落，像针一样扎在胸口的罪孽。哪怕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她也在所不惜。

只是随着贞洁的丧失，她内心的虔诚也变得越来越弱了。

而且耀子怀孕了，对喜欢任意妄为的内野来说，眼里根本不知道避孕为何物。

一直失魂落魄的耀子，最终还是把这件事和内野挑明了，但内野对这事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把孩子打掉！”。拒绝时内野那双冷酷的双眼，到现在耀子仍然记忆犹新。

不过最致命的在内野最后这句话。“教主过去把女信徒的肚子搞大，也把孩子打掉的喔！”

耀子不清楚内野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不，这已经，不重要了。

耀子忍耐积蓄已久的内心怒火，只是为了等待合适复仇的时机。现在在她心里，神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内野毫无防备地把后背对着耀子。大概在内野眼中，耀子的形象就是一个低三下四只会一味顺从的仆人而已。滑稽的是，做出那些暴行的内野竟然还相信卡特里娜经。

信仰为何物？虔诚为何物？神能宽恕信徒的一切罪过么？

耀子快速地从纯白的僧袍里的那把手枪，对着内野的太阳穴，叩响了扳机。

事情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内野来不及发出声音，就气绝身亡。

耀子手里拿着手枪呆呆地盯着内野的尸体看了好久，等她回过神来后，她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

这下爽了么？

身体仍然是脏的，而且现在连手也被血弄脏了。加上肚里的孩子，这血包括三个人的分。就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即使即使清洗一辈子，也不能把洗掉吧。

正常情况，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杀完人后，本因感到恐惧，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后悔。但是现在为了把尸体伪造成是自杀，已经没有时间忏悔了。已经预先准备那么久了。正好碰到台风袭来这个绝好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耀子的世界将再次陷入黑暗。

耀子打开窗户，让内野握住手枪朝窗外扣动了扳机。

一年前来的关屋博和把一切都给毁了。内野并不清楚关屋是因为什么来的这个岛。因为相互问对方的过去是这个岛上的禁忌。对那些为了寻求拯救而来到小针身边的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想被触碰的难言之隐。

内野功自己也是一样的。

和联谊会上认识的女朋友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了，某天，她无意中几次透露她父母公司在资金上出现了危机。内野不仅把本应该用了结婚的钱给了女友，还向朋友和高利贷借钱来筹措资金。但即使这样钱仍然不够，不得已最终内野把手伸向了自己公司的账面。内野完全被她的眼泪打败了。

在挪用公款被发现以后，因为父母帮忙支付了损失，总算免于起诉。但似乎父母是把这笔钱加上其他的借债当作和父母的分手费，和内野断绝了关系。

本打算让女友来抚平自己心中的伤痛，但从上个月开始，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公寓人去楼空，她所说的父母的地址也是胡诌的。她说她在衣服卖场工作，但在长堀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店铺。即使询问联谊会的主办方，主办方的人只是说是在其他联谊会上认识的，和内野交往以后就和她失去了联系。

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那四个字——结婚诈骗。他们在心里嘲笑着内野，开始你就不能被那个漂亮的女人迷倒的啊！

就在这个时候，内野遇到了小针。内野已经不再相信任何女人了，甚至任何人。恐怕只有神才能让他相信。啊，不，现在只剩下神可以相信了。

因此内野跟着小针来到这座小岛。

希望上岛大约有十个人左右，最终小针以“内心受到强烈创伤，明白人生疾苦的人更因受到天神的祝福。”为由，选择了包括内野在内的六个人上岛。

最开始跟随上岛的信徒，现在还留下来只剩下寺尾和内野两人了。在农家可以治愈伤痛的，怀有新的目标的，跟不上节奏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被小针以“想要寻找生活的意义，何地亦然也。”很快地打发回去了。

平静安逸的岛上生活，正是可以治愈内野内心伤痛的生活。虽然因为是第一次干农活，身体上吃不消的情况经常出现，但因为天神的恩赐，收获了庄稼，甚至再多的痛苦都感觉变得无比畅快。

继续这样下去，即使让我把身体献给天神恐怕都没问题……在我这样念头的时候，直美出现在这个岛上。

直美最初和曾经的内野相似，整个人压抑消沉，原因至今未知。

过了半年，直美脸上恢复了活力，慢慢找回了做人天生的开朗和活力。

有一次，因为自己的错误，内野造成了土豆的枯死。直美温柔地安慰着田间抱头沮丧的内野。

逆光飞扬的是伊的笑颜，内野完全被这样笑脸惊呆了。那宛如太阳般的笑脸。虽然到现在岛上也有几个女信徒了，但没有内野是把她们当作异性来看待。这大概和他再也不相信女性有关。

只是，直美所呈现的气质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举手投足间，处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岛上谈恋爱，神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只能是以关系密切的同志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勉励。内野满意现在这种状况。直美的微笑就是内野未来生活的动力。

但关屋把这一切都给毁了。

刚来岛的时候，关屋的眼神中满是杀气，说话也很少。就像内野之前把直美视为另一个自己一样，直美也把关屋和自己重叠在了一起。而且因为关屋比较小的缘故，直美就像对待自己弟弟一样热情地照顾着他。

对内野来说，这样的日子虽然度日如年，但小针说过嫉妒是会让人变成魔鬼的……内野一边把小针的话记在心头，一边祝福关屋能够得到天神的恩赐。

只是，半年前，偶然间，直美和关屋亲热接吻的场景竟然被内野亲眼目睹。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是姐弟的关系了。

内野知道他现在的信仰，既不是小针，也不是卡特里娜经，而是卷直美。直美不是女人，而是女神。

所以关屋就是要把他的女神夺走的恶魔。

现在的内野，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嫉妒和欲望。他完全扔掉了原来套在身上的枷锁。一个毫无光亮的黑洞正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他胸前迅速扩大。虽然每当他抱住耀子的时候，内野总是促使自己忘记这些烦恼，但这么做与其说忘记烦恼，倒不如说是让自己的空虚寂寞越扩越大。

只要直美在我身边，即便让我一无所有我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想法已经深深植入了内野的内心，变成了一种对关屋的杀意。

尽管关屋抢走了直美，但在人前内野依然以一个知心大哥的形象与关屋相处。这样的处事方式现在起了大用，关屋毫不怀疑来到了圣室。对一切都毫不知晓地在内野身前翻着卡特里娜经。

明明都夺走了我的女神了，难道还想着成为人神吗？

这样自私的想法，神是不会容许的。

如果关屋自杀的话，直美大概就会回心转意吧。然后两个人在悄悄地溜出岛就好了，神不是天，也不是心中的一切，内野已经把它弃置一边了。

内野睁大了眼睛，叩响了扳机。

麦卡托和我造访那座后来因为连续射杀事件成为媒体热炒话题的西洋别墅，是在九月中旬。

别墅的名字叫“岩屋庄。”，和歌山县南，有座漂浮在海上的小岛，岩屋庄就建在此岛上。岩屋庄是一座表面漆黑的二层建筑，正中央的玄关突起成圆形，在玄关上方则是阳台。

据说这座别墅是昭和早年，是一个爱好风雅的华族所建，历经后世几代所有者的多次修复，才一直保存至今。

现在的所有人是小针满英。他在IT泡沫的最高潮的时候下海经商，并使事业飞速发展，是一个事迹可以写入名人传记般的人物。但是在五年前，他38岁的时候突然把公司卖掉变身成为一名宗教人士，并用卖公司的钱买下了这座小岛。现在和五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信徒和两个雇工，一起生活在这座岛上。

沿着海岸线，穿过隧道，前面有一个渔村，在渔村坐用来迎接的轻型游艇即能上岛。当我们渡海上岛的时候，海面还相当平静。只是天气预报说台风正在接近，从今晚到明天将有暴风雨来袭。我们通过二楼的会客室，从窗外向外查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西南方的天空有“今夜有暴风雨。”的感觉。

也就是说已经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在台风离去之前我们要被困在岛上，一步也挪动不开。既然这样，又何必特意在这个时间点特意来这座岛，我如此想到。

“是因为有很急迫的事情吧。”

麦卡托对我的问话完全不屑一顾。甚至还有一些笑意。虽然对侦探来说，暴风雪山庄和海上孤岛上发生的案件，是最棒的案件，但明明没有发生杀人案件，也不应当特意盼着它发生吧。

“难道这次委托的案子钱很多么？”

“跟你这种俗人是朋友真让我丢脸。你竟然不知道‘祝福之书’么？这部书据说现在被称作叫《卡特里娜经》。”

麦卡托一边睁大眼睛看着室内被摆成一排的家具，一边对我的问话嗤之以鼻。

“祝福之书？是类似于圣经那样的书么？”

虽然听起来感觉很厉害，不过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

“你没听说过吉田长明这个人么？”

这名字真是浓重的违和感，感觉就像穿越回了镰仓时代，不过我也却有耳闻。他是在大正到战前这一段时期，在关西传教的新兴宗教的教主。他完成了许多神迹，信徒虽然不多，但也培养了一些追随他的狂热分子。

“记得没错的话，当时他犯了不敬罪，然后被抓起来了，最后死在狱中了。”（不敬罪类似中国古代的大不敬）

“是的，和他手下那些干部一起被抓起来的。这之后，信徒们就树倒猢猻散了，整个宗教组织也就分崩离析了。这本祝福之书就被认为是记录吉田长明事迹和言行的圣典。在他被捕之前，他留下了这么句话‘被神选中的人如果读了这本书，那么他将在死后重生成为全知的人神。’据说这本书后来在一位免于逮捕的教内干部身上，但在二战空袭的时候下落不明。直到五年前被小针通过秘密渠道获得，随后他便转而成为宗教家，变成了教主。在这里别人都称呼他为‘宗主’。”

“你不会也相信这个什么祝福之书吧？”

“当然不是。有人委托我，要我帮他拿回让一样东西物归原主。这本书就是丰厚的报酬。”

“也就是说，最后没钱拿？”

麦卡托只是一边用手指转着礼帽，一边波澜不惊地说道

“你好像理解错了，钱当然是有的，不过这本书也是报酬。至于怎么拿回这本书，山人自我妙计，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你不会要偷吧？我现在对你的话是越来越理解不来了。明明委托你拿的是书，为什么报酬又是那本书呢？”

麦卡托的话还是和以前一样让人琢磨不透。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祝福之书是在二十年前从委托人的家里偷出去的。几经辗转，五年前落入小针之手。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小针入手的赃物。不过话又说回来，委托人其实也不是这书真正的拥有者。我的话你可能有点听不懂，其实呢，委托人的婶婶在当时是吉田的信徒，并在空袭当中被婶婶带在了身边。因为委托人不是吉田的信徒，所以委托人对这个所谓的祝福之书根本没有兴趣，顺带说一句，婶婶去年已经因病逝世了。

回答第二个问题，物归原主的并不是祝福之书，而是委托人的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她受到她婶婆的影响，也笃信吉田长明那一通鬼话。据说半年前为了拿回祝福之书，以保姆的身份潜入岩屋庄。似乎是当时病榻前的婶婆给她留下了什么话。像是‘那本能够让人重生的书在小针的岛上’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小针从一位IT富豪转身成为新兴宗教教主在媒体上曾喧嚣一时。大概她就是从小针的发言中获得了启发，所以认为卡特里娜经就是那本被偷走的重生之书。因此女孩就戳准时机对拿回被盗之书付诸行动。”

“这也太乱来了。”

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吧。小针的新兴宗教直到现在貌似都没出过什么乱子，不过要是被他们知道有人要来抢夺圣典，保不齐谁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何况这还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一个人沉迷宗教越深，那么现实世界就会越显狭小，反之形而上的世界则会越显广大。开始我的委托人找的时候也认为女儿只是单纯离家出走，过去就曾经有过好几次跟委托人打冷战的经历。也正因为次是女儿跟婶婆更亲近，以致被婶婆成功洗脑。一个月前委托人调查了叔母的日记知道了这一次，想到或许可以依靠私家侦探来寻找，最后就判明女儿是来到了这座岛上住下并在此工作。”

“既然都已经知道下落了，那让他自己去把她女儿拉回去不就好了。”

“你觉得现在她还会老老实实在地听亲人的话么？而且我的委托人也想要避免让卡特里娜经的归属公之于众。现在还没到覆水难收的地步，真要上岛和教徒们一起生活，这样的思想准备他还没有做好。他说了他要的只是他女儿，那本卡特里娜经可以给我，怎么样？是否完全明白了？”

“既然这样的话，找一个电视上有名气的，专门处理这种洗脑事件的人不是更好？找你，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都纯属自杀行为。”

这人怎么会乐意把这样的事托付给麦卡托啊，而且还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委托人的想法，我真是理解无能。

“你都替我说了啊。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她由于她婶婆的影响皈依了吉田的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受到小针的感染。当然，半年的相处，被小针的教诲影响也并非没有可能。同时把一本书都当作圣经，教义上或许也有相近的地方。为了确定这些，所以有必要首先潜入岛上进行侦查。”

“事件能否解决暂且不论，这种微妙的局面你能处理得了么？”

总之他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人。

“放心，船到桥头自然直。”

麦卡托重重地靠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微笑。一种成竹在胸，非常自恋的笑容。这种笑容看得我想吐。

“不过……应该叫你阿斯托罗博士。这是个成功潜上岛的好身份。你使什么手段让他们同意你上岛的？”

麦卡托是以神秘学大师阿斯托罗博士被邀请上岛的。我则扮成博士的助手巴雷斯卡。当然现实当中巴雷斯卡应该是个妹子，不过知道这些详细底细的，这个岛上恐怕没有。

“哪用手段啊，我也接受了小针的委托啊。他想要我秘密地调查岛上存在的可疑人员。他一直觉得有人要对卡特里娜经下手。所以小针知道我是麦卡托而不是阿斯托罗。当然对信徒们，是说邀请了一个著名的神秘学研究学者。”

“原来如此。所以渡口有船的。这整件事实在是太凑巧了。这应该又是我们一如既往的狗屎运作祟吧。”

可疑人员应该就是保姆无疑。挽救离家出走的少女，查找潜在的可疑人员。我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个引起了麦卡托接受委托的兴趣。只是因为这两件重合在一起的案件，麦卡托能够运用少于一半精力，获取两倍的酬劳。这样的美事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只是听完我的话，麦卡托挑了一下纤细的右眉，让我颇感意外。

“碰巧？这是必然的结果啊。在碰到困境的时候，请我这个神武以来的铭侦探来解决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么？请你一起来写你的稿件这么为难啊。”

“好，好。是我太浅薄了。但是一边要你保护祝福之书，不，卡特里娜经。一边又把卡特里娜经作为报酬，这不是矛盾的么？”

“如果你多注意一下我的表现，你就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每次回忆起过去自己遭受的各种杯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次我坚决发誓，不管麦卡托能否顺利解决案子，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厄运再次降临在自己头上。

正在我们忙着做各种事的时候，门被敲响了，管家出现在门口。就是先前来迎接我们的男人。名叫白山。身高170公分上下，已近不惑之年，身体依然壮实，身体线条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细长条的香烟盒。

“阿斯托罗先生，老爷已经准备好了，请您现在过去。”

管家说话的声音就像低音喇叭一样低沉。

据管家说，小针的房间在一楼。穿过大厅，我们走下了通往一楼的大楼梯。

“按刚才的称呼，白山先生应该不是小针的信徒吧。”

我试着问道。

因为我注意到先前管家并没有称呼小针为教主，而是叫他老爷，因此故而发问。

“在老爷还是个企业家的时候我是他的崇拜者，不过现在不是了。他以前对我说过‘想要倾听我的教义的人，只是那些迷失方向的人。神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发现。’。”

管家保持着刚才一本正经的表情回答道。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和过去经商时代和小针并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这里的保姆青山应该也不是他的信徒吧。”

“青山也不是。因为考虑到不能把家务事的担子再强加一个信徒身上，因此雇佣了她，她和我一样，在岛上带薪员工的身份。”

小针的房间在一楼的左手边。因为岩屋庄玄关朝北，所以就是房间位朝东侧。和漆黑外观相悖，岩屋庄内部全部统一刷成白色，客室似乎也是这样。

小针满英据传今年四十三岁，不过看起来不过三十七，八岁的样子。我在想这不会是卡特里娜经的功劳吧。

小针有种和管家一样结实的体型，比管家高个五公分，身上裹着一件镶有金边的纯白僧衣。除去颜色，整件衣服很像圣德太子上朝时的朝服，朴素淡雅，法衣底下裤子的裤脚则宽松地扎在了脚踝之上。

小针有一个紧绷结实下颚，看上去意志顽强，鼻梁低矮，一对吊眼带着温柔的目

光。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教父，倒更像一个慈祥的带头大哥。

“非常感谢光临寒舍，麦卡托鲇先生。啊，在白山君面前绝对没事，这件事只有白山君知道。不过要是以后一不留神说漏了嘴，那就不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称呼您为‘阿斯托罗先生’，如何？”

小针语调平稳随和，说完随即伸出手来，做握手状。

“我也要感谢您能邀请我啊。阿斯托罗没问题的。我也想要尽快习惯这个名字。”

在双方握手的同时，管家低头离开了房间。

“那么……可以请您说一下这次委托的详细内容么？”

“好的，阿斯托罗先生。我先带你们去圣室吧。在那里谈话可能会方便一些。请这边走。”

在小针的指引下，我们从洋楼的西面走出，来到一条四周围着草坪的石子路前。大概是因为有定期整理的缘故，白色的石子显得特别漂亮。在石子路前三十米，背靠悬崖，建有一栋灰色石制小屋。因为外貌比较崭新，应该是由小针所建的。

“那就是圣室？”麦卡托问道

小针缓缓地颌首同意。跟握手时一样，他所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其人的稳重大气。

“是的，卡特里娜经就放在那栋屋子里面。”

“那宗教仪式是不是也在那房子里进行。”

“那不是，典礼在教堂进行。”

小针指了指屋子的后面。（南侧方向）一座小巧的白垩岩的教堂建在草地之上。除了没有十字架以外，其他和基督教堂毫无二致。

“把卡特里娜经放在圣室，主要是因为圣室是只有我能出入的，其人人不允许进入圣室的。”

“那么肯定很受信徒嫉妒吧。”

为了不让礼帽被海风刮跑，麦卡托不得不一边用手按着帽子，一边苦笑道。

“嫉妒是万恶之源。甚至连西洋的神也不例外，也会因为嫉妒做出敲诈平民的事。现在为了防备台风，他们都在田间做着遮盖预防的工作。如果让他们知道你们进了圣室，那他们一定会怀疑你们不是简简单单的研究者的。”

小针走在石子路上，脚底发出了撕拉撕拉的声响。随后当我们走到小屋厚厚的铁门前时，小针从腰间拉出了一把系着带子的钥匙。

“只有一点要求。因为此地是为圣地，因此请千万注意，不要说出亵渎神灵的话。”

“好的，清楚明白。”

我也点了点头。小针同时嘱咐道切莫用嘴吹灭寺院的蜡烛。这就是这样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连普通信徒都不准许进入却邀请侦探入内，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小针打开铁门并打开了门旁的电灯开关。整个屋子都被从天花板吊下的简易枝形吊灯照得透亮。

和室外观察时有些差别，在室内时感觉屋子有些狭小。虽然目测整个房间有十叠以上的面积，当中间给人一种闭仄的感觉。不过我很快找到了原因。

圣室有一个房间，白色墙壁的装饰简洁，只在墙顶镶了一条金线。在门的对面一扇嵌入铁格子的窗户，面对窗子放着一张桌子。像是为了能够坐着欣赏海边风景用的。桌子的右手边靠墙立着书架，上面放着几排古韵飘香的旧书。他们都被相对靠右拢在了一起，腾出了左边比较大的空余空间。不知为何在房间的左边角落地毯上放着一口大钟。高度大约有一米五左右，完全把空间都挤占了。

就是因为这口大钟，房间显得格外狭小。

只是看到这口大钟最惊讶的竟然是小针。

“钟！”

小针歇斯底里地喊道，完全丢掉了宗教人士惯有的样子。他慌张地向大钟跑去。他弯腰前进的样子，显得有点滑稽。

“怎么了？”

眼见沉着冷静在小针身上消失无踪，麦卡托赶忙问道。

“没事。真不好意思，刚才的样子太丢人了。”

大概是为了整肃一下刚才失魂落魄的样子，他的话停了下去，在干咳一声以后，他重新接上了刚才的话。

“这个钟平常是被吊在离地30厘米高的地方。不知道谁把它……。”

“明白了。把它放下来的并不是你。”这件事看来引起了麦卡托的兴趣，他又追问道。“这个钟要上下移动，具体该怎么做？”

小针指了指门边一个小盒子。

“把把手插进那个盒子再拉天花板上的锁链就可以了。”

钟上的锁链现在确实是呈弯曲状，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的尽头。小针打开盒盖，正打算插进把手的时候，麦卡托制止了他后续的动作。

“我觉得最好现在不要把它吊起来。”

“这又是为什么？”

“犯案的嫌疑人大概还不知道你已经怀疑上他（她）了。如果现在把钟吊起来，他就会知道你在怀疑他了。顺便问一句，平常你都固定什么时候来这里？”

“每周一。那天我会来这里阅读卡特里娜经，并撰写一些东西。”

“撰写？”

小针有些害羞地回答道。

“我也在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写一部经典出来。把自己的这几年的参悟用笔记录下来。”

大概是在模仿吉田长明吧。所以刚才脱口之下加了个“也。”字。不过麦卡托并没有太在意这些。

“这是要创造一本新的圣典哪。”

“圣典不敢当。说是寻找成神之书会比较合适。不过毕竟我是被神选中的人，能够正式成为人神的话，恐怕会把这个当成圣典的人也会出现吧。”

话语和表情中露出一種既想要隐藏住内心真实想法，又迫切希望达成这一切的复杂心情。

“除这天以外呢？”

“我只在周一来这里。”

“今天是星期四，犯人一定认为正常情况三天之内事情肯定不会露馅。对了，这钟有什么光辉历史么？”

“不，说不上什么光辉历史。一个匈牙利的教会要被拆掉，他们把这口钟转给了我们，仅此而已。虽然据说是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不过在那边似乎谈不上有多稀有的。”

“这还真有点意思，不，是越来越棘手了。这钟是犯人放下的吧。小针先生，钟上有什么不和谐迹象么？”

小针毫不迟疑地摇了摇头。

“刚才检查过了，任何异样都没发现。”

麦卡托手托腮，做思考状，

“那么，请让钟稍微升起来一点。”

“刚才不是说不……。”

“没事，只要升起来一点点。考虑到可能会有钟下藏着什么东西的可能，我想确认一下。确认完再放下来就是了。”

这个钟的尺寸确实已经达到能够藏人的地步。小针虽然露出不能完全理解麦卡托话语的表情，不过他还是遵从麦卡托的指示拉动了锁链。麦卡托从钟的下部往里查看到。

“貌似什么都没有啊。”

钟又被放了下来。

“这样的话，就不是为了隐藏什么把钟放下来的。算了，先不管它了。小针先生，你的疑心是如何产生的，能请您从头讲起么？”

“好的，起因是这一本书。”

小针从身旁书架的下层抽出了一本质地粗厚的书。小针说这本书主要记载的是古代亚述时期的宗教内容。整本书有图鉴那么大，厚度达到五厘米。因为年代久远，封面的颜色都褪去了，还缺了一个角。

“这排书架上的书，都是为了进行神学研究买来的。下层的书是我过去读过，不过近期没再拿起来读的旧书。近期读的新书我都会把它们放在书架的上层。”

书架有五层。按小针的话，下三层完全被书挤得满满的，从上往下的第二层摆了一半，而最上层则一本书都没放。

“所以下层书架的顶部应该积攒着很多的灰尘，但在前几天，我突然注意到这本书头顶的灰尘全部都没有。因为书有烫金的缘故，想要注意到并不很难。因此我就查看一下这层其他书的情况，发现其他书都没灰尘被弄掉的情况。”

“那就说明嫌疑人只抽了这一本古亚述人的书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小针颌首道。“当然嫌疑人是否接触过上层那排书就无从查起。不过无论如何肯定有一个除我以外的人进入了圣室。因为是这周一注意到的，所以在和白山商量之后，就匆忙把阿斯托罗先生您请来了。”

“那么卡特里娜经的情况……。”

“这个，让我意外的就是卡特里娜经竟然安然无恙。当然，这也谈不上多不可思议。”

小针打开了摆在书桌右侧角落，一个长得很像神龛的保险箱，取出了放在里面的卡特里娜经。卡特里娜经大小相当于一本单行本，厚度大约有15厘米。整本书的表面发黄掉色，还有破损，可以说的上是伤痕累累，可见其年代久远。小针在确认以后马上把书又放回了保险箱。据他说保险箱的钥匙和圣室门的钥匙是同一把。

“因为和门上的钥匙是同一把，所以当时很紧张，害怕卡特里娜经也被偷走。钥匙是委托一张业界著名的公司特别订做的。世上仅此一把，没有配备备份钥匙。”

钥匙的大小和普通钥匙几无二致，只是在钥匙头带有一个像是九轮的东西，非常特别的形状。

“平常放在哪里？”

“白天我都会随身携带，绝不离身。夜晚和外出的时候，我特意会放在房间一个隐蔽的橱柜里面。过去外出的时候也会随身携带，不过有一次竟然把掉到海里去了。自那以后，每当回日本本土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带着钥匙了。”

“不过……应该没有配不出来的钥匙吧。拜托黑道的人来制作备用钥匙很有可能做到。说不定在你把钥匙丢到海里的时候，意外地被嫌疑人拿到过。然后根据钥匙表面的特征马上意识到这把就是圣室的钥匙。除了钥匙以外，有其他闯入圣室的方法么？”

“我想应该没有，正如你所见，正面的窗户被铁栅栏封了起来。后面也只有个很小的排气扇。”

大概是为了防止有人从窗户闯入圣室，所以铁栅栏都是每隔十厘米就装一个。这里的窗子都是表面装有月牙锁的天窗。如今不仅月牙锁处于闭合的状态，连上面的钥匙孔也被反锁了起来。此外屋里的排气扇尺寸在十五厘米上下，内部被网眼细密的网覆盖着。

“这房间有地道么？”

“圣室与岩屋庄不同，这是我来此地以后新建的。因此从打地基开始就没有要建造地道。”

“原来如此，那要想进入圣室，只有从大门进入这一条路了。”

麦卡托深深滴地点了点头，表示信服，“话说，那本书可以请你给我看下吗？”

“非常抱歉，即便是阿斯托罗先生也不能看卡特里娜经的。”

说话间，小针的语气就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不过麦卡托依然保持着原先轻柔的语调。

“我要看的不是卡特里娜经。是那本古亚述的书啦。被可疑人员动过的那本。”

“啊啊，不好意思，我会错意了。”

紧张表情马上松弛下来的小针把书递给了麦卡托。刚才麦卡托的举动像是在试探小针的感觉。

麦卡托对刚才的举动只字未提，只是上下打量着这本书。

“这本书意义重大吗？也像是什么圣典吗？”

“这本书只是研究古亚述的学术著作，所以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书。就是那种在旧书店通常都可以卖的的书。书内的内容全部都是考古方面的内容，不是你期待的宗教方面的书籍。其实，最下层放的那些书都是我想近期内处理掉的书。”

“原来如此，那就是和这本书无关了。这么说来果然是和椅子有关咯。”

麦卡托指了指桌子前面那张木椅子。这椅子大概和桌子是一套的，椅腿雕有和桌脚一样的花纹。木头表面已无光泽，皮革座垫表面也完全掉色了。

“这椅子有什么问题？”

“椅子上留有放过四方形物体的痕迹。”

麦卡托把那本关于亚述的书放在了椅子上，尺寸大小和缺角的部分都和椅子上痕迹吻合。因为座垫表面是皮革的，所以痕迹一直被保留至今。

“不过吧书放在椅子上是为了什么呢？只是把它放在椅子上的话，貌似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举个例子，比如嫌疑人打算用椅子来垫高，不过因为高度不够所以就拿书来补足高度，所以理所当然他就从各本大部头当中抽走了这唯一一本五厘米厚的书。”

“拿来垫高啊，不过……。”

我环顾四周，天花板的标高很高，也没有加装架子一类的设施。那么嫌疑人拿椅子要垫高的，或许只是书架上顶面吧。

“我查看一下可以么？”

在得到肯定的回话以后，麦卡托把椅子放在了书架前面然后站了上去。椅子的高度大约是四十公分，书架顶到地面的净高是1米九，因此这中间的高度差是150公分。那么1米八高的麦卡托站在椅子上查看书架顶面的情况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上面只是聚集着大量灰尘，没有被手指触碰过的痕迹。不过还是有嫌疑人为了确认什么特意查看的可能。”

从椅子下来后，麦卡托解释道

“粗略估计，想要查看高度在一米五位置的情况，考虑到人的视线稍稍在头顶之下，因此这个人的身高必须在一米六以上。反过来考虑，既然嫌疑人使用一本五厘米厚的书来垫高，说明他只有1米55高。当然也不能忽视嫌疑人踮脚查看的可能，所以也不能排除身高在1米55以下的可能。”

小针微闭起眼睛思考着

“有两人，有两个人是符合标准的。他们中有一个就是嫌疑人？”

“现在说这些还言之尚早。为了查看顶面深处的情况，1米6身高以上的人也可能需要这五厘米的垫高。话又说回来了，这张椅子是否被拿来查看书架顶棚面仍然不能确定。也

有可能是为了查看钟体的上部而用的这把椅子。现在能锁定对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首当其冲，我们连对方要找什么都不清楚。”

“确实如此。我也不想随便怀疑他们对求神的人来说，心中有鬼，陷阱迭起。所以这种书还是拜托阿斯托罗先生您这样的专业人士了。”

“这绝对是明智的选择。你这样的普通人要是可疑人员投以怀疑的目光，对方也能注意到的啊。”

看他们一连串的来回交谈，总有种两人意气相投的感觉。或许他们就是相似的一类人？宽厚的宗教领袖和这个旁若无人的侦探之间……，我有点凌乱。

“现在的问题是，卡特里娜经明明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但却并没有被偷走。这间房里还有偷盗价值可以跟卡特里娜经等量齐观的东西么？”

“没有。”小针的否定非常干脆“在俗世中很重要的东西，像存折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被放在我的房间里，圣室里一样没有。……不过回头想想，即使偷走卡特里娜经，但是不能从岛上脱身，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半个月只有一次出岛的机会，有希望可以在岛外住一个晚上。要不要趁这个机会事先做个调查？”

“下一次出岛是什么时候？”

“这周六和这周日。因为台风正在不断接近当中，所以我才急切地把您请上岛来。”

麦卡托点了点头，像是对小针的话表示认同。

“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卡特里娜经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保管。光是钟被拿下来这一点，就表明确实有人侵入过。”

“把卡特里娜经从圣室拿到别的地方是我最想避免发生的事。除非圣室发生了火灾这种程度的情况才会把它拿出来。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滑稽，对我来说，圣室和卡特里娜经的重要性是等量齐观的。而且一旦移动不慎，他们就不会再对卡特里娜经保持虔诚恭敬。这样就让那些对那些没有罪过的人无故犯罪了。”

小针用了到目前为最认真的表情说了这番话。

“我明白了，在两天之内查到那个人就好了。”麦卡托的语气自信满满，简单地终结了这个话题。

“那么除了信徒，管家和保姆也是在同一天出岛的么？”

“青山是的，白山则不是。因为白山需要在保姆不在的时候照顾我的起居。反过来说白山想要外出采购和办理琐事的话，他随时可以渡海离岛。貌似今天接待完你们就是这么做的。”

“原来如此，或许下次我再想起他的时候，大概已经不在岛上了。”

“我对白山没有任何怀疑。即使假定他是那个可疑人员，我也希望你能明白他是清白的。……要不然我们先离开这吧，按照工作进度，正常情况他们应该要回来了。如何？”

该看的大概都看完了。麦卡托大方地表示顺从。

离开圣室，感觉风势变得越发强劲。西面的天空有有一半都被乌云笼罩。

“暴风雨要来了么？”

麦卡托嘟囔道，语气想是要隐藏住内心的渴望，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如此。

信徒们劳作归来是在我们离开圣室的一个小时以后。小颗粒的雨点开始滴滴答答敲击在窗户上。按广播的报道——岛上没有电视，只有广播可用——，从今晚深夜开始，明天就将“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我们被介绍参观了一间镶有耀眼光芒的彩色玻璃的教堂以后。我们回到了二楼的房间，眺望户外，在通往田地的那条路上，可以看到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正快步地往回走着。三男两女。其中有一人就是保姆青山。不知是不是因为教义，除了青山以外，其他人无一例外都留着披肩长发。

“究竟还是那个你委托人的女儿，名叫青山的是犯人？”

我的视线跟着信徒们的脚步，试着询问麦卡托。

“这个还不能肯定。她来到岛上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卡特里娜经。有得手的机会的话，不需要做什么多余的动作，瞅准时机留着身边就好了。”

非常意外，麦卡托对我的怀疑持否定的态度。

“会不会是像小针说的那样，是在等待外出的时候……。”

“你忘了钟被拉下来这件事了吧。犯人大概是认为小针在周一以前都不会去圣室，才不把钟恢复原状的吧。虽然小针说过不能轻易地移动卡特里娜经的位置，但加强警惕，隐藏到一个安全系数高的地方可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犯人的目的果然不是卡特里娜经咯。”

“这种可能性很大。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不过一定发生了什么。”

麦卡托的话里充满疑惑，可是表面上依然只是安然地掰了一块巧克力。不过从他那张扑克脸上，我读不出他的真正想法。

“真遗憾啊，本来应该是件轻松的工作的。”

“哪有遗憾，无论谁是案犯，我都能轻松解决掉。”

又是这样自信满满的台词。虽然平常就是这个老样子，不过我一直不明白他的自信到底是打哪来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不过，即便你能安然无恙地把青山带回去，而且能完好无损地把卡特里娜经拿到手。但是你不怕她来抢你手上的经书么？”

“这事啊，我也想再雇个人来当我的秘书。我以前就说过了，必须有人来处理我那堆积如山的委托啊。只有一个昭子小姐，实在忙不过来啊。”

忽然之间，麦卡托开始说他脑中那个怪异的想法。

“我是要用祝福之书作为诱饵，来雇她当我的秘书。所谓有信仰的人，就是为了信仰不会偷懒的一群人。所以绝对会像拉车的马一样替我拼命干活。如果是来当我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卓著人士的秘书的话，那委托人一定会安心把女儿托付给我的。我这个一石三鸟的计划不错吧。”

麦卡托脸上露出了天真的微笑，这微笑的腹黑程度都超过正常值三圈不止了。

“你不会是想吃狂热信徒的回扣吧？这样最后一定会死的。”

“绝对没事的。到时候会归还的，这样的话我会预先准备好的。是需要在潘多拉的盒子里留下希望的。留有希望是最高明的统治艺术，如果连希望都不给百姓留下，那他们一定会反抗的。”

“好吧，你要怎么做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故意在身上养虫子这事，我是不会做的。”

“你本来赚的钱就不够雇佣别人，好么？”

“不和你说话了。”

我赌气地拿起了一块巧克力。

晚六点，我们在一楼餐厅开始吃晚饭。劳作回来的信徒都在自己的房间沐浴更衣，穿好正装坐在桌前。

每个人穿得都是纯白的法衣，比小针的衣着要更素雅，左边的裤脚在长长的法衣底下有着和小针同样样式裤脚。最大的差别在于镶在衣领和下摆上的不是金线而是水色线。不同的颜色像是区分教主和教众之间的标记

刚才远目眺望他们工作装的时候，感觉他们只是一般的年轻人，不过当他们身着法衣并排坐在这件洛可可式的餐厅里的时候，就像身处无国界秘密结社的集会一样，每个人都非常怪异。

只是眼下担心的不是这个。

管家和保姆安静地站在入口处。两个人都穿着电视里面见过的那种气派的制服。麦卡托还和以前一样穿着燕尾服，只有我穿着朴素的衬衫，外面套着夹克，显得非常不庄重。

跟我担心的一样，信徒纷纷以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这样的视线感觉就和博士责难本应穿着正装却衣冠不整的助手一样。

“为什么不跟我说要穿着正装啊。”

我小声地埋怨起麦卡托。

“并没有说要穿正装啊。”

麦卡托对我的埋怨完全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不仅如此“啊差点把它忘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蝴蝶型领结。戴在了我的脖子上，不过这个要配上吊袋裤才合适。

“聊胜于无嘛。”

我怒视着的麦卡托，但麦卡托只是露出了卖萌的表情。

随后穿着法衣的小针来到了食堂，我们开始就餐。想象当中料理一定是和和尚吃的斋饭类似简单朴素，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确是超越家常菜一个档次的豪华大餐。比我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还要美味。看信徒们的表情，好像不是为了客人特意准备的。如果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佳肴，我都想改变信仰，入岛信教了。不过问题是小针的教义是承认世上存在恶魔的……这对于最近厄运缠身的我来，是不能允许的。

这个话题先暂且不表，因为他们都相信我们是所谓的神秘学者，所以在吃饭间就提出了一些有关神秘学和神学的问题要我们回答。

人升天能升到多高？能用科学解释意识么？咒语和冥想真可以解除意识的束缚？是否存在神以外的灵魂？基本都是与卡特里娜经有关的问题。

细想的话，信徒对超自然现象和其他宗教抱有兴趣是一件非常罕有的现象，会允许这样做的教祖也非常少见。不过具体到小针这个人，就像在圣室所见，他是个会搜集各种研究著作的人，或许他的教义探寻的是一种综合奥义。

令人惊讶的是麦卡托，他对于他们的质问，他总能找出其中的破绽，用超越他们知识范围的回答应付自如。如果我今天和麦卡托只是刚刚认识的话，大概我也会以为他是真正的神秘学博士。连邀请他来的小针表现也出人意料，满面笑容，时不时还抛出几个问题要麦卡托回答。

再反观我，因为没有预先做什么调查，所以跟我交谈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的。完全就是躲在了麦卡托的身后不敢说话。大概我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衣着不得体，做什么事都会砸锅的笨蛋助手。

“阿斯托罗先生也要有大麻烦了。”

说话的是其中一位信徒，名叫寺尾，语气带着一种同情，说完他就离开了餐厅。他的话中总感觉意有所指，但我参不透他的言外之意。

放下对他话语的困惑，我想起了圣室里的椅子，注意比对起了信徒们的身高。虽然大

家的身高不近相同，但因为体型都较为纤细，即使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大致推测得出来。我一边把Pot-au-feu（一种法式蔬菜牛肉汤）里的香肠放进嘴里，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各位信徒……刚才的寺尾的身高是1米55，在男性里面算是个小矮个了。相反，这里身高最高的关屋大概有1米85高。身高最小的女信徒是直美，1米50。同样也为女性的岩室耀子有1米65高，大致和保姆青山的身高相当。最后一位的内野大致与我差不多高，达到了1米75。

在圣室里小针提到的两个符合条件的人，应该指的就是寺尾和直美。不过，就像麦卡托事先叮嘱的那样，现在还不能确定嫌疑人要查看的是不是书架顶呢。

我正思考的当口，青山把猕猴桃果冻点心端了上来。面无表情，只是机械地做着。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会用一种让人感觉干净漂亮的方式，但或许是身在敌营的缘故，处处举止都很谨慎小心，不留纰漏。就感觉她身上带有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气质。虽然她一直想要掩饰，但从她的话中还是可以感觉得出，她是一个顽固好强的小姑娘。

因她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所以大概会以为我们是小针的朋友。即使她知道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要带她离岛的，所以跟敌人也没什么区别。

总觉得信徒们察觉到了某种异样，他们都不怎么和青山搭话。青山大概每天都是这样，心有所思地望着小针和信徒吃饭的样子。不过从她那双犹如沉睡中的猫一样的小眯眼当中，我什么也解读不出。抑制住内心的悸动，虎视眈眈，瞄准着最佳出手的时机。这是信仰的力量吧，我是肯定模仿不来的。

吃完晚饭，麦卡托和信徒们围坐在谈话室开始促膝长谈起来。麦卡托一句“巴雷斯卡君貌似有点晕船了。”把我打发回了房间。我现在成了一个不仅脑子笨，连身体也不行的完全废材男……虽然我百无一用，不过只要不卷入神秘学的谈论，不搞成胃穿孔，就非常万幸了。

用洋室里装好的莲蓬头冲完澡，带着对麦卡托的不满，我直接就睡了。不过头有点晕也是原因之一，麦卡托说我有点晕船倒也不是完全骗人的。

户外，台风正式宣告着它的到来。死神催促着死亡叩响了房间上的窗户。

这座孤悬在暴风雨中的海上小岛。

不出所料，深夜，案件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全身湿透的小针仰倒在了去往圣室的石子路上。风雨任然激烈，似乎无视屋檐的存在一样，把雨水倾泄在石子路上

小针穿着白色的睡衣，外面罩着黄色的睡袍，胸部和腹部被圆形的血迹染红。在圆的中心，有个被打穿的小孔，很像是被枪击中后留下的。两道孔都相对身体的中心更偏右一些。

实体发现人是管家白山。他的房间在岩屋庄的最西侧，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向石子路。在早晨起床准备梳洗穿衣的时候，他发现了窗外倒在地上的小针。他夺门而出，在确认死亡以后，急忙叫醒了麦卡托，那个时候是早上六点。

“离死亡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

暴风雨中，外面包裹着雨衣的麦卡托嘟囔道。他像是还在说着什么，不过因为强劲的海风和海浪声音的打扰，勉强听到了这几句。

“死亡时间就是凌晨一点了。大概是深夜想要去圣室的时候被枪杀的。”

小针倒在洋馆入口外两米的地方。感觉像是刚走出洋馆就离开中弹，而不是在圣室发生纠纷的时候中弹的。

“怎么会这样，连雨衣都没穿。”

也没有其他遗留物品。即使有遮伞，大概伞也被风吹到老远的地方去了。

麦卡托吧小针翻了个个，背后的长袍上也留有两处血迹。不过在长袍上看不到弹孔。

估计又在说着“这太有趣了。”之类的话，麦卡托嘟囔完，翻开了长袍，背后的睡衣上有两个弹孔，像是子弹穿透形成的。

“从衣服的开绽情况来看，应该是被正面击中的。只是，睡袍是在被枪击中以后被穿上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是现在要调查的了。”

这时，听到骚动的各位信徒陆续到了。每个人都在僧衣外面套上了雨衣，听说六点的时候他们已经起床开始工作起居了。

“宗主！”

他们都不顾风雨地向小针跑去。

“先等等。最后不要乱动尸体。这可是杀人案。”

麦卡托仍然蹲在地上，单手阻止信徒们的前进。

“阿斯托罗先生，你到底是谁？”

站出来说话的是寺尾。因为他是信徒中的老资格，从昨天的情况来看，似乎是这群人当中的头。当然或许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可能只是因为在一群头顶黑发的信徒当中，只有他别出心裁地染了一头褐色头发。也有可能和某种因为寺尾身高偏矮而产生的复杂情感有关。

寺尾的皮肤黝黑，脸型孔武有型，如果再加高一点，非常像是昭和时代特摄片里的演员。

“啊，在这个岛上除了我们以为应该没有其他人了吧。”

“是的，显然如此。”

寺尾用略显尖锐的声音回答道。

“有可以隐藏其他人的地方么？”

“田上有间小屋，不过一来屋子总有上锁，二来就像眼中所见，也没有可以躲藏而不被发现的场所。”

这个岛呈台形，穿过南北方向的只有丘陵高的山脊。山脊的西侧是岩屋庄，东侧则是田地。在山上长的也是一些低矮的树木，因此要在这里暗中定居应该不太可能。

“阿斯托罗先生，杀死教主的人是在我们中间么？”

在寺尾背后扯着嗓子大喊的是，同样老资格的內野。內野不安地提溜转着他的三白眼。（三白眼是瞳仁很靠上或者很靠下，看上去三面的眼白很多，故称为“三白眼。”。瞳仁靠上比较厉害的眼睛称为“下三白。”，很靠下的称为“上三白。”。相学认为三白眼的人对人比较冷漠无情。是凶相）。吃晚饭的时候感觉他就是这样，大概性格很内向吧。虽然目光严峻，不过从他的言行却表现得很没有自信。

“真是太遗憾了。”

两位女性信徒胆怯地面面相觑。同时，其中的直美像是贫血症发作一样倒在了地上。慌忙把她抱起来的是高个子的关屋。他是这些人当中最后加入的新人。他的气质非常沉稳，而且因为是男性信徒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皮肤依然很有光泽。不过他也只有身高高人一等，他总给人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小弟弟的感觉，特别是配上他那不羁的说话语气，尤为明显。

关屋抱起直美的时候，一瞬间，我从內野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苦涩。话说回来，晚饭的时候，关屋和直美说话的时候，內野也是用一种阴冷的眼神追逐着他俩。

三角恋？

既然有办公室恋情，那么有教团内恋情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何况在这种与世隔绝孤岛上共同生活。

站在这个三角形顶点的直美，其实相貌很平凡，这样的人通勤电车上都能找出两位数那么多。只是她的眼睛，有着两颗能吸引住别人的黑色眼珠，显得非常有魅力。配上她开朗的性格，或许真有一种能迷倒众生的力量。

旁边的耀子气质则完全相反，耀子说话不多，总是低着头，看着地板，显得很阴沉。不过这也难怪，本身这里就是心里遭受创伤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不过看样子耀子的伤还并没有愈合。

除她俩以外，岛上还剩的女性就是青山了，她只是瞥了一眼尸体就马上回洋馆去了。她用手按着她那头微带波浪的黑色秀发，仿佛是在说“尸体有什么好看的，我还不如回去打理头发呢。”。对她来说，相当于敌人的小针的死对她心里激起不了多少情感，说不定还会在心里击节叫好呢！

麦卡托观察着小针的嘴角，

“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带着白手套的麦卡托从喉咙捏出的是一根黑色头发，大约有二十厘米长。

“原来如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寺尾焦急地询问麦卡托。他的雨衣长度显得不够，雨水都粘在了西裤上面，形成大块斑点。不过他又代头发言貌似没有察觉。

这时，管家再次露面。

“警察说他们只有到明天才能到。”

在这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岛上，管家卧室的电话是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媒介了。

“这个可以理解，刮台风了嘛。无论如何先把小针先生的尸体运回馆内。既然警察不能来，就不能把尸体晾在外面了。”

“说不定，那根被放进教主口里的毛发就是犯人的。”

內野发牢骚地指摘着。眼睛仍然跟之前一样滴溜溜地监视着四周。

“很有可能。大概是被击中的时候猛然间从犯人头上揪了头发下来然后咽到了喉咙里。犯人把小针手上的头发都处理掉了。不过大概没想到小针会把头发吞下去。所以只要

把头发警察检验一下，应该很快就能知道凶手是谁了。”

“不过警察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到。要是在这之前犯人拿回头发怎么办？”

发出这么显然疑问的当然是寺尾。犯人可是有枪的。他一定会排除万难，竭尽所能夺回证据才对。

“关于这个，我倒有个好想法。”

麦卡托慢慢站了起来，招手要我和管家过来，叫我们搬送尸体。

我们根据指令把尸体搬到了一间没有窗子的储藏室，同时，三位男信徒则把古典样式的洋衣柜搬到了房间的门前。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随后管家锁上了房门，并经麦卡托确认以后，麦卡托把衣柜堵在了房门前面。

“原来如此，这样犯人就不能轻易靠近这个房间了。”

关屋对麦卡托赞叹道。因为个高的缘故，感觉就像是从二楼传来的声音。

“这个尺寸的衣柜，一个人移动它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不过只适用于犯人是一个人的情况，要是犯人是复数的话，那就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自暴自弃么？”

因为还站不太稳，直美紧紧攥住关屋的手问道。可能是因为被风雨肆虐的缘故，她的嘴唇整个都是苍白的。

“你说的非常正确。因此我们要预先藏好快艇的钥匙。白山，请把游艇的钥匙拿在身上，随身带好。”

“这是什么意思？阿斯托罗先生。”

不能理解麦卡托意图的管家白山，显得特别惊异，皱着眉头问道。

“这样让犯人逃走就好了。”

麦卡托在众人面前宣言道。

“你是说让杀死教主犯人逃……走？”

果然，带头大哥——寺尾向麦卡托争辩道。不只是寺尾，内野和其他信徒也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麦卡托。

“这也没有办法啊。犯人手上可是有枪的啊。既然留下了决定性的证据，那么对犯人可以选的路只有两条。一，威胁我们所有人打开房门，用任何手段不惜代价消灭证据。二，威胁白山先生夺走游艇的钥匙逃之夭夭。”

“为了不让犯人暴走，所以给他一条逃路，是这个意思么？”

内野咬着嘴唇问道，语气中满是愤怒。僧衣袖子中露出来的手紧紧握成了一个拳头。

“要想抓住犯人就要做好有人再次遇害的准备，我想小针先生也不希望这样吧。”

“虽然是这么说，不过……。”

性格温顺的关屋欲言又止，表情仍然严肃。

“那么，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大概因为发生了杀人案，麦卡托的本性渐渐暴露了出来。言行举止更像一个侦探而不是神秘学博士。只不过，处在这种异常的状况底下，谁也没有精力对麦卡托怪异的举止抱有疑问。大概是因为昨天的巧舌如簧，让麦卡托神秘学博士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

“那这么说的话，圣室有出问题么？”

内野随口说道。

“对啊，圣室是什么情况……卡特里娜经啊！阿斯托罗先生，教主有拿着钥匙么？”

对于寺尾的疑问，麦卡托摇了摇头。

“没有。昨天小针先生说过夜里他把钥匙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白山和寺尾在确认钥匙还在以后向圣室走去。

几分钟后，全身湿透了的白山和寺尾回来了，他们说圣室的房间仍然有被锁上。

“不过犯人也有躲在圣室里面的可能啊。”

还抱有外部犯人的希望，关屋大声说道。

“窗户被栏杆封闭，只有一点缝隙，我们从缝隙观察过圣室，室内一个人影也没有，也没有有人潜入的痕迹。”

白山冷静地解释道。寺尾在旁边也表示认可，看来他看到的也是如此。

“难道没有躲在死角的可能？”

关屋歪着腰仍然不依不饶，麦卡托上前打断了他。

“敢杀死小针先生，这个人的信仰大概已经泯灭了。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会再对圣室和卡特里娜经有什么留恋了。我想也没有宗教会有可以宽恕杀死教主这样的教义存在的吧。”

每个人对麦卡托话貌似都没有异议，全都沉默不语，在一段安静过后，麦卡托再次开口。

“而且小针先生并不是在前往圣室的途中被杀的。”

麦卡托这话说完，他开始解释起睡袍上没有弹孔的情况。

“因为犯人杀了教主，所以才给他穿上了睡袍？”

理解能力很强的寺尾问道，

“大概是小针是在自己房间遇害，随后凶手给他穿上浴袍，把他搬到了石子路上。我想他给他穿上浴袍是害怕血迹留在走廊上。不过实际上，确实留下了一点痕迹。”

麦卡托指了指前面。走廊上装有几盏波动起伏，带有灯罩的吊灯，映着灯光，到处都有血液擦过的痕迹。

“我打算去查看一下小针先生的房间，你们要一起来么？”

“当然。”信徒们异口同声。

在把小针的尸体搬回洋馆之后，我们又重新见到了青山。青山在确认周围人的反应以后，也只好点头前往。毕竟现在要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一楼小针的房间，依然和昨天看到一样，没有打斗的痕迹。只是在地毯上留下了一道细小的红色污渍，可以说明此地即为犯罪现场。

像是在填空眼（围棋术语）一样，麦卡托指了指里墙，“这里有弹孔。”墙上有两个小孔，应该是在打穿小针以后嵌在墙上的。

“可是为什么要移动尸体呢？”

都留下了这样的证据，移动尸体也混淆不了视听。我百思不解，麦卡托只答了一个“这个嘛。”，没有正面回答。代之耀子满脸愁云地小声答道：“应该没有找到圣室的钥匙，所以为了再有一晚寻找的机会，所以移动了尸体……。”

“可是假如凶手在室内找过钥匙，这房间也太整洁了点，而且从血量上看尸体应该没有室内停留太久，是直接搬出去的。”

“犯人身上应该有留下硝烟反应吧，即使身上被洗掉了，应该有被留在衣服上的。”我问道

“如果穿着僧衣杀人的话，那查硝烟反应也没用。”麦卡托回答道。信徒们也都对这个想法表示否定。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反对，直美给我做了解答。

“我们的僧衣都是包好拿去洗衣房洗的。没有洗之前也放在洗衣房。所以谁想要盗取别人的衣服是很容易的，即使检查硝烟反应，也不代表穿这件衣服的就是犯人。”

同时，内野貌似正在寻找哪里藏着钥匙。

“注意，这里有东西。”

内野从花瓶台的角落站了起来，手里握着一个青铜色的胸针。

“这应该是犯人掉的吧。这里的出入口很近啊。”

内野接下来这句话的语气少了一分发现功劳的炫耀，多了一丝避之锋芒的低调。

“这个，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说话的是耀子，现在她的目光正对着青山。

一直决定旁观的青山对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发展有点无所适从。

“不，不是我。”

青山的两个膝盖打着哆嗦意欲逃走。寺尾马上关上了房门，双眼瞪着青山，问道，

“真的是你的么？”

“啊，这个是我的又不是我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找不到它了。”

青山一脸煞白，哭诉道。

“但是教主一向是把自己的房间交给白山打扫，青山你不应该近来打扫过的，才对！”

内野继续穷追猛打。

“这么说的话，以前我就看到过她在圣室和教会的周围鬼鬼祟祟的，不过那个时候并没有以为有什么可疑的。”

耀子又火上浇油，整个人都歇斯底里了。

“夜里，我也看到过青山从石子路上的那道门回洋馆过，当时以为她是去扔垃圾，不过认真想的话就觉得不对，因为垃圾箱在厨房。”

说话的又是内野。此时关屋像是想到了什么睁大了双眼，“对了，教主被击中的位置是靠身体右侧，这意味着他是被左撇子的人枪杀的，在这个岛上只有你是左撇子啊。”

“不是我……。”

猛烈的炮火击中向青山袭来。青山双手堵住了耳朵，闭上了眼睛，蹲在了地上。但攻击并没有停止。

“是你杀了教主么？”

一向温柔的直美现在也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蹲在地上的青山，昨晚那个小家碧玉的形象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旁边的寺尾向着心脏猛开一炮。

“你是为了工作上岛的，可是在岛上你一点也不合群，你上岛有什么其他目的吧。”

“不是我，不是我杀的老爷！”

青山边哭边不断摇头否认着，“呜呜！”感觉头都要摇断了。这也理所当然吧。看这些人眼中的杀气，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动用私刑了。

“好啦好啦，明天警察来了一切都清楚了，别太焦虑了。”

麦卡托挤到了众人身前，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调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

“不过，阿斯托罗先生。她可是拿着手枪的啊，这该如何是好啊？”

寺尾又稍微恢复了一点镇定，不过仍然带着对青山憎恨的目光，对麦卡托反驳道。

“万幸的是，现在貌似没把枪带在身上，就把她关在这里怎么样？再这样继续下去，可是会出人命的。虽说你们这个可以称为是复仇。不过杀人这件事应该和你们教主的教义背道而驰吧。”

因为麦卡托这句话，室内再次陷入一阵沉默。看起来他们要修补刚才在信仰和情感之间被破坏了的平衡。对刚才过于狂暴的后悔之情在脸上表露无遗。

最后，我们决定把青山关起来。有人提出要把她绑起来限制住自由，不过因为恰好有个带有固定窗子的休息室，所以就把青山监禁在这里面。虽然要忍受一天的饥饿，不过休息室带有厕所，好歹能把这天过去了。

大概是哭累了，青山也慢慢恢复了平静，不再抵抗。像一个人偶，随意被人拉扯，关进了房间。脸上被口水和眼泪糊得乱七八糟，也没有擦掉。

“现在最好温顺点。明天我一定把你救出来。暂且忍耐到明天。我不骗你。请相信我。”

麦卡托在已经精疲力尽的青山耳边耳语道，随后仍然无情地关上了房门。

“房间的钥匙要怎么处置？”

寺尾注视着麦卡托。眼睛里浮现着些许怀疑的神色。大概理性思维才恢复了一点吧。

“我们是不会怀疑阿斯托罗先生的。”

“这个嘛。还跟刚才一样，搬个大衣柜堵住房门不就好了？”

如此这般，一楼走廊随即呈现出了一种“门前两个大衣柜。”的奇葩景象。

信徒们因为监禁青山多少恢复了一点理智。虽然在请青山的房间没有发现手枪，不过他们都做好了藏在馆里某个地方的准备，只要找到手绘的岩屋庄的示意图，就能找到手枪。

倒是失去教主的悲伤又重新涌上心头，每个人都阴着一张脸，显得很沮丧。从下午开始，他们不逼风雨地前往教堂，为小针祈祷。

麦卡托也没有再做调查，早早地回了房间。看样子他也没有调查的欲望了。

今天的饭是白山做的，大家只是默默地把饭吃完罢了……

夜深了，风势趋于稳定。明天警察应该就可以上岛了。可是这之前要是犯人乘着游艇逃走的话……

我去见了麦卡托，发现他正单手拿着葡萄酒杯，听着广播节目。听的也不是台风的报道，而是FM调频，还抱怨起了两首曲子间隙的台风快报。现在喇叭里放出的是塞扎尔·弗兰克的钢琴五重奏。

“果然她是犯人么？”

这次对麦卡托应该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委托人小针被杀，另一个任务现在看来也无法完成了。

麦卡托没理我，只是跟他长年的交往的经验来看，他的回答是“No。”。

也就是说犯人另有其人。

“虽说明天真相就可解开了，不过这样眼睁睁让凶手跑掉真的好么？”

麦卡托的神色依然泰然自若，但语气却很急躁，

“纳尼？事情现在已经收束了啊。”

“难道你打算放在委托人被杀不管么？”

“委托人有啊。刚才白山已经同意接受我这次任务，他会给我钱，也包括卡特里娜经。”

“你真是太精了。如果案件状况变糟糕了，你不应该这么轻松惬意。那么还是……果然……。”

麦卡托耸了耸肩，坏笑道。

“她当然不是犯人。刚才就感觉你很担心她。大可不必。因为她已经预定当我的秘书了。只是像她这样没正型的疯丫头，要是让她卷入现在这样混乱的局面，搞不好她要去偷卡特里娜经啊。所以被关起来应该更安全。”

“这样啊，这算是一石二鸟之计吧。不过，要是犯人偷走卡特里娜经跑了，你的如意算盘不就落空了。”

“放心卡特里娜经不会被夺走，犯人也跑不了。”

麦卡托回答如此笃定，大概事情真的收束了。过去解决案件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是他看破案件的那些疑点，我也一个也看不到。

“听你的口气，像是什么都知道了啊。那可以把真相告诉我么？为什么犯人不会逃走？”

“告诉你没问题，反正整个过程我都清楚了。”

大概最开始麦卡托就打算告诉我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再次拿起了玻璃杯放到了嘴边。

“在圣室看到大钟的时候，我还不明白犯人的意图。那本古亚述的书也是同样。我也还需努力啊。因为这样导致委托人被杀，犯下这么严重的失误。不过今天早上看到小针尸体时我就把一切都联系起来了。为什么要在椅子放上一本书，为什么要放下大钟。”

“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凶手计划把小针的死伪装成举枪自尽。这样就要让小针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桌子，并打中他的太阳穴。假如子弹从头部穿过的话，达到墙壁当然好，但是如果要是打到大钟的话，那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那住在岩屋庄里面的成员恐怕会注意到。如果只是把钟放在地毯上的话，应该不会发出太大的声响。但是如果和被害者在一起的时候，去把钟拉下来，显然会引起被害人的怀疑，所以事先先把钟放下来显然没什么风险。而且考虑到钥匙的形状特殊，只此一把，那么要是把钥匙放入被害人的口袋，那就会造就一个从户外无法打开的完全密室。那考虑自杀的可能就会越发强烈。”

麦卡托喋喋不休地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但对我这个理解能力有限的人来说，实在不能领会。我还是首先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可是伪装自杀的话，测硝烟反应不是马上就露陷了么？”

“让他拿着枪再打一发不就好了，窗的正面就是大海，什么证据都不会留下。如果弹壳被人发现了，也没人会想到枪在圣室被打了两发。然后再洗个澡把僧衣处理掉就可以了。”

“可是，凶手为什么非得这么做不可？而且要是把钟放下来，小针不是马上就发现了？”

事实也如此，我们进入圣室的时候，他看到大钟也不禁大叫。

“这个谜题我已经解开了。这个结合上凶手为什么要故意把尸体搬到石子路上这个谜题就可以解开的。站在白山管家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马上就能明白了。”

突然提示我站在白山的角度来考虑，可这对我是没用的。我依然像开始一样百思不得其解，麦卡托叹了口气，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

“假如你家的窗外发现尸体，即便已经把尸体移走了，大概也会长时间不想看到现场情况而拉起窗帘。没有人喜欢再看一眼杀人现场。至少在记忆彻底风化以前会这样做。石子路只有白山的窗外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堵住白山的双眼，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出石子路。圣室露出的光亮也不会被注意到。反过来说，今晚凶手就打算通过石子路。如果只是凶手一人的话，他也当然可以选择绕远路，乘着夜色进入圣室，但是因为还有一个人跟他同时前往圣室，就做不了这样的麻烦事了。也就是说他要在圣室杀死某个人，并把谋杀伪装成自杀。”

“还会发生杀人案！？ ”

我不由自主地在位置上坐不稳了。麦卡托只是悠然地歪着酒杯，大概是因为把收音机音量关小的缘故，风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听起来显得特别清晰。

“凶手的目标最开始就是两个人。如此的话，假如他杀人的目标是小针的话，那么应该之前把小针的死伪装成自杀。但小针的尸体呈现的是明显的谋杀状态，也就是说凶手画了一幅是让别人以为‘那个杀死小针的人’自知不能逃脱罪责而选择自杀的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案件已经收束了。明天一到，海面恢复平静，警察就可以上岛。正常情况，在警察上岛之前，凶手就可以把这事解决了。而且对凶手有利的是，我们在这座岛上。第三方在场可以客观地向警察提供现场情况。这样警察就不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信徒们。而且凶手还可以暂时把嫌疑指向我们。”

“那这么说我们上这座岛对凶手来说是一件幸事咯。”

“不管我们来还是不来，罪案都会发生。比起我们的到来，台风的到来，才是凶手看重的。这样在警察来之前就有一天的调查空窗期。实际上，犯人的目的也达到了，嫌疑的焦点都被集中到青山身上。”

“那么丢落胸针的果然也是犯人咯？”

麦卡托微微地点了点头

“和在那个空房间里揭发的一样，她的可疑行为被好几个人都目击到了。绝对是非常

好的替罪羔羊。而且想要要射击身体的右侧也不是什么难事。”

“既然你先前就知道，为什么还要做出把她关起来这样粗暴的行为。”

“我之前就说过了，这样对她最安全，要是在圣室她和凶手打了照面，你觉得怎么办？”

确实那样可能青山性命不保。

麦卡托继续说道

“让另一个人伪装成自杀，还有一个新的疑问。就是必须留下自杀所需的自我觉悟的证据。反过来说，留下的这个证据可以指示到杀人凶手的。胸针肯定不是，这个过于明显，立即就能锁定嫌疑，不会给人思考伪装自杀这种可能。留下的证据应该有限定范围。可以成为指示凶手的线索，别人不会了解到，但是只要警察调查立即就能得出结论。综上所述，这是一个可以当做陷阱又不会被当事人察觉到的线索。”

“这样的线索！有这样的线索！”

好不容易终于连我也看明白一点麦卡托说的那副画了。

“是的，现场留下了符合条件的线索。就是小针喉咙里的头发。”

“也就是说那个是假线索？”

“大概预先藏起来了当事人掉在地下的头发。然后把它塞入了小针的喉咙。头发的主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小针喉咙里有自己的头发。然后等到明天，警察到来，在密室里面，头发主人的自杀尸体被发现。鉴定结果发现头发即为尸体当事人，犯人查明，案件结束。所以必须设置好自杀觉悟的证据。”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凶手是谁？”

我催促他回答，但他却意外地，“这个嘛。”，打着马虎眼。

“都到这地步了，不需要再掩饰什么了吧。”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虑，发泄心中的不满。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要到明天才能知道。”

这个完全回答就是芋头问答嘛（蒟蒻问答是一个日本落语，主要是一个和尚和芋头老板说禅最后被芋头店老板用自相矛盾的话打败的故事，这里要表达的就是麦卡托的话前后矛盾），不过从他镇定自若的话中，我还是听出了一些不和谐。他究竟有什么企图？

“这什么意思啊？”

我小心地再次发问，麦卡托却一脸麻烦的样子。

“倒有些提示可以猜测出来，不过比起凶手，猜测被害者是谁可能比较容易。”

“猜被害者？”

“猜测被害者是谁多少还留下了一些线索。一个是圣室椅子上留下的放过书的痕迹。那是凶手演习时候用的。书拿来放在屁股底下垫高，用来模拟被害者的视线高度以便确认周围情况用的。除了大钟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意料之外的障碍物，这显然需要调查一下。书除了当做脚的踏步以外，坐在书上也能产生那样的痕迹。那本古亚述书厚度是五厘米，所以凶手的坐高比被害人矮五公分。信徒的体型都很类似，加上日本人坐高大约是身高的百分之五十多，所以被害人身高应该比凶手高10厘米。每个人的身高你也有注意观察过，所以回想一下就好。按照身高从高到低，分别是关屋1米85，内野1米75，白山1米70，耀子1米65，青山同样1米65，寺尾1米55，最后是直美1米50。”

麦卡托说完一大段话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

“第二个线索是担心子弹会打中桌子左边大钟。从这可知凶手是打中被害人右侧的太阳穴。也就是说被害人惯用手是右手。然后凶手为了掩白山耳目，特意把尸体运到石子路上，由此可知白山不是被害人。同时被塞入喉咙的是黑发，说明被害人是黑发。

通过这些条件筛选的话，身高最矮的直美不符合标准。左撇子的青山也不是被害人。白山就像先前说的不是被害人。然后褐色头发的寺尾也不是被害人。那么也就是说被害人

只能在余下的三个人当中。到此为止的话，反而简单了。从最初的条件已知凶手比被害人矮十公分，那么假如关屋是被害人，凶手就是比他矮十公分的内野；1米75高的内野是被害人，凶手就是1米65高的耀子或者青山。不过假如青山是凶手的话，考虑到遗落在现场的胸针，她不会做出让自己遭受怀疑的傻事。因为今晚把被害人约出见面才是她的目的。一个有强烈杀人嫌疑的人是不能随意活动的。所以犯人只能是耀子。然后假如耀子是被害人的话，凶手就是寺尾了。”

“原来如此。只要知道那三个假定被害人当中谁被杀害，就能锁定那名凶手。……可是，到底谁是被害人？”

听完我的询问，麦卡托紧皱眉头。

“你现在应该平静一点，你问我几遍，我还是同样的话。我不知道三个人当中谁会被杀。知道只是这三个人显然有一个人是被害人。每个人是被害人的概率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圣室就像关薛定谔的猫那个盒子。具体的现象是无法观测得到的。不过你也不必担心，等到明天打开圣室的门，最后一个疑问也完美收束完成了。”

麦卡托厚脸皮地用了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这件事。只是盒子里那只猫有一半的生还希望，但在圣室里一定会有人死掉。所以……麦卡托是打算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被杀啊。

“明明有人要被杀，可你却缄口不言，坐视不管。你这样还算人么？”

我实在过于愤怒，砰地一声，手撑着墙边桌子上，站了起来，还洒出了一点杯子里的葡萄酒。

麦卡托只是推了一下门帘，像是在嘲笑我似的伸了个懒腰。

“今天葡萄酒喝多了，有点困了。我可要睡了喔。明天会是重要的一天。小针也好，另外一个被害人也好，运气好的话大概都可以用卡特里娜经复活吧。还有啊，你要是真心在乎这件事的话，最好就此停手。”

“不，我要去阻止他们。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背对麦卡托，面对房门。我发誓这次从岛上回到本岛以后，一定和这个家伙绝交。这个家伙不是恶魔，是恶魔中的恶魔。

当我踏上走廊的时候，背后传来了麦卡托的醉酒真言，又把我缠住了。

“我这里有一个忠告啊，凶手身上可是有枪的啊，如果他得知自己的计划露陷了以后，他一定会暴走的啊。你只能赤手空拳对付他，在这里先给你加油了。”

我的脚步停住了，变得挪不动步了。明明应该赶快去圣室的啊，明明应该去阻止罪行发生的啊。

“怎么？你真的不去了？”像是驱赶我前进一样有个声音对我发出了挑衅。

生存还是毁灭……我现在就想是哈姆雷特，不，更像是卡涅阿德斯的船板。（于伦理学的范畴中，卡涅阿德斯船板是由古希腊学者卡涅阿德所构想的一个思想实验。所探讨的主题是自卫。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有两名遭遇船难的水手(1)及(2)。他们两人都看见一块只能支撑一人的木板，并且试图游向。首先(1)游到木板，然后由于(2)即将要溺水，于是把(1)推下木板。结果(1)就代替(2)溺水了。后来(2)被搜救队救回，结果(2)并没有被判处谋杀罪名。原因是假如(2)必须杀死(1)以求自保，那么便是属于自卫)

我不知道我在门口站了多久，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后背完全湿透了。

我在怕什么？虽然我以前从来没做过犯法的事，但昧良心的事倒也做过。只是这次又要加上一件……

“不，我也想早点去睡觉。”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麦卡托的房间。我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了。我深感今天的自己实在无能，多希望今天完全不存在。

希望吧……今天麦卡托的那些胡说八道，我的疑惑，在明天到来以后都能一切收束。

《没有答案的绘本》

М а я 译

秋日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一放学，教室里的人就陆陆续续减少了。到了四点，教室里只剩下了五个人。眺望窗外，操场上，足球部的成员正在认真地训练着。地区大会就在一个月后，每个人都干劲十足，突然一股疾风卷起的尘埃，他们也毫不在意。

归宅部的佐仓渚无所事事地看着他们，神色中略带羡慕。在刚进入摩菲斯特学园的时候，佐仓也想过要加入某个俱乐部。只是到底要加入哪个，她一直举棋不定，迷迷糊糊地过了半年。这时候再进社团就有点丢面子了，也就半途而废了。

中学的时候佐仓曾经加入过篮球部。不过她完全受不了以在全国大赛获得优胜为目的的训练量（最好成绩是地区大会第八名。）。所以她想的是在高中加入文艺性质的社团。如果是文艺社团活动不就很愉快和睦么？不过那时候，佐仓并没有具体“去什么社团”“去社团做什么”之类的计划，所以也就作罢了。

“渚，秋日多愁啊，这可不像你啊。”

嘲弄的是刚才还在发短信的信浓瑞穗。她也是归宅部的。佐仓和瑞穗虽然上了高中才互相认识，不过大概因为意气相投，所以总是在放学后一起在教室里消磨时光。瑞穗个子只有一米四，而且还挺胖的，所以别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豆子坦克”，不过她个人性格倒也爽朗，一对尖耳很有魅力。

“我在想是不是要加入个社团。”

“社团？你才想到啊”瑞穗嗤之以鼻道“怎么样？要不要和我一起？有一个社团我很有兴趣。”

瑞穗眼神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什么啊”渚警惕地问道。

“矿物研究会。就是到山里面去挖石头。偶尔说不定能挖到翡翠、水晶之类的呢。”

“我们学校还有这样的社团啊。突然加入这个是为哪般？”

这社团的风格和喜欢打扮的瑞穗实在是大相径庭。瑞穗虽然善于在廉价大甩卖中杀出血路，但这不代表在山林之间也能分辨出道路。如果去挖石头，平常用零用钱打理的美甲也会被弄坏的吧。

“是因为男生啊”水乡忍用沙哑的嗓音在旁解释到。她用鹰隼般锐利的眼神望向这边，一副厌烦的表情。

“因为二班的飞驒（这字念tuó）君加入社团了。”

“为什么这样？”

大概是戳中要害了，瑞穗的音调立马提高了一个等级。

“你的事情我完全清楚啦。不过说真的，瑞穗你的品位变了啊。记得以前喜欢的是日立君那样的。”

渚不知道飞驒的容貌为何，所以对他做不出什么评价，不过日立她很了解。依照判断，瑞穗喜欢的应该是爬虫系那种平板面容的男生。（这个爬虫系不好解释，就不解释，自己意会吧）

“这样的话日立怎么办啊？上次你下决心要向他告白的事可是显得很激动啊。”

要怎么告白才好呢？佐仓想起了上次瑞穗一个劲拉着她商量对策的事情。不过瑞穗对此毫不为意，

“听说他有女朋友了。”

“说的很直接啊。”

那你上次那么激动是闹哪样？佐仓有点失望。

“我讨厌这种纠缠不清的状况。首先，现在横刀夺爱了可一点都不时髦了呀。”

“那，矿物研究会就时髦了？”

瑞穗一向喜欢时髦的东西。不过反倒是在对待日立上显得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

“时髦.....一点也不要呀。不过即便麻烦仍然一心一意绝不放弃，我觉得这样很帅啊。”

瑞穗的视线没有对着渚而是看向了天花板。她想象着自己日后大概可能要面对艰难险阻，大概陶醉在自己的过度想象之中。

不过，渚对加入这个有利于人际交往的矿物研究会没什么兴趣。瑞穗就是个三分钟热度的性格。即使一起加入，但最后大概也是丢下渚一个人退出了。

“瑞穗你的勇气全美国都要感动的苦了。”

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叹气。

这个时候。在全美国哭泣之前，教室发生了摇晃。

“刚才不是大地震吧？”

摇晃停止之际，死死抱住桌子的忍高喊道。忍平常虽然要强、爱逞口舌之利，但却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不过她貌似很怕地震。

“嗯，应该不是什么大地震。”

豆子坦克正死死地抱住忍的腰。

“没事了。你们看，因为这里是四楼，所以才有很强震感，外面什么事都没有喔。”

大街上的样子和以前一样一成不变。操场上的足球部成员仍和没事人一样训练着。

“就你们两个小题大做。”

渚虽然表情从容，不过一瞬间感到惊慌也是事实。如果只是她一个人的话，恐怕也会慌张地躲到桌子底下去。

留在教室里的另外两个男生也面面相觑道。

“震感很强啊。”话语声从他们身边传来。

“刚才真的有被吓到啊，究竟跟我们有多大仇啊？这一切都是这破旧的校舍的错。”

瑞穗咂咂嘴，用又圆又肥的腿踢向墙壁。

“这不是什么旧校舍，这个校舍是泡沫时期建的，不过因为是豆腐渣工程，到现在仍然质量堪忧，就别说这旧校舍还不错之类的客套话了。”

恢复镇定的忍，用平常的低沉嗓音解释道。

“裂缝都有了啊。”

瑞穗认真地端详着涂成白色的墙壁，同时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

“你们没事吧？”

现身的是一身白衣的那须野山彦。他是物理老师。他是一个瘦高个，整天一副苍白的面孔，显得并病怏怏的。

“没事。”渚马上回答道。

“如果没事那就好。刚才震感挺强啊”

老师用高亢的嗓音关心道。他平常说话音调就很高，在上物理课时耳畔总是叮当直响。

“老师你没事吧，准备室东西不是堆得到处都是？”

“啊，没事。里面没有放弄坏了就很麻烦的东西。说到字幕。没想到这么大啊。”

那须野老师皱着眉头，嘴里一直嘟嘟囔囔的，驼着背走出了教室。

“字幕是什么东西？”

渚歪着头问道。

“大概就是电视里见到的字幕吧。经常在地震的时候出现。阿那大概在办公室偷偷看动画片了。（阿那即なすのん，那须野なすの的译名）”

忍用嫌恶的表情解释道。

那须野老师，岁数应该有三十多了，却是人们所说的喜爱美少女动画和人设的宅男。听说在几年前开办了一个满是幻想，名叫《阿那的妄想fantasy》的主页。当然他没有在身边人之间宣扬这件事，在今年暑假之前，才被学生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粗心，他把教室生活中的牢骚都详细记录在了日记里，身份恐怕就因此确认。据说发现这件事的学生也是一个宅男。

主页的事情一下子在全校师生间传开了，而且因为他不断乐此不疲地上传以吸引女校学生为目的的18禁游戏的攻略，在PTA间也引起了轩然大波。（PTA家长-教师协会）难为情也好，被下令也好，不久《阿那的妄想fantasy》就关闭了。因此渚并没有亲眼见过这个主页。

瑞穗和忍在关闭前看过这个主页，当时连声疾呼恶心。因此，背地里都轻蔑地叫他“阿那”。因为本身说话就很阴沉，本就不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此的评价不是“怎么会”，而是“果然啊”。某种意义上，评价没有下滑也算不错了。

只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木讷的老师，学生只是瞧不起他，而不是打心眼里讨厌他。“我才不可能是那种会被阿那倒追的女生。”大家格格地嘲笑道。

“不过老师也太悠闲了吧。”渚叹了口气。“我们马上就要期中考了，他竟还有闲工夫看电视。”

“不过听说这次考试是他出题。”

按忍的说法，他这几天一直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来学校。一放学就把自己关在准备室里出题目。

理科准备室也可以被称为是阿那的根据地。大概是不擅长和人交往吧，每天不呆在职员办公室，也是一直呆在理科准备室里。因此没有一个理科老师再在准备室驻足了。在发生主页事件以前似乎已经如此，这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理科办公室完全变成了阿那的个人房间了。

这间办公室和渚她们所在的一年级教室一样，都在四层。走廊在正中央，东西走向。南面的教室和北面的理科室和准备室比邻而居，准备室恰好面对着二班的教室。不过，因为在二班和三班之间，因为走廊折了两次，所以隔壁渚的教室是看不到准备室的。

麻菲斯特学园4F平面图



在准备室里运筹帷幄的阿那仿佛就像四楼的牢名主（牢名主：江戸時代狱中管理新囚的老囚犯。），因此也很少有其他老师会来四楼，渚和其他人每天放学以后也只能宅在教室里无所事事。

“那么，决定我们成绩的考题是老师边看废宅动画边出的？”

渚的物理一直学得很差。同是理科的数学和化学明明学得不差，可是就是学不好物理。一年级的時候物理和化学都是必修科目，到了二年级才变成选修。真想早点变成二年级。临近物理考试的时候，渚的心里总是会有这样的愿望。

“很遗憾，确实如此。不过阿那只在期中考试给我们出题，而且都是很多明显容易判断的题目。和期末那种都是陷阱，完全不会做的题目相比，阿那的题目真是好上百倍了。”

没想到能从忍的口中听到她拥护老师的话来。

“那是因为你的物理成绩好，才这么说的。对我来说，其实根本没两样。”

“也不是啦。最近我也开始有点怕物理了。期末我完全被题目里面的陷阱给骗了。”

“无论期末还是期中，我的物理成绩总是不及格啊。”

大概是把地震的事情向别人都传完了，一直都在摆弄手机的瑞穗也加入了谈话。

“要是不及格的话，不就必须接受阿那的辅导么”

“是啊，运气不好，只有你瑞穗一个人的话，恐怕你要和阿那进行一对一辅导了。”

“才不要。诶，渚，跟我一起考不及格吧”

她抓着渚的肩膀恳求道。

“不要！”

渚毫不理会，直接拒绝。虽说学的不好，但也没到会考不及格的地步。而且假如我傻傻地跟她这么做，说不定瑞穗到时候背着我就反悔了。

“冷啊.....对了，如果我们拿阿那喜欢的手办诱惑他的话，说不定他会告诉我们考题呢。”

“这样就能收买阿那？”忍一脸冷淡地看着瑞穗

“刚因为主页事件被训斥了一顿，我不认为他会做这样铤而走险。而且瑞穗你刚才想到那种阿那段位的周边商品，说不定人家早有了。”

“是啊。”

没想到瑞穗当真了，显得很沮丧。这时候，

“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天花板角落的扩音器里，传来了校广播女播音员的声音。

瑞穗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现在是四点二十分。

“要跟阿那见面的人是啥样的啊。OTAKU朋友？”

瑞穗显得很纳闷

“OTAKU怎么样应该也不会特意来学校拜访吧。难道是讨债的？听说工资全部都拿去买一堆动画DVD碟片和周边了”

大概是因为之前从忍那里得到的主页消息的，忍的话蛮有说服力的。

“如果是阿那的话，倒也理所应当。他不是在网上写过自己拿奖金去买真人大小手办的事么？”

渚也直接表示赞同。阿那在这两个人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呢？

“啊对了，有点事要找一下春佳。你们在这等会儿。”

一副突然想起什么事的样子，忍慌慌张张地跑出了教室。她所说的春佳，是四班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鸟海春佳。

两人仔细打量发现濑户和宗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离开了教室。刚才还很热闹的教室，现在只剩下渚和瑞穗两个人了。某些日光灯光线比较微弱的地方，显得有些凄冷。

“也该回来了吧。”

渚不知不觉嘟囔了一句。

“看样子，是去参观矿物研究会了吧。要不然我也参加好了。”

瑞穗抓住她的手不让她去。

“你在说啥啊。到山里面去找石头这种事我绝对做不来。”

“只要爬山的时候可以休息就好了啊。”

“这样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加入这个研究会的。”

“矿物研究会怎么了？”

凤明日香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她们身边，用充满活力的声音对答道。她从中学开始就是渚的朋友，她们同时同一期被选入篮球队的。不过和渚不同的是，明日香的个子高，运动

素质好，不过因为膝伤，而不得不退出篮球队。

“渚也在啊。一班还有男生在教室里面看动画片，实在太吵了。我过来避难了。”

明日香咒着眉头抱怨道。

“看动画片的是那个稻叶？”

“是啊。那个宅男胖子。浅间也跟他凑在一起看。完全不在乎羞耻和别人的观感，真不知道这些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大概是火气实在忍不住了，她用力踢了一下墙壁。和刚才瑞穗轻柔的踢法可是完全不同。

“对了，刚才你们好像说要去爬山，是要去远足吧。”

“刚才在拉瑞穗加入矿物研究会。”

“哈，竟然还有这样的社团。信浓，没看出来你竟然是户外派的。”

明日香抱紧了渚，对她大加称赞。渚有些迷茫，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真相。她偶然看了一眼瑞穗，瑞穗正在拼命给她使眼色。瑞穗意思好像是说不要告诉她真相。瑞穗看来是有点怕和明日香相处，不想让她知道这次的事。每次明日香来的时候，她总是躲得远远的。不过明日香好像对此一点也没察觉。

“要不然下次我们一起去远足吧，搞一次野外烧烤怎么样？”

瑞穗对突如其来的邀请有点手足无措

“八云在吗？”

哗啦一声，门被用力地打开，四班的土岐稔闯了进来。

“八云君老早就回去了。”

听完渚的解释，土岐有点闷闷不乐，

“搞什么鬼，又来。之前就先走一次了。最近这家伙对我真是冷淡。我是哪里惹到他了么？”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原本就连八云君都不认识。”说话的是明日香。

“这样啊。真是太糟了。”

土岐把球举过头顶，做了一个投球的姿势，大概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美如画的姿势。

“说起来，土岐君为什么不加入棒球部呢？”

土岐和渚以前是一个初中的，所以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当时在棒球部是王牌左投的存在。和完全出不了成绩的女篮不同，棒球部当年可是打到了县大会这样优异的程度。

“我爸命令我棒球只能打到初中。进了高中就要专注于学习，真的很烦。如果坚持打棒球，估计我是进不了摩菲这样的学校的。”

土岐的父亲是公务员，也是人们常说的高级官僚。过去人们都叫他教育爸爸。

“不过，我们棒球队目标也就是赢一场比赛，甲子园那是痴人说梦啊。”

土岐再次把球举起来的时候，扩音器又响了起来。

“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

声音比刚才又生硬了一点。

“阿那说不定啊，是为了看动漫才不去职员室的。”

“不会吧，不会是这样吧。他只是出去没回来……”

刚才还安心扯开话题的瑞穗突然提高了声量说喊道。

“但是，他的车还在啊。”

渚指向操场旁边的停车场。在校园内不认识阿那车的人几乎没有。虽然这架白色的国产轿车是耳熟能详的款式，不过车盖和门上被喷上了一个大大的“九”字，外面有一圈圆圈

包围.....最开始的传闻是某个叫marukyu酱油（丸和九的日语发音是maru和kyu）的酱油企业的朋友要他这么叫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才发现是为了模拟某个动画的里面出现的汽车才喷的。在这部动画里面marukyu的标志在变形以后会变成三段的心形锁链，就像爱心一样，表达关爱。

这辆装扮很羞耻的轿车就这样厚脸皮地停在停车场上。

“这样的话，那他果然和以前一样睡着了吧。”

阿那平常就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而且他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和学生一样，经常发生第一节课和第五节课上。（日本的第一节课大约是早上9点左右开始，第五节课则是下午4点半开始）。最严重的时候，单手拿着粉笔站在黑板前面都能打起盹来。或许因为学生们都乐意见到质量稀烂的物理课，即使老师会打瞌睡，也没有人告发他。只是第二学期的开学式上，在校长作致辞的时候，他坐在办公椅上发出了鼾声，才最终被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可能吧。他不是在做准备室嘛。准备室就在斜对面，要不然我们过去叫醒他？”

“渚你不会对阿那有意思吧？我可不去啊，那间充斥着香烟臭味的房间。”

阿那是个重度烟民，不上课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准备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好几次都被学生目击到准备室里的大烟灰缸被他的烟蒂推得像山一样高。

现在校内禁烟的学校越来越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摩菲斯特为什么对教师抽烟如此宽容。

“迷糊的阿那是把本领发挥出来了么？可是，刚才就有广播来着。”

土岐听完一脸疑惑。

“你把耳朵放到哪里去了。土岐你刚才在发呆吧。”

明日香开怀大笑，土岐则一脸的不高兴，

“你很烦诶。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身体健康可是我的最大优点。”

“这是在夸耀自己？”

“对我来说就是在夸耀。”

土岐挺起了胸膛。

“那就没法子了。”明日香很夸张地耸了一下肩膀，又再次转向了瑞穗。“那么信浓，刚才说的去远足的事情.....”

“啊，我突然想起了我好像还有点事。”

瑞穗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教室。

“这姑娘太不稳重。”

“毕竟是豆子坦克嘛，如果不动坦，恐怕生不如死。”

渚适时地妖魔化了一下瑞穗，明日香本身就不是一个会深入考虑问题的个性，显然是接受了渚的说法。于是她打算就这样走出教室。

“你要去哪儿？”

土岐叫住了她。

“你不应该这样问一个lady。”

明日香把厌恶完全写在了脸上，走出了教室。

“她搞什么鬼啊？不知道她到底是个lady还是一个八嘎。”

“应该是lady吧。她刚才只是选错了回答的方式了。”

渚无奈地接上了话茬。

渚注意到了现在教室里面只剩下了她和土岐两个人。土岐一直眺望着足球部的训练，看着像是对社团活动仍有留恋。

“喂，土岐君。”

“怎么了。”土岐回过头来。

“土岐君和明日香蛮合得来的。”

“是吗？”

“比起和我说话，你更乐意跟她说话。”

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嘴变得僵硬了。

“什么乐意不乐意，你在说啥啊，很烦诶。”

从土岐的表情中渚解读不出什么。

“土岐君果然。”

“果然什么？你在说什么啊？”

“没什么。”

“佐仓你真是个古怪的家伙。”

土岐无心的一句话不经意刺痛了渚。土岐再次把目光转向操场。渚则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土岐。看样子她是在寻找再一次打开话匣子的机会。

“你怎么一直看着我？”

“没什么。”

渚低下了头，她的回答没有什么效用。沉默又再一次开始了。

打破沉默的是四班的鸟海春佳。她从走廊边上的窗户中认出了渚，慌忙把门打开，打开了话匣子，

“喂，两个人挺如胶似漆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春佳调油加醋的能力可是有名的，她用比刚才低的声调揶揄道：

“我是不是要回避一下？”

先说话的是土岐

“什么回避不回避，没有那回事。你这么说，对佐仓可不好喔。”

“只有佐仓，土岐君你没有影响？”

“我是男的嘛。一两件无聊的事情对我没影响。”

土岐接着刚才的话，用力地挺了一下胸。这时候，明日香和玄海美咲走了进来。她们应该不是在厕所里面碰上的，而是在教室的门口碰上的。

“什么，什么，小两口吵架么？”

明日香不稳重地问话响彻整个教室。

“什么小两口吵架，谁和谁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土岐有点受不了，他提高了说话的声调。

其间，渚一直低着头，内心随着人数的增加慢慢安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广播第三次响了起来。

学校到底意味着什么？

浅间疾风时不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总觉得学校就是一个工厂。

每一年每一年，大量的零件被吸纳进来，在流水线上通过三年时间组装成型，三月份发货上市。我们这样的学生就是被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被称作“教室”的设备当中，每天被放在“学业功课”这条传送带上加工。老师们总是不停地检查，设备当中是否存在不合格品。虽然存在着商品的价值，但每一个都是没有个性和意义的棋子。

对学校来说，重要的是升学率，是偏差值，是体育成绩。这些需要学生来创造，但具体是谁创造，那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行。特别是偏差值，这个概念本身是以平均化作为前提的。各个学校都不会深究它，学校只在意偏差值能否提高。

浅间一边眺望窗外，一边大大叹了口气。操场上足球部正在努力训练着，这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声誉。当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此刻苦地训练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胜利。因为两者的想法一致，那么剩下的不过是提供场地、时间和资金的问题了。足球部貌似是县大会前几名的常客。再加上足球本身的关注度高，全国大赛经常在电视上转播。因此投入程度就会很大。那些大赛成绩糟糕，关注度低的社团，得到褒奖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何必想这么复杂的问题，学校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我们只要自己快乐就好了。乐观的朋友这样笑话他。不只在学校，即便走向社会，这一切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朋友们比浅间要冷静达观得多。

感觉哪方说得都有部分道理。

浅间进入高中已经半年，但他总感觉和高中格格不入。不可思议的是在初中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当时他对平常规章的束缚也感到非常不自在，但不满全部只会针对老师本人。上了高中以后，当他开始思考学校问题的时候，他强烈感觉一种无论如何挣扎都徒劳无用的无力感。

虽然如此，但浅间并没有旷课和荒废学业。虽然也有因为胆小不敢改变的因素在内，但主要还是他感觉到故障率已经在学校的计算范围以内了。无论什么样的工厂，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都是合格品。

对现在的浅间来说，唯一感觉身心解放的是在放学后。待在学校，却不用上任何课的时候。只有当时间超过六点，那些被放进社团这个特别箱子里的学生，可以获得即使在六点过后也能继续留下的权利。也就是学校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两个半小时，一天课程结束赶着回家做家庭作业的两个半小时，是仅有的可以对学校进行反抗的两个半小时。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一班的教室只剩下五位归宅部的成员。或许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浅间强行感同身受起来。

“这就是阿那看的那部动画片。”

一直聚精会神看着手机的稻叶武藏，嗤笑着把手机中的电视画面给大家看。放映着的是一个小学生模样（萝莉）的女孩子被一个不现实的怪兽追赶的画面。

“这有什么好看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估计会很开心吧。”

浅间一点兴趣都没有地说道。这个学校也有一些OTAKU。今天在他面前看移动电视的稻叶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大人看了都会开怀大笑啊。而且每一话都包含了一些人生的艰难体验，特别是前三话。”

“啊，我懂了，我懂了。”

一跟稻叶顶撞，他的话就停不下来。明明可以回家观看的影片非要在学校用屏幕窄小的手机观看，或许也是他的自由吧。只是这种OTAKU的趣味，总感觉商业化的东西捆绑太多，离学校有点遥远。学校是个天真幼稚的地方，只会让人感到拘束。

“所以，刚才阿那说的话就在这动画里面么？”

四点前有过一次的地震，身在准备室的阿那首先过来巡视，不过他十分在意时间，很快就慌慌张张地回去了。留下了一句谜一样的话语：“今天不能再错过了。”

给我们作出解释的是同为OTAKU的稻叶。

“你现在不认真看可以么？”

“这个是首播时候录的录像。阿那应该也是。买初回的DVD，是可以得到限量版手办的。”

一种心里油然而生的羡慕。只是阿那都是一个社会人了还看动画是为哪般？据传，阿那还散布过那种推倒高中女学生的成人游戏。（gal game）

当阿那主页被发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他看成一个八嘎，只有稻叶是个例外。稻叶在不明真相以前就看过主页，还在上面有留言。发现是身边人士所为，或许还会抱有一种敬意吧。

“索性你就当他的弟子吧。”

“这你就饶了我吧。”

看来稻叶还是很在意体面的。和这样一位因为OTAKU和萝莉塔出名的风云老师结伴而行是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那须野老师，有客人要见你，请到职员室来一趟。”

扩音器里响起广播的声音。

“阿那，真是可怜啊。”

稻叶小声嘟囔道，话语中饱含同情。看着移动手机电视的画面，旁观者很容易发现动画正进入了高潮部分。

“但是拿着DVD看……”

“无论看几遍我都讨厌那种看到中途突然要中断停止的感觉。特别是这一回还是前半部的最高潮部分。”

“是这样么？”

“浅间喜欢音乐吧。在你听音乐听到投入的时候被别人打扰应该也会愤怒吧。”

虽然把想问的问题解释清楚了，不过把音乐和OTAKU、anime摆在一起，浅间有点不爽。

“喂，疾风。”

二班的草津北斗跟浅间打着招呼进了教室。

“怎么，跟稻叶混在一起，还一起看动画，你也觉醒了想当秋叶原系么？”

“草津君也觉醒才好啊。那就非常有趣，富有深意。”

“哎我在说什么啊，我可没有觉醒啊。”

对容易招致误解的对话，浅间慌忙否定起来。

“我可以接受啊。”草津很快就把话题转移了：“那个。说一下EVAN live的事情。”（这里是在neta EVA，这里的EVANエイヴァン其实是对エヴァンEVA的挪用）

“票你到手了？”

“是啊，好不容易搞到了，就是位置比较差。”

草津挺起了胸膛，仿佛在说，请你尽情夸我吧。

“厉害啊，北斗。我就相信你可以做到。”

“啊，浅间你们也是EVAN粉啊。知道么？EVAN明年要给美少女动画唱op啦。”

稻叶得意地补充道。

“乱叫。”

“为什么EVAN要这么做？”

浅间和草津面面相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动画歌曲在Oricon经常都是位居高位的。我想EVAN也是借此机会再提高一点人气。”

浅间非常反感诸如可以通过动漫爆红的说法。草津估计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EVAN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我要粉转黑了。”

他皱了皱眉头，小声嘟囔道。

“诶，这样啊。作为一个乐队粉丝，你这也太坦率了。”

“玩笑啦。不要小看我对于EVAN的热爱。”

“这样，那跟我一起去看本篇吧。非常有趣啊。导演是之前执导‘あゆてつ’的那位（あゆてつ是在neta鮎川哲也あゆかわてつや），在摄影的运动和角色动作设计上广受好评。还有剧本……”

“够了。谁说我要看动画了。我只看op，随后我就换频道了。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别这么意气用事嘛。不要有偏见嘛。无论是食物还是动画。”（这里后面提到食物，是食わず嫌い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偏见，也可以翻译为讨厌没吃过的东西，所以才会在下午提到食物。我嫌后者不好翻译，就用了前者的意思，特此说明。）

在想法设法拉拢别人的稻叶和坚决不为所动的草津身边，浅间越发悲观，在他看来，无论哪种粉丝，动画的也好，音乐的也好，其实都是一类人罢了。

争吵的焦点——手机里的动画片播完了，仅过了一分钟，扩音器里的广播再次响起，依然是和之前相同的内容。

“阿那在放人鸽子么？”

草津停止了反驳，很吃惊地说道。

“是，没看到他通过走廊。不觉得这样很不合适么？前不久才刚因为主页的事情被骂了一通。”

浅间一直注意着走廊，他很相信这一点，他并没有注意到阿那。

“阿那这个人干得出来，标准不一样嘛。”

只有稻叶露出了不敢苟同的表情。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没有人会因为动画而放别人鸽子的，即使我听EVAN的歌起劲的时候，也得停下来。”

“所以你很了不起啊，史无前例啊。不过明明已经放完了，难道他还在回味么？”

“回味？这动画有什么好回味的。”

“够了。你们这些家伙估计只有看迪斯尼动画才会哭。”

稻叶反驳别人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瞬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啊，对了。我忘了还甲斐电视剧的CD了。”

他慌忙把包拿在手上，出了教室。甲斐是稻叶在二班的OTAKU朋友。

“稻叶已经病入膏肓了。未来最合适接班阿那的就是他了。”

草津把手贴在腰上，叹道。

“别对别人指指点点啦。他也是饱尝自由被限制的同仁啊。”

“你这什么意思？回头想想，如果别人看不起EVAN我也很生气的。之前那张专辑在网上被人骂了我也是超不爽。但是他完全跟我们不在一个次元啊，你说是不？”

“啊，我也觉得不在一个次元啊。”

“是吧，EVAN和动画是不一样的吧。”

浅间听得出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草津有点底气不足。令他意外的是，他没想到连草津都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了。当然他并没有说出口。

在说话的同时，响起了第三次的呼叫。随后草津说他“有些公事要办”离开了教室。

恰好和草津擦身而过，稻叶回来了教室。他弯着背，一副落寞的表情。

“什么呀，还这么早。本来还想再和甲斐谈谈OTAKU了。”

“不过”稻叶挠了挠头，“有点观念上的分歧。”

“好了，打住。”如果再深入说下去，又是一通的长篇大论。浅间适时地打断了稻叶，“话说，还在呼叫阿那啊。”

“是啊，应该没听到吧，他回去了吧。”

“车还停在停车场呢。”

浅间看向停车场回答道。

“那么估计是睡着了。”

“这说得通，要不然你去叫醒他吧。”

“那我可不干。把他叫醒，他肯定不高兴。再加上那房间充斥着香烟的臭味。”

看起来稻叶对他人的臭味很敏感。

“那个，可以听我说么？甲斐他说双马尾已经过时了……”

听到这样的问题，浅间一脸窘迫。他求助似地望向周围，但是谁都装作一副没有发现他危险的样子。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二班的儿玉光进入了教室。

“诶，儿玉。”

浅间非常夸张地和儿玉打招呼。

“怎么了浅间君？你和稻叶君两个人在教室的角落里面嘀嘀咕咕，是在谈论OTAKU吧。”

爱争强好胜的光还是一如既往的牙尖嘴利。

“和草津谈事情呢。”

“诶？和草津一起？”

她露出了非常明显的嫌恶之情。

“你竟然和那个乐队宅有同样的喜好，难以置信。”

“别对别人指指点点啦。就现在来说，EVAN就是他人生的全部。”

浅间苦笑着安抚起儿玉。

“但是我只是听啦。在喜好的基础上要是还能用吉他弹出来。那才是OTAKU啦。”

“那这么说，我现在成天练习画漫画，我还不是OTAKU。”

“你闭嘴，不是这样解释的”光用眼白瞪了稻叶，“那么你找我什么事呢？”

“啊，其实没有什么事？”

必须想法设法留住光。浅间拼命地考虑着谈话的话题，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想不出话题来。

几分钟之后，第四次呼叫又响起了。

“还在呼叫阿那啊，都第四回了。”

“是么？这广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你之前在走廊上么？”

广播只在教室里面放送，在走廊和楼梯上是听不到的。因此，偶尔也有学生因为在楼梯休息平台上聊天而没有听到上课铃声的事情发生。

“恐怕刚才才是的。但是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教室里的。稻叶君你是第几次听到广播的？”

“我是第三次。我去二班的时候貌似也响了一次，但我没有听到。”

“或许是刚才地震的缘故把扩音器震坏了吧。”

原来如此，浅间不仅赞叹道。

“很敏锐啊。最好把这件事向老师报告。恐怕准备室的扩音器也坏了。”

“睡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稻叶君作为他的弟子，你最好去跟他说一声。”

“为什么是我？”

稻叶吓了一跳，向后退了一步。

“你在退缩什么？现在可是阿那的紧要关头。上次主页那件事再加上这件事，不用怀疑一定会被解雇的。”

饱含S气质的光用不怀好意的目光威胁着稻叶。

“你是受不了准备室的烟味么？”

“不是，不是。我爸也抽烟，虽然没到他那种程度，我是不习惯跟别人谈话。”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理由。假如阿那也是EVAN的成员，自己该如何是好。浅间把这个问题抛给自己但他找不到答案。换做是草津，只要有空还是会一如既往去看演唱会的。

“这样不好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为什么要一个OTAKU去做这样的事。明明想做的人就在附近。”

就在光大呼小叫的时候，水上老师和一个工薪族打扮男子从走廊上通过。

“终于等得不耐烦，亲自找上门去了。”

稻叶耷拉着四肢，像似松了一口气。

只是一瞬间之后就听到了男子高亢的惨叫。

理科准备室就在二班教室的对面。当浅间他们往准备室跑去的时候，准备室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观看热闹的学生。他们隔着那些学生往门内观望。里面站着刚才见到的那位工薪族打扮的男子。

准备室是细长形，从门口朝房间内部并排着钢制的书架和文件柜，在房间尽头有一扇窗户，上面拉着窗帘。跟前是阿那的书桌，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呈开机状态，鼠标从书桌上掉落，悬吊在书桌的右侧。

水上老师屈身在书桌右侧正在探察着什么。从空隙间窥视，可以看到一个裹着白衣的男子俯身倒在瓷砖地板上。恐怕就是阿那。

“有谁，去叫警察。”

水上老师转过头站起身来，用严肃的表情喊道。

阿那的电脑上毫无意义地播放着刚才那部动画片里的变身画面，不断重复着“charm up”这句台词。水上老师站起来的时候身体碰到了鼠标，画面瞬间就消失了，画面出现了一个word文档。

房间鸦雀无声，一片寂静。

对浅间来说这就像是阿那最后闪烁的灯光。

“那么。”

麦卡托翘起的二郎腿两腿交换了一下，对眼前的男人询问道：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案件发生都还没有两天，警察这么快就来了，真不可思议。”

男人没有把分给他的咖啡拿在手上，仍然皱着眉头，

“这个必须得说么？”

“这个当然。案件本身又不稀奇，就是单纯的杀人案。只是因为发生在高中才引起轩然大波的。假如摩菲斯特学校的理事长过来委托我办案，还解释得通。你一个警察局长秘密来拜访我，这个就理解无能了。我可能说的过了一点，不过考虑到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我总是感觉这背后有什么猫腻。而且还是在之前让你们警察署的警察出了大丑的之后。我不觉得我们正在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只能认为是有什么猫腻了。”

男子皱着眉头瞪着麦尔。个人感觉他像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会被这个民间侦探怀疑。这个在室内仍然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麦尔，究竟在他眼里面是什么样呢？

假如我是委托人，我应该会马上站起来去找别的侦探。只是这个男人实在执着，

“你不相信我的话么？我明明是顶着耻辱来找你的”

“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猫腻你没必要当面过来。直接派个不惹事的家伙过来就好了。直接过来真是不可思议。”

“你说的很到位嘛。要不要用你的推理猜猜我今天过来的目的？虽然对你的手腕我也有所耳闻，但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信服的喔。”

“真是值得庆贺啊。从没想到委托人敢来挑衅我。今天结婚的一对新人想必一定会获得幸福的。”

麦尔夸张地抬起双手，笑得特别和蔼，

“是吧。大概现场的学生里面有你的亲戚吧。不是直系，也是那种稍微调查一下就很容易查清楚的亲近关系吧。你现在的地位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稳定。你的敌对势力总是瞅准机会把你拉下马。权利斗争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兴趣。或许你们之间对抗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亲戚的事情一旦泄露到媒体那里，即便未来查明不是犯人，也迫使你做出让步。调查的时间越长对你越不利。还有，因为犯人是亲戚，免不了会有是不是会把案件掩盖下来的疑虑传出。为了打消后顾之忧，你打算速战速决。即使利用外力也在所不惜。是否如此？”

男人显得非常惊讶。他从沙发上摔了下来，嘴还长得很大。

“这很简单啦。我的能力绝对猜得出。”

麦尔整了整燕尾服的衣襟，自豪地挺直了胸膛。

“诶，麦尔，为什么你能知道那么多？”

男人走后，我询问到，麦尔满面红光地看向我

“这很简单啊。刚才让我看学生照片的时候，其中一位学生的那双尖耳的形状和委托人是一样的。我是据此发现的。”

他从堆放在桌子上的照片拿起了其中一张。一位名叫信浓瑞穗的女学生的照片。确实和委托人有几分相似。

“说穿了是这样啊，我要是看到照片我也能推理出来.....”

“你不行。这个完全是以观察作为基础的。这是你花一辈子时间都学不来的事情。凡人只有当故事的秘密被揭开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而也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坚持自己也能做到。你真是蠢人里面的标杆啊。赶快被老虎吃了算了。”

“反正我是蠢人呗。你要坐车去学校么？”

委托人说过，会有值得信赖的警察在现场给予帮助。大概是署长一派的人吧。

“只有警察的许可，想要得到全面的协作是很难的。在教委正好有点关系，走动一下就能得到学校的协作了。虽然委托人很多地方我不喜欢，但是如果不能快速破案，那可是我的污点哪。”

说是关系，估计就是那种有意放过不法行为，对方顺手推舟卖的人情吧。

“既然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肯定不是为了多要委托费。这个不像你作的事。”

“你来的时候，没有谁跟你擦身而过么？”

麦尔把委托人一直放在桌上已经放凉的咖啡交给我。好像交给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

“在大楼出入口那里，碰到一个带着太阳眼镜穿着套装的男人。看上去似乎是那种很正派的人。”

“是他啊。”

麦尔微微点了下头，

“他的女儿是案发现场学生中的一个。而他做的又是和警察敌对的职业。（就是雅库扎黑社会）假如调查难以进行下去，很有可能就拿他当替罪羊。他害怕于此，所以来委托我。他跟我说现在他的家业由儿子继承，希望女儿能过和自己工作毫不相关的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就是说你已经先把案子接下来了么？你是又想赚双份钱吧。所以把这个事情隐瞒了下来，又重新接了委托。”

“明明是对方偷偷摸摸的，我应该没有必要拿这个事情出来显摆吧。而且双方的目的都是尽快破案，理论上没什么好内疚的。”

他表现得很冷淡，靠在了靠背椅上。

“还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么？美袋君。”

“没有啊。”

我把放凉的咖啡一口饮尽。

“被害人名叫那须野山彦，是摩菲斯特学园的物理老师。担任一年二班的副班主任。死因是脑挫伤。头部受到硬质玻璃殴打五次所致。看起来应该是立即死亡。完全没有抵抗的痕迹，可以认为是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攻击。只是，最开始受到攻击的部位是被害人左侧太阳穴，从这点可以认为凶手并不是悄悄躲在被害人背后作案的。而且室内也没有被外人侵入的痕迹。”

刑事皱着眉头对案情作着说明。刑事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板着一张训练出来的严肃表情。虽然是上司的命令，但看起来他并不情愿给侦探的当向导。

案发三天后，作为案发现场的准备室，被阴湿的氛围所包裹。虽然通风和除臭已经很充分了，但是作为案发现场的感觉不是那么容易消除。幸运的是，虽然被害人被攻击了五次，但估计并没有流血。稍微一点的改头换面可不能消除血腥味的。一旦热潮消退，学生和老师们还是必须使用这间教室的。

在桌子和通向理科室的门之间，可以发现被害人头朝门脚朝入口，俯身在地上一动不动。他倒地后应该被凶手骑在身上攻击了好多次，除了最初的伤口，其余伤口都集中在头后部偏右侧的部位。

“看来是熟人作案，惯用手是右手。不过殴打五次未免有点多啊。是对被害人怀恨在心之人所为？”

“这个还无法判断。无论是刺杀也好，还是殴打致死也好，突然起意的犯罪当中，这样的打击刺杀还是经常可见的。”

中年刑事一脸轻蔑的表情解释道。此时麦尔露出了不怀好意的微笑

“这可是给你放的一点诱饵啊。你接受特殊命令接待我，如果让上司命令不好过，那可不太好啊。”

刑事被呛得哑口无言，他转变了语气又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

“不可思议的是，五处伤口有四处明显是受到烟灰缸击打所致，只有一处伤口像是被角状的物体击打留下的痕迹。”

“角状锐器？不是烟灰缸。”

麦尔挑了一下右眉。

“虽然烟灰缸是凶器，但它带有弧形，比较平缓，那处伤口明显是被另一种带直角的物体击打所留下的。”

“被害人倒地的时候，没有撞到哪里么？”

麦尔提醒到

“这处伤口并没有生活反应，显然是死后留下的。头后部的另外三处伤口都有生活反应。”

“也就是凶手先用烟灰缸击打被害人的太阳穴，在被害人倒地以后又击打他头后部三次，在被害人死后又不知为何用一角状物体再击打了被害人一次。确实不可思议。这个伤口在哪个部位？”

“大概跟上左耳水平。不，因为是俯身倒地，所以应该说是垂直上左耳比较正确。”

刑事用手指在自己头侧面前后比划了一下。

“凶器如果变了，那案发现场可能也变了。完全用打高尔夫球的方式击倒被害人，致其死亡。然后在移动尸体的过程中撞击到某个物体留下伤口，有这种可能么？”

“现场并没有留下被害人死后被移动过的痕迹。”

“原来如此，果然是白费工夫。刚才还觉得要是案件过于老套被轻易解决了，那就太没劲了。”

麦尔的出言不逊，让刑事颇为不满，但刑事也是敢怒不敢言。大概是为了尽到交给他的特殊职责。

“案发时间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发现人是两位，一位是他的同事一位化学老师，另一位是燕玻璃的业务员。那位燕玻璃的业务员发现尸体后马上发出了惨叫，留在教室里的学生随即赶了过来，引来了大骚动。”

“老师和学生可以预见得到，但是为什么玻璃公司的业务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燕玻璃最近新进了一批实验器具，因为离得近，所以偶尔会顺道过来问候一下。开始的时候是在一楼职员办公室等被害人的，但是被害人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化学老师就领着他来准备室了。”

广播第一次播放是在四点二十分，此后每隔十分钟播放一次，总共播了四次。

“让来客等待超过三十分钟，说起来学校有点粗心大意了。不过业务员也不应该干等啊，直接给被害人打电话不就好了么？”

“业务员应该并不知道被害人的电话。而且从被害人的通话记录里面可以知道，案发当日被害人并没有和任何人有过通话。”

“那么也就是说在四点二十的时候被害人已经被杀了？”

我向刑事询问道，刑事只是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向了麦尔：

“四天前发生了一场地震，把扩音器的线给震断了。因此准备室根本听不到广播。同样的，一年二班和一年四班也都听不到广播。”

“也就是说，还无法判断被害人是因为被害所以无法没有到职工办公室还是因为没有听到广播而没有到办公室的。”

“确实如此。只是，从楼上的最高层下楼有两条路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哪一条都没有出入的痕迹。一条是我们刚刚上楼的那条楼梯，在每层楼的休息平台都有摄像头，已经可以确定在该时段没有人使用这条楼梯出入过。”

“学校装的摄像头不一定可靠啊。”

麦尔冷淡地吹了声口哨。

“从前年开始，学校发生了两起大的失窃案。现金自不必说，电脑和乐器这类值钱的物件也被盗走。貌似连桌椅都被被拿走两百副。现在这种时世，这样东西或许也能换钱。（大概是在吐槽日本糟糕的经济形势）。学校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决定在走廊和教室里面统统装上了探头。在和PTA协商之后，除了屋外有传感器之外，在出入口和休息平台上都装上了摄像头。”

“原来如此，学校经营者也是殚精竭虑啊。连课桌都被偷了那还如何上课？好了不说了，还有一条路径是哪来？”

“还有一条路是从走廊尽头的大门出去，从屋外的紧急楼梯下楼。虽然紧急楼梯那边的大门很容易打开，不过在发现的时候门是被锁住的。而且，网球场是正对着紧急楼梯，网球部的社员可以作证当时并没有从紧急楼梯下楼的人。这座楼梯平常很少有人使用，如果有人出现很容易被发现。”

“楼梯呢？这楼梯看起来可以通向楼顶的。”

麦尔抬头看着天花板问道，他的头上仍然带着礼帽。

“上面是楼顶，不过因为几年前有学生不小心从楼梯摔下身亡，因此楼梯总是用锁封得死死的，不让人上去。我们调查过，最近没有打开的痕迹，而且通向楼顶的休息平台上也装了摄像头，上面什么都没发现。”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就锁定在当时留在教室里的那群学生当中。因此你的上司才如次焦急。”

同时还有一位麦尔的委托人也很焦急。我在心里面补充道。假如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我眼前的这位刑事。不知他会作何反应。当然我只是想想罢了。

“言归正传，凶器烟灰缸是被害人经常使用的物品，根据证言，它一般都被放在这张桌子上。它被发现的时候，虽然也放在桌上，但是上面的烟灰和烟蒂散落一地都是。还有烟灰缸上的指纹都被擦拭干净，一个指纹都没有发现。我就暂且拿到这里来了。”

刑事从人造皮的皮包里面拿出一个玻璃制的烟灰缸。像是放在客厅里面那种大个圆形的烟灰缸。壁厚有几厘米，看起来很沉重。只有内部放香烟的部分被刮出了几道斜线。乌黑的血迹仅仅附着在了底部边框上。没有裂痕，也没有破损。看起来是个非常坚硬的烟灰缸。

麦尔把烟灰缸拿在手里粗略地看了一下：

“原来如此，这个烟灰缸吧被倒角磨平过了。话说回来，这个被害人是个重度烟民啊。”

“在休息时段和没上课的时段，会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特别是这周要出物理试题，放学以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准备室里面。案发的时候，香烟的烟味充斥着整间屋子都是。”

“如果这样的话，在被害人受到凶手烟灰缸攻击的时候，凶手身上应该会附着上大量的烟灰才对啊。”

“我们也不是傻子。”刑事哼了一下鼻子，“香烟的事情我们也注意到了。因为是高中生，如果身上带有烟味或者附有烟灰，应该很容易发觉。因此我们也考虑被害人在洗手间偷偷吸烟的可能。不过被害人在被害之前有往垃圾箱倒过烟灰缸，还把三根烟蒂掉在了地板上。烟灰大体也是一样的。因此在案情询问的时候，我们暗中调查了一下学生们的制服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不过我们并没有要求学生们脱下衣服给我们检查，因为当时还没有不清楚凶手就在这群学生当中。”

“原来如此。凶手运气真不错。”

“确实啊。要不是这样，也没有必要劳烦阁下。”

“的确。”

麦尔用微笑搪塞了过去。

“那么临时起意犯罪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不仅是凶手似乎没有带手套作案，而且如果是有计划的犯罪，即便要更换凶器，也不会冒险选择使用装有烟灰的烟灰缸来做凶器。这是凶手不够冷静的证据。顺便问一句，被害人被害时正在抽烟么？”

“有一枚烟蒂被压在被害人的身下，在被害人的白衣和地板上都留下了焦灼的痕迹。此外，这枚香烟还剩下大一半，虽然不能判断被害的时候凶手是嘴里叼着烟还是放在烟灰缸上，但是毫无疑问已经点上火了。”

麦尔蹲下来确认了地板上的焦痕。

“那么，平常在学生进这间教室的时候，被害人也会不管不顾继续抽烟么？”

“那不会的，虽然房间里总是充满了烟味，不过在和学生的交谈的时候他总会掐掉香烟来面对学生。学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虽然是个有名的OTAKU老师，但是为人师表还是懂得照顾学生的。”

刑事对我们说明了被害人是个重度OTAKU这一事实。

“是个把主页被发现曝光的人啊。真是个粗心的家伙。发生了这种情况，应该马上辞职才对吧。”

“因为没有引发什么丑闻吧。而且现在这么不景气，大概也不会轻易辞职。毕竟听说他把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了ACG的方面。经常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留在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无论是壁纸还是图标，都被OTAKU、ACG的内容占满了。”

“喔？”刑事的话引起了麦尔的关注，“这台电脑现在在.....”

“我带过来了。”

中年刑事从刚才那个包里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本来觉得只放烟灰缸用这样的包未免有点太大了，现在看起来是为了放笔记本电脑才这么用的。署长只对他表示信任，恐怕说明

刑事是一个周到细致的人。

麦尔接通了电源，壁纸是一个美少女动画角色的大特写。穿着迷你裙，手里拿着色彩缤纷的魔法杖，像是那种魔法少女类型的角色。

“这真厉害。能光明正大地带到学校来，这神经不是一般地大啊。”

连麦尔这样的奇人都表示赞叹。

“顺便问一句，发现的时候有启动什么程序么？”

“被害人当时正在出考试的题目，画面停留在他出题的那个文档上。”

刑事点了一下，画面中出现了物理考题的文档。考题在第四题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写完。

“这个文档最后的保存时间是什么时候？”

“三点五十八分。在一分钟以前，因为发生了地震，被害人为了确认学生的安危，曾经从一班到四班逐个巡视了一遍。所以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保存的。这之后他写的考题内容貌似都没有保存。”

“如果是他正在用文档出题，不是可以确定四点以后他花了多长时间嘛。”

“这个……”刑事突然支支吾吾起来，“粗心的部下在没有确认好的情况下就把文档关掉了。所以虽然知道他又写了一道考题，但是详细的情况也不清楚。”

“你这里也有这样呆萌的部下。”

我注意到了他用了“也”这个字眼，但我并不打算说扯这件事。

“算了，发生就发生了。怎么处理你大概也心里有数的……这样的话，我也该把手拿来让你看看。要是舍不得拿出来，你也会怀疑我的。”

麦尔脸上露出了从容不破打算挽起燕尾服袖子的表情。

“这门的反方向就是理科室吧。”

他指向房间角落的那扇门。门是很陈旧的木质结构。右手侧带有门把手的内开式形式。锁也很古旧了，是那种锁眼在两侧贯通的形式。

“啊，应该是吧。”

刑事不敢笃定地点了点头。

“案发时，这扇门是锁着的。”

“啊，走廊方向的门案发时，锁是开着的，这里是锁着的。只有两把钥匙，而且都挂在墙上。”

刑事示意的是与门反方向的墙上，在与视线平行的位置挂着几个钩子。上面东西是被警方扣押了吧，现在什么都没挂。

“钥匙呢？”麦尔伸出手来，刑事马上会意从包里拿出了钥匙。像是已经到了心灵相通的程度。钥匙有两把，一把是普通家用的银色钥匙，另一把则是古朴的铜色圆柄钥匙。后者大概就是理科室的钥匙。两把钥匙都用细绳和一个圆环相连。

麦尔接过了铜色钥匙，打开了房门。房门的另一侧展现在眼前的是昏暗的理科教室。不知道是不是关得久的缘故，空气里流的风都是凉飕飕的。室内放置着六个带水槽和水龙头的大桌子。正对面可以看到入口的那扇门。

“出入口看起来应该是在对面。这扇门应该常年关着的吧。”

“这个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还没调查的缘故，刑事难为情地避开了麦尔的视线。

“还没调查啊。这种事情要早讲啊。当时这里有发现什么吗？”

“请不要介意我这么问，究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麦尔马上指了一下打开的房门，

“理科室这一侧的房门，大概有轻微撬锁痕迹和伤痕。痕迹估计比较新。当然具体情况要详细调查才知道。应该说凶手是有可能通过这扇门出入的。”

“这里确实有你说的痕迹。可是为什么你能知道这些事。明明你连理科室都还没进过。”

面对窥视着锁眼眼珠提溜乱转的刑事，麦尔脸上露出了淡定的表情。

“怎么？这比扔一只打蚊子都简单啊。这是被害人的第五处伤痕。从门的位置和伤痕的角度可以推理出，凶手关上这扇门的同时，躺在地上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头恰好撞在了门框上。攻击被害人的角状物体就是这扇门了。而且钥匙挂在准备室的钩子上。因此凶手就只能撬锁进出这扇门了。所以，就是这样。详细调查，应该会在门的边缘发现诸如被害人的毛发或者血迹之类的东西。”

“我马上联系鉴识人员。”

刑事马上拿出了手机，兴奋地通报了这一情况。但麦尔丝毫没有一些兴奋。

“虽然是这样，但理科室和准备室出入的两扇门都是以高中生的能力没法轻易打开的。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面对走廊的几扇门可以撬开。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打开理科室的大门，凶手事先要拿到钥匙才行。”

“说的很对。现在应该马上去询问一下老师们。”

刑事结束了通话正打算往回走的时候，麦尔叫住了他。

“请等一下。询问嫌疑人可以让我去么？在这里等你的结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先在这里把事情说清楚吧。”

“那好吧。”

大概是麦尔刚才的推理起了效果，刑事没有抗拒，停下了脚步。

“那么请你说一下关于嫌疑人的情况吧。”

“嫌疑人有二十位，都是摩菲斯特学园的一年级生。在他们当中，现在还没有发现谁有特别杀人动机的。”

“这个问题有点明知故问，被害人受人喜欢么？”

“因为性格内向，对他风评确实不好，但因为不是那种严厉非常难为人的老师，所以也不是很多人讨厌他。只是因为七月主页的事情被曝光，所以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有的看不起他。”

“这真是如坐针毡啊。老师真是一个容忍程度超强的职业。要是换成是我，遭受这样的白眼，早就逃亡海外了。”

如果是推理一流，自尊心超一流的麦尔，确实会如此行事。

“这人大概是个厚脸皮吧。被曝光以后还能淡定地坐在这里看少女动画。在案发那天，四点播的那个节目，有人在走廊听到传出来的声音么？”

对刑事刚刚说的话，我想起了最开始刑事的说明。

“稍微等一下。你应该说过案发当时教室里面是很安静的。这么说的话案件应该发生在被害人关掉电视，也就是动画结束的四点半以后。”

刑事对我越来越不耐烦，

“恐怕是凶手关掉的。我问过学生，一直到四十分里面都有声音传出来，这之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本身传出来的声音就很微弱，不靠着门上是听不到的。”

他面对麦尔的表情已经有所变化，但面对我依然如故。我一副打蔫了的表情缄口不言，麦尔接着继续说道，

“原来如此。无论凶手关掉的也好，被害人关掉的也好，被害人在四十分以前活着的概率很大。”

“或许在这里试了什么花招了吧。”

“那学生的不在场证明呢？”

“一直在同一间教室的只有四个人，他们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但是其他所有人都不只呆过一间教室，多多少少都在教师间走动过。因此他们都没有不在场证明应该没有问

题。说实话真有点忐忑不安。而且现在连正确的死亡时间都没法确定。算了，想想也很正常吧。所幸广播总是每十分钟放一次，可以试着梳理一下。”

刑事从口袋里用订书钉钉在一起的单子。单子上面按顺序记着每次播放广播的四点二十分、四点三十分、四点四十分、四点五十分一直到尸体被发现的五点整各个学生在各个教室的情况。

这当中“-”表示学生单独在教室间进出不在场证明不确定，“=”表示两个以上一起在教室间进出，“X”表示单独一个人去厕所完全没有不在场证明。

△氏名	浅間疾風	稲葉武蔵	宇和海人	越前みすず	鳳明日香	甲斐路雄	紀伊相馬	草津北斗	玄海美咲	児玉光	佐倉渚	信濃瑞穂	水郷しのぶ	瀬戸信一	宗谷室戸	古川つばめ	鳥海春佳	翼青葉	出羽昂	土岐稔
二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三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四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五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五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五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五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五〇分	1組	1組	1組	1組	1組	2組	2組	2組	2組	2組	3組	3組	3組	3組	3組	4組	4組	4組	4組	4組

“确实令人忐忑不安。现在都应当用的是手机和短信联络，反倒更匆忙了。”

麦尔一看完，就把所有内容印到脑子里，把名单还给了刑事。

“我也有同感，BB机时代反倒更有闲工夫。”

刑事说话酸酸的，今天的特殊任务估计就是用手机通知他的。

“不过，你要跟二十个嫌疑人见面么？学生还在教室等着呢。”

“啊，全部啊。你是怎么把人都召集起来的。明明案发后想要邀请我们都要费一番功夫的。”

对学校现在承受多大压力一无所知的刑事，用难以置信的表情注视着麦尔。

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学生当中了解完案情。毕竟嫌疑人有二十位，不可能每一个人逐一进行讯问，所以是在教室里面进行全员讯问。他们当中，有人战战兢兢，有人明明不在讯问却独自在那窃窃私语，有人小心地不敢多说一句话，反应不一。麦尔活像一个领路老师，漂亮地给学生通信做着引导。

虽说在刑事名单帮助下，相对轻松了一些，但是要把同时从不同地方发出的说话声甄别出来，再把这种模糊的记忆记在脑海里面，付诸实施真的很困难。我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想到当年看起来卖力工作的老师们的工作实际如此艰难，稍觉得有点羞愧。

感觉最难的就是只要问一遍就能将全部人的名字和脸一一对应起来。我是完全仿效不来。没法子只能承认这一点。

在长时间的HR讯问结束以后，我们回到了准备室。刚才的中年刑事一脸复杂的表情坐在位置上。

“你说的没错，通往理科室那扇门的门框上附着的一点点被害人的头部细胞。还有，锁上也发现了撬锁的痕迹。好几处痕迹较旧，像是已经被撬过几次了，最新的那处是最近加上去的。因为痕迹都是作用在锁筒的两侧，因此应该完成了开锁和关锁两个动作。痕迹是在理科室那一侧，准备室那一侧并没有这些痕迹。”

刑事看着我们的脸，开口说道。尽管有所发现，但刑事显得并不开心，大概是因为这是自己疏漏的缘故。

“并不令人意外。被害人死时门是开着的。假如开始的时候是关着的，杀死被害人后，凶手为了逃走把门打开，那么伤口就不应该在左侧，而是应该在右侧，那样就不会显得突兀了。那么理科室的门……”

“白天一直开着的，傍晚六点的时候巡逻的保安锁上的。”

“也就是说案发的时候锁是开着的。”

“应该是的。凶手恐怕就是从理科室潜入的。托您的福，调查有了很大进展啊。第五处伤痕到底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困扰了大家好久。”

“不，并没有你说的那种程度的进展。”

麦尔话里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暗示。

“你什么意思？有其他新的发现？”

“嗯。只要我出马，别说进展了，可以直接把案件解决了……在这之前。”麦尔又站到了放在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面前。

“新的证据在这里面？”

刑事正打算凑近观察的时候，被麦尔制止住了。

“先别碰。先别动它。会有新的真相将会出现。”

在意味深长的话语过后，麦尔重新整了整燕尾服的衣角，转过头来。“门只能证明凶手是从理科室一侧撬门进入的。既然是撬门，那么前提就应该是被害人不在准备室。应该没有老师在旁还撬门潜入的学生了。然而，被害人就在里面。大惊失色的凶手大概不加思索地杀害了被害人。”

“准备室的大门在教室前面，凶手知道被害人在里面，只是出入怕被人发现，才从理科室一侧潜入？”

对我的问题，麦尔嗤之以鼻

“如果这样的话。只要呼叫他或是敲敲门让他开门不就好了。我去你家，难道还特意撬门进入。”

“那怎么可能。”

我急忙否认，如果承认了，几百倍不几千倍的报复在后面等着我呢。

“可是为什么凶手瞄准了被害人不在特意这么干呢？很难认为是为了钱。钱包拿了就可以走了，而且被害人的拮据也是出了名的。”

“凶手恐怕打算伏击他。”

“这个房间从出口开始就一览无余，没有隐蔽的场所。而且比起凶手造访，在教室里面等待会让被害人警戒心更强。因此我们回忆一件事，就是被害人在出期中考试的试题。实际上就像电脑里面呈现的那样。凶手大概是想偷看这个。对，就是想作弊。很多学生都知道被害人在准备室出考题。也知道他会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为了偷看考题他必须在被害人回家以前这么做。”

“那么学生身上带着软盘或者U盘？”

“不带这些东西也行，手机拿出来拍张照就完事了。跟以前一样你还是对天下事一无所知。”

“说的太过分啦。好啦，那么物理成绩差带有拍照手机的学生就是凶手了吧。”

“这样考虑太武断了，单细胞君。”麦尔露出了令人讨厌的苦笑。

“我们刚才认为凶手撬锁是打算偷看试题。他可能带有数码相机，但也可能就算粗略看了一眼知道是哪个范围的考题就好了。因此相机的有无并不能证明什么。物理成绩也是同样道理。凑巧因为对这个学期学习内容掌握不好，不想让成绩下滑也是有可能的。作弊并不一定是学习成绩糟糕的学生。嗯，实际上，动机也未必百分百就是为了作弊。因为被害人是个重度OTAKU，凶手想要偷走他的OTAKU藏品，其他这样的理由也是有可能的。只是重要的是我刚才说的，凶手是认为被害人不在室内，才会因此选择撬锁的。”

这个时候，电脑浮现出魔法少女的图案。和壁纸上的人物一样。看起来像是屏保被启动了。伴随着“charm up”这句动画里独有的台词，少女变身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美少女。

“貌似是二十分钟间隔的设置。”

麦尔拿出了身上的怀表，满意地点了点头。

“话说回来。为什么凶手会认为被害人不在准备室呢？”

“是不是因为校内的播放的广播？”中年刑事说道。

“是的。凶手以为因为广播的关系，被害人被叫到一楼的职员室去了。除此以外并没有能使凶手确信被害人会离开准备室的信息了。只不过被害人并没有听到广播，一直呆在准备室里面。”

“广播播放是在四点二十分以后，犯罪也是在之后发生的吧？”

“应该是的。”

“但是被害人明明在里面啊。凶手不确认被害人是否在场就打算潜入，这也太危险了。”

刑事插嘴问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凶手大概拼命也要做到吧。在考题完成以后，即便有偷看的机会也等于零。这是唯一的机会。虽然最终导致杀人，但原本凶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作弊，想碰碰运气，走到这一步都是他的不够小心谨慎所致。比起以后的事情，在他眼里考试成绩是最重要的。学生时代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只不过，反过来这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美袋君，你能解释它背后的含义么？”

对于麦尔特意抛给我的话套，我只能坦率地说解释不了。

“问你果然是白费工夫。假如凶手在一个能够确认的场所，那他当然应该确认。比如等待着被害人走过走廊之类的情况。但实际上他没有等着被害人通过走廊，就直接潜入，这意味着他当时处在一个不能直接确认的场所。玄妙之处就在于弯曲的走廊上面。假如凶手在一班或者二班，那么他应当可以等待着被害人通过走廊，也就是说在广播播放的时候，凶手正呆在三班和四班。”

“有没有这种可能？被害人来到走廊打算通往职员室的途中，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忘了拿了随即返回。尽管凶手已经确认了，但是正好在撬门的时候被害人返回……”

哼，老把我当傻瓜太岂有此理了，我不加思索地反驳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被害人在离开教室的时候，应该把烟掐掉啊。你把被害人遇害的时候香烟还点着这件事完全忘了吧。对你啊，也就只能跟鸡放在一起评价了。”

会这样评价别人，我想也就是麦尔了。

“那么在四次广播播放期间，一直呆在一班和二班的学生就被排除了。这当中有……”

麦尔看了一眼纸质的名单，“浅间、稻叶、宇和、甲斐、纪伊、草津六个人就排除了。”

他在这六人的名字上面打了个叉。

“但是还剩十四个人呢。”

“别急。到底凶手是什么时候听到广播开始行动的呢？广播从四点二十开始每十分钟播放一次，播了四次。那么因此屏保就很重要了。根据学生的证言，在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屏保正在启动当中。化学老师在你们来的时候碰了一下鼠标，屏保才消失。如果一段时间不对电脑进行操作，那么屏保就会启动。我们已经确定过被害人在事先设定了屏保，实际的启动时间是二十分钟。那么根据学生的证词，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屏保正在启动。那么凶手作案应该至少在四点四十分以前。”

“请等一下。”刑事突然打断了麦尔的推理，“假如被害人一直在想考题，没有碰电脑怎么办？也有可能是在四点四十以后啊。”

“你难道忘了案发的时候鼠标是垂在桌子下面的么？”

“嗯，好像是。那么把屏保锁定有没有可能呢？对电脑不太精通，但应该有这样的

功能吧。”

“如果这样的话，化学老师碰到鼠标的时候，屏保就不会消失。之前也确认过，电脑上没有安装能让屏保启动的程序。而且用preview的方式让它强制启动，解除的时候应该会停留在屏保的画面上。（不太懂preview是什么方式请电脑高手解惑）。即使凶手为了看考题而触碰了电脑，离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也应该过去了二十分钟以上。从这点上我认为凶手是听到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广播之后潜入的。也就是说听不到最初两次广播当时在二班和四班的学生也可以排除了。玄海、儿玉、谷川、鸟海、出羽五个人。”

麦尔又在这五个人的名字上面打了叉。

“那么还有九个人。”

“如果有屏保，那么也应该有液晶画面黑屏的功能。画面没有消失，什么作案的不就可以判断出来了么？”

我没有给电脑设置屏保，但是设置了液晶屏黑屏的时间是三十分钟。如果被害人也设定在三十分钟。那么作案时间就会被锁定在四点三十分以后了。

“真的要我把你当白痴么？已经确认过了。待机时间是一个小时。作案时间是在最终操作的一个小时以内，要去确认么？”

“让我来。”

刑事自告奋勇，看了一眼设定画面，便领会了。

“那么，作案时间不是四点二十就是四点三十，哪一次广播开始行动都有可能。不过被害人可能是在四点三十分看完动画片的。”

“你等会儿，这不是我做的推理么？”

这个推理就两小时前刚被麦尔否定束之高阁啊。

“不一样喔。你的推理是尸体发现的时候电视是关着的，认为被害人在四点三十分以前是活着的。我想说的是假如凶手准备撬门潜入的时候听到电视的声音，那他可能会犹豫不前。大概会窥视一下看看里面是否真的有人在做行动。可是实际上被害人确实就在，凶手疏于确认。这说明凶手在潜入的时候电视已经不会放出声音了。而且根据学生的证言，被害人是不会错过动画片的。因此凶手潜入应该是在动画播放结束的四点三十分以后。”

“不过动画都会留一分钟播广告，截止到这个时间点上？”

“怎么都是一样的。假如凶手在四点二十分见机行事，然后在九分钟以后再潜入准备室你觉得合情合理么？跋涉到一楼职员室两分钟足够了。如果是简单的事务，十分钟后返回准备室也是有可能的。燕玻璃的办事人员只是随意就近过来，凶手是不可能预先知道广播呼叫被害人的理由的。也就是凶手在广播呼叫的时候，连被害人事情要办多久都无法判断。但我完全不相信从广播播放的九分钟内凶手会什么都不做，把时间拱手相让。他手上的时间太多了。如果他在四点二十行动，在二十五分的时候他还没有排除万难到达准备室就会很奇怪。考虑以上这些情况，凶手是第二次广播的时候呆在一年一班和一年三班的学生。一年一班的学生显然可以确认被害人是否离开准备室，所以凶手就在四点三十分在一年三班的学生当中。”

麦尔在越前、水乡、濑户、宗谷、翼这五个人名字上面打叉。“那么……”他抬起了头，“剩下的就是凤、佐仓、信浓、土岐四个人了。凶手就锁定在他们身上。”

看了这四个人的名字，与两位委托人有关的名字还赫然在列。概率是二分之一么？……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麦尔穷追猛打地继续说道：“很显然。下一个问题就是作案时候的不在场证明。犯罪是在四点三十分广播的时候进行的。但土岐和佐仓一直呆在三班教室。凤虽然在四点四十分的时候在三班教室，但中途她因为上厕所中途离开过。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凤和信浓两人。”

只剩下与委托人有关的两名学生了。尽管是自作自受，不过麦尔这某种程度算是辜负了委托人的期望了吧。如果雅库扎一方是凶手，得到很有可能是雅库扎因为怨恨导致的逆

向报复。如果警察一方是凶手，得到可能是署长帮忙掩盖罪行的压力。无论哪一方是凶手，估计都后患无穷。

我看着麦尔对他有些担心，可他为何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凶手是哪一个啊？难道是……”

中年刑事也坐立不安地擦拭着头上的汗。假如署长那一方是凶手我该如何行事才好？刑事现在估计也在拼命思考这个问题。或许他正在和他的良心做着斗争。

“不要慌嘛。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浓瑞穗在这之前一直呆三班，这是她第二次听到广播。”

“这是什么意思？”

刑事的声音干涩地嘶哑道

“这是一个上课都会打瞌睡的老师。如果广播放了两遍，很多学生都有可能认为他是因为睡着所以没听到广播的。如此的话，就和凶手什么都不确认就直接潜入有出入了。”

“不能反过来认为被害人已经回家了么？”

“如果这样的话，笔记本电脑应该也会带回去，潜入就没有意义了。而且你稍微把目光投向窗外，很容易就能知道被害人的车还停在停车场呢。”

“原来如此。那么凶手只剩下一个人了。非常感谢。这帮我们把面子保住了。”

刑事喘了口一口粗气。

“可是，你打算拘捕谁呢？”

“剩下的凤明日香啊。”

刑事回答道，带着一种明知故问的语气。

“你是记忆力不够好还是咋的，自己看看名单就知道了。凤在第一次广播的时候一直呆在一班，随后到了三班。也就是这次广播是她听到的第二次的广播。”

“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不剩了么？”

刑事完全无法掩饰自己困惑般地长大着嘴。当然我也完全无法理解麦尔的话。

他进一步加速了混乱的局面，“就是这个意思。结论就是没有凶手。”

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怀疑，斩钉截铁地断言道。

“没有？”

“这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凶手。”

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向我袭来，这种失落感就像之前摆地整整齐齐的积木突然一瞬间崩塌，亦或是出门买东西回家的时候发现家不见了般的感觉。大概刑事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学生当中没有凶手？但是并没有其他人出入过啊。”

“不是啊。嫌疑犯只能在那群学生当中。显然凶手他们其中之一。也就是没有凶手。”

“你的意思是自杀？”

沉吟了好长一段时间，刑事询问道。

“这是明显的他杀呀。这个你应该非常容易判断的。”

“这样的话，就是他们有谁说谎了？要不然就只能是你的推理有错。”我忍不住喊道。

“因为什么说谎？被害人毫无疑问是在四点三十分以后被杀的。因为电视的播放时间并没有变动。如果这样的话，参考尸体被发现时候屏保起动的证言，退一万步说假如他们所有人都串通好了，以某种方式说了谎，犯罪变成是在听到第三次广播之后进行的。从之前的推理我们知道能做到的只有三班，二班和四班就听不到广播，一班面对准备室可以直接确认被害人是否去往职员室。而且还必须是在这个时间上第一次听到的广播。符合条件的四十分时段有玄海和鸟海，五十分时段只有出羽，这些人，他们所有在十分钟后那次放送或者说是尸体发现以前都一起在三班，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即便屏保的证言是伪证，凶手也不存在，即这里没有谎言。那么就应该认为犯罪是在四点三十分时候进行的。剩下

的只有在这个时刻有不在场证明佐仓和土岐串通起来共同作案的可能。佐仓一直在三班，她是第二次听到广播，显然她是共犯。那么只剩下了她包庇土岐说谎的可能.....”

“那么就是土岐了，他们是恋人同士，土岐拜托佐仓包庇他.....”

“很遗憾的是他是左撇子。被害人最开始被攻击到的是他头部左侧，在俯身倒地以后主要攻击部位变成了右侧。那么他不是凶手。凶手原本也没有设想过案发时间能通过各种条件细化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串通证词，就不应该只在这十分钟，在犯罪推定时间大部分时间内都应该帮忙掩盖，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但是看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我看不出这样的迹象。这反过来证明了学生们之间没有做伪证。”

“但是没有凶手这样的结论你让我如何接受？”

刑事强烈拒绝道，我也同样无法接受。

“不过嘛。”麦尔在深呼吸后装腔作势地噗嗤一笑。

“只有一种可能。背后有个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家伙，在案发以后计划让所有学生串通起来，并教唆他们做伪证。但这并不是让他们都拥有不在场证明，而是伪装成一眼看不出不在场证明的程度，按我现在的推理来说就是伪装成没有凶手的程度。”

“这有可能么？”

刑事疑惑地抬高了说话的音量。做出了生无可信的表情。

“怎么说呢？我觉得除此之外应该没有人做得到，不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首先，这样的人应该要满足以下几点：

1、不知道四点到五点四楼处在封闭状态。如果知道，谁都会对把凶手全员消去这样的掩盖法存疑。这种欺骗就是为了诱导别人，让别人相信案件是外部人员所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契合。

2、知道理科室的广播断路了。这一点只要和学生们的证词核对一下，很轻易就能知道有的教室广播正常，有的教室广播坏掉由此推导出理科室的广播可能也坏了这一结论。这也是谁都有可能做到的。

3、知道理科准备室的门被撬过。凶手当然知道是这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凶手以外的人就不可能。头部伤痕的差异没有详细调查是不可能知道的。学生也好，发现的老师也好，他们不可能轻易获得这个线索。还有撬锁的痕迹必须是绕到理科室一侧才能知道。

4、知道犯罪时刻会被推断在四点三十分到四点十分这个区间。也就是知道被害人会看动画，也知道屏保的待机时间是二十分钟。动画谁都应该可以推测到，但是敢断言屏保的启动时间是二十分钟，连凶手都不可能。只能是被害人自己。

那么被害人非自杀，而是委托杀人并预先教唆学生为其作证的可能呢？地震发生是在四点以前。确认广播有异常最早就是在四点二十分尸体发现是在四十分钟以后。教唆并非没有可能。但这里的问题是广播是每十分钟放一次，而且五点的时候是两个从楼下上到四楼来的人发现的，这个是无法预料到的。即使布置出再严密的不在场证明表格，如果焦急等待的客人提前一点过来，那一切就完了。比如说，如果是在四点五十分发现的尸体，屏保还没有启动，就不能证明案件是在四点四十分以前发生的。而且也可能出现他们没有来，而他们以外的人在尸体发现以前上到四楼来的可能。这个时候被害人按字面理解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在那时候因为突然意外的变化再来变更计划。如果我们排除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全部情报在尸体发现以前已经确定，被害人特意对学生嘱咐之后死去。当然鼠标在四点四十以前就垂到桌子底下来了。”

“但是被害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包庇学生还是为了给警方设套？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德高望重的老师，学生们会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夕阳落下，屋内显得黯淡，背靠在穿过窗帘射进屋内的阳光下，只有麦尔穿着燕尾服的身体显得耀眼夺目。

“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这只能是最后一种假设，但现实当中他做不到。他可以拜

托别人杀他，也可以死后让别人用门撞他头。但他不能判断忍受不了等待煎熬的来客和化学老师何时上到准备室来。尸体再迟十分钟被发现，屏保的线索就毫无意义。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来客和化学老师也是同谋，但是既然地震引发的广播线路断路是个意外，那么特意让办事员上门拜访这样的勾当也不可能会去做。而且四楼是处在探头的监视之下，让学生合谋串通只能使用手机，在被害人的手机里面并没有当日的通话记录。他没有给谁打过电话.....那么最后一种可能也被消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案件不存在凶手。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是唯一的答案。”

麦尔宛如神明一般的话语在室内庄重地回响着。

附录

以下是黄金羊毛亨的另一种解释（摘译）

条件	依据	结论
1+ 四次广播期间一直呆在一班和二班的学生除外	可以确认被害人是否通过走廊	浅間・稲葉・宇和・甲斐・紀伊・草津除外
2+ 头两次广播呆在二班和四班的学生除外	屏保起动作推出犯罪发生在第三次广播之前	玄海・児玉・谷川・鳥海・出羽除外
3+ 第二次广播没有呆在三班的学生除外	被害人在看动画推出犯罪发生在第二广播之后	越前・水郷・瀬戸・宗谷・翼除外
4+ 四点三十分到四点四十分有不在场证明的学生除外	犯罪发生在四点三十分到四点四十分之间	佐倉・土岐除外
5+ 听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广播的学生除外	会认为被害人在打瞌睡	鳳・信濃除外

这是麦卡托鲇推理的顺序。其中黄金羊毛亨对第五条推理做了自己的一种解释，就是麻神没有排除“实际上学生去确认被害人是否在看动画而没有打瞌睡”这一可能。

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还应该附加“有机会去确认被害人是否在看动画的学生不能排除”这一条件。那么附加上这一条件，凤明日香就有再次“复活”的可能了。

《密室庄》

钟山暮紫/绿酱/陆秋槎 译

在令人愉悦的春日阳光照射之下醒来的我，正往楼下走去，而同时麦卡托正在打电话。

“那么，就拜托你了。”

这么说道后，他挂了电话。

“有啥事吗？”

“没什么，不过是买了一些水泥。”

麦卡托用仿佛只是订了披萨的语气这么随口答道。虽然时间还是大清早，但是他已经把礼服穿戴好了。

“水泥？买这种东西是要做什么？”

“比起这个，话说你已经起床了嘛，对你来说现在还太早不是吗。”

“因为昨天睡的早吧。”

现在才刚刚早上八点钟，平时的话一定还是在睡吧。不过由于昨天在十二点之前就睡了，也就自然醒过来了。虽然是一直过着毫无规律的生活，体内的生理钟也似乎还没有生锈呢。

这里是地处信州的麦卡托的别墅，由于某个事件的缘故，算是从委托人那边买过来的。要说起来的话，和之前的花札之家不一样，也并不是什么奇葩的建筑，更不是什么事对象，充其量不过是普通的二层木屋罢了。

身为稀世怪人的麦卡托为什么会买下如此普通的房子，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里的地名吧？这个地区的名字叫“密室。”，正是所谓的什么地方就该有什么房子，更何况这家的门牌号还是4-4。这座以前被叫做“浅见庄。”的别墅，在被麦卡托收购之后，自然而然地被改叫“密室庄”了。

说来这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之后麦卡托时不时会来这别墅里度假，我也随同访问了三回。此处正好被中央阿尔卑斯山脉（注：此处指日本的木曾山脉）围绕，安静而风光明媚，从白桦木的缝隙中还能望见远方的天空。当然在这里并没有事件发生，只需要安静地度过每一天即可。即使是个怪人也算挑了一个不错的休养地呢，想想其实还蛮奇怪的。

于是三天前，麦卡托发出了同去密室庄的邀请。大概是因为解决了耗时半个月的大事件的缘由，想要好好“充个电。”吧？

而正好我这边的写作也算是告一段落，暂时没有别的安排。换做别的地方也就算了，想到能在绿洲一样的别墅度假，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

到达别墅是在前天的晚上，正如期待地那样，我感受到了信州这里缓慢下来的时间节奏。一直疲于奔忙在deadline又睡眠不足，仿佛像海绵一样快被捏烂的我的身体，在为雪所覆的阿尔卑斯凛冽寒风和仿佛节拍器一样规律啼鸣的野鸟叫声中，得到了充分的治愈。

麦卡托把身子埋在一张木制的长摇椅之中，那副一直保持的不羁侦探模样仿佛也被藏了起来。密室四之四号，其实也只是平和的地方。在这里不会有事件发生，不会的……

“莫非真的发生了什么吗？”

不是披萨，而是水泥这种莫名的订单，别墅的内侧只有一个干净的小院子，土木工程是完全不需要的。出于野性本能，不，常年的经验积累，我断定肯定发生了什么。

“嘛~。”

麦卡托点着头，像是真的要宣告平稳日子在今天终结的样子。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望向他。

“来看看吗？”

他的嘴角掠过一抹邪笑，带着一丝诱惑。

“啊……。”

虽说不是本意，但是既然事件发生了，也没有不去查看的道理。我点着头，随着麦卡托向厨房走去。

厨房角落的地板之下似乎有一个大储藏间的样子，现在那块盖子已经被掀开，下面的楼梯露了出来。

在得知了是地下室之后，我开始产生嫌恶感了。别墅的氛围一片和谐，唯独这个地下室看上去是格格不入，在这个被黑暗环绕的空间里，似乎极易产生恶意。

走在黑暗而狭窄的楼梯上，在经过一次转折之后，地下室的门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这扇铁板制的大门后面，是八叠大小的房间。

地下室的地面和墙壁的水泥已经开始剥落，但是没有什么怪味，感觉像是旧时代的牢房。当然，也没有窗，天花板上也只有孤零零的一个灯泡而已。

之前的住户似乎擅长于木工，所以在这里放着许多的工具。麦卡托对此并不感兴趣，只在这里放一些植物肥料和洒水壶之类的东西，弄得像休耕地一样。

然而现在，这个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的地面上，莫名其妙地躺着一个物体。往中间走进后发现是具男性的尸体。

“死了吗？”

其实不用问我也很快就能察觉到的。尸体的脖子上缠着不祥的绳子，脸色也已经变为苍白。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而眼睛也突起到无法再大的程度了。

年岁大约是二十左右，身高是170厘米前后的样子。体型不算胖也没有非常地瘦，尖下巴长脸上挂着一双细眉，因为表情扭曲而无法立刻判别其他五官的特征。富士额头，留着金色的长发但确明显是日本人，大概是染色的吧。

衣着方面，上身是白色中带着红色条纹的衬衫，下身穿着藏青色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蓝色的运动鞋，在缝隙之间可以看到白色的袜子。

地下室里都是灰尘，为此我和麦卡托在入口处就换上了布制的拖鞋。当然，从别墅的外边是没法直接进到这个地下室里面的，我们也只能拿着自己的鞋，能回去别墅的时候再换上了吧。

从门口到尸体之间，薄薄的那层灰尘被刻意地擦乱了，想要判定足迹是没可能了。

“死了有四，五个小时呢。”

站在门口的麦卡托自语道，倒回去算大约是昨晚凌晨三点到四点的时间。那时候的我大概还是在做着吃烤鱼的美梦吧。

“这是怎么回事？人是你杀的？！”

“可能吗？”

麦卡托略显意外地耸了耸肩。

“我怎么可能去杀这么无聊的人。”

听上去总觉得还有什么隐情，不过姑且先信了他。

“于是，这个男人又是谁？”

我对其一无所知，麦卡托似乎也是这样。

“嘛，一脸陌生的家伙，说不定是过去事件的关系人呢。”

并不像是在装糊涂或是说谎的样子。跟时不时犯蠢健忘的我不一样，看过一遍的脸麦卡托是不会忘的。这之前，就算只是在数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车站小店老太，他都能瞬间说出姓名。

“尸体身上虽然带着钱包和手机，但是证明身份的东西什么都不剩了。唯一带着的，只剩这个手表了。”

我看向遗体右手的手表，是国内制造的便宜货。衣服也是量贩店里面的买的，并不是

特制的。

“身份不详的尸体……莫不是小偷吗？”

“哪又如何呢？除了地下室，屋里也没有任何被翻找过的痕迹，东西也一件不少。被害者似乎是一直线地走到这个地下室里来呢。”

“不是小偷的话……话说回来，不需要叫警察来吗！”

“不，还不到这种时候。”

麦卡托在我的面前果断地摇了摇头。

太急于报警，或许会伤害这家伙的自尊吧？

平日一直大言不惭是“铭侦探。”的家伙，呼呼大睡的时候家里出现了尸体。对于侦探来说，在事情被解决之前这都是奇耻大辱。也罢，若能折一折他的锐气也好，说不定还有奇效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自己能解决咯？”

带着挑衅的意味我问道。

“还用问吗？把亲自送上门的蛋糕让给别人，这样的宽容我是做不到的。在这之前，务必要把在意的事情全部解决掉才是。”

麦卡托静静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催促着我向一楼走去。

“我来把情况整理一下吧。在我发现尸体的时候，地下室的灯并没有亮着。地下室的门，以及厨房的地板都没有被打开过。地下室的照明开关就在厨房里，所以有没有亮灯是一清二楚的。然后是一楼的情况，窗户的插销都是插上的。两扇门也是锁好的，内侧还上着链锁。你希望亲自确认一下吗？”

“不，这样就可以了。”

看来在我注意到之前，这些东西麦卡托托卡都已然确认过一遍了。

“看来你呀，还是一样这么悠哉自在呢。”

麦卡托带着深意说道，一遍望向了另一边。

“二楼的话，窗户也是同样。唯独你的屋子没有被确认过呢。看你昨天睡得很香就没有忍心去吵你了，房间里的窗也关好了吗？”

“嗯。”

早春时节这周边夜里降温降得厉害，为了防风只能把窗子关紧，而且确实插上了插销，这点我还记得。

“总之去确认一下吧。”边说着麦卡托已经开始往楼上走去了，穿过了自己的房间，进到了我房间里面。

“OK。”

房间里的两扇窗都确认过之后，麦卡托托卡转过身来。

“嘛，跟预想的一样，这样状况就可以确定了……。”

满足了吗……好像也不是，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容，麦卡托托卡一个人在清点着什么，一边点着头，又再次向楼下走去。

“美袋君，去泡杯咖啡好～吗～。”

靠着客厅的沙发上，这家伙傲慢地说道。在麦卡托别墅里，到底谁是客人已经没有人分得出来了。话说回来，因为发生了事件，我只能无奈地沦为了助手。在事件没有解决之前，也只能呆在这地方，给麦卡托托卡大人无理地呼来唤去了。

无视于身后放着瘴气的地板，一面慌慌张张烧着开水，一面承受着来自麦卡托的碎碎念——这种就好像是新人秘书青山小姐被絮絮叨叨地传授泡咖啡诀窍一般的画面，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总之我现在正认真地把开水倒进了滴漏壶中。

带着两只杯子回到客厅，麦卡托托卡对自己家里出了人命这种事情似乎毫不在意，正在悠哉悠哉听着音乐呢。

事情变成这样也毫无紧张感，这家伙的心脏也太大了吧。

“这种时候放布鲁克纳（注：奥地利管风琴家，作曲家）……完全没变，你还是这副死样呢。”

我一面叹着气，一面把咖啡杯递了出去。麦卡托静静地接了过来，意外地挑了下眉毛说道：

“完全没变的是你吧。有时候还真是会羡慕你这种迟钝感呢。不过说回来，要是变成你这副德行，怕是连灰尘都不愿意吧。”

带着恶意的谜之言语向我飞来，我扭过头去。

“到目前为止的说明，你都完全没有在意过吗？在这个别墅里面的就只有我和你。而同时，窗户和门全部是内侧上锁，从外无法打开亦无法上锁。说到这里你都没有感受到这其中的含义吗？”

“你是想说……密室杀人吗。”

和密室庄名称相符的事件发生了。就在麦卡托托卡的眼皮底下，犯人堂堂正正地出现了。

这时，麦卡托把杯子放回了杯垫之上，开口道：

“密室杀人？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现场完全谈不上是密室。究其缘由，在这封闭的境界线之中，嫌疑犯只有两人。换言之，犯人，非吾即汝，不是吗。”

“就没有其他的选项了吗。”

听到这让人意外的话，我突然有点惶恐了。

“没了呢。”

麦卡托非常讨人厌地直接否定了我的答案。

“别庄就是密室状态。不管再怎么调查，都没有犯人在门窗上花心思的痕迹。就算是在外面杀人，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假定是在其他地方杀人之后再搬运到这里来的话，为了要把尸体丢弃到地下室，犯人自己也不得不入侵到屋内。如果进到屋内就必定要出去。不过以上这些迹象我一点都没有发现。而且话说回来，我昨晚已经把所有门窗上锁的情况都确认过一遍了。”

事不关己。完全仿佛冷静得像是第三者的口气说个不停。这就是侦探的习性吧。

他的大长腿动了动，换了个坐姿，接着又喝了一口咖啡。

不过我可做不到像他这么冷静。

“这个别庄总还有其他的秘密通道什么的吧？虽然是叫密室庄园来着……。”

“你以为我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这种东西完全不存在的。不管是屋顶还是床还是墙壁，都如同铜墙铁壁一样。所以我才给它起名叫密室庄啊。原先这里叫做浅见庄，是个极其普通的别庄。如果你这么在意的话，就自己去调查好了。”

话都说得这么满了，那大概是真的吧。

不过我果然还是没法认同，准备亲眼去确认。

不管是前门还是玄关还是后门都是用一块颇厚的木板加工成的。锁有两个纵向的钥匙孔，都是别庄新置办的。备用钥匙也只有麦卡托有。锁本身也是非常难撬开的弹子锁。

（注：就是平时那种有弹簧的锁，难撬开就是说钥匙上波纹很复杂）

虽说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说不定能撬开来。不过问题是内侧的那根插销链条。两扇门都挂上了很粗的链条，看起来也不是链条会自己掉下来的样子。门之间的缝隙也几乎没有，从外面把链条挂上也是不可能的。

随后我一个一个窗户巡视过来，无论是半腰高的窗户，还是木质的移门，半月形的插销果然都是扣上的。要锁上这个半月形的插销，只要把拨片往下按就好了。

虽然窗户都是纯粹的古典风格，看起来挺老旧的，不过气密性很高，完全没有从外部来操控这个半月形插销的空隙。当然，也没有哪扇窗户缺了玻璃。

再也没有其他手段了吗？

“你满足了吗？”

从方才开始就一直趾高气扬地躺在沙发上的麦卡托看见有些失落地回来的我，忍不住开了口。

“啊……那犯人就是你咯。”

但是麦卡托怎么会因为杀人把自己的手给弄脏呢，虽然他有时候对很多事冷漠疏离视而不见，有时候又把别人逼得不留余地，但自己下手杀人又是另一件事了。

“怎么会。”麦卡托不禁冷笑。“方才也说过，不是鄙人。”

“那会是何人？”

“是你咯~。”

他不是说笑的样子，不，甚至可以说我感觉到他的目光相当认真。那个在无数事件中直视犯人的，如同水晶般冰冷凛冽的目光，片鳞碎甲般一点一点透过他的瞳孔浮现。

“开什么玩笑啊！”

我想也没想就跳了起来。

我没干过。这种见也没见过，知也不知道的男人我干嘛要杀他。而且不管是何动机，对方是何人，我都不会杀人的好吧！

但如果把我排除，这样的话不就是麦卡托干的了嘛。

“此非常理也。”

像是完全把我的心思看透了一样，麦卡托皱皱鼻子，哼了一声。

“首先，汝不是犯人这点，得让其他人来证明才行。你能做到这点吗？”

我连用简单的排除法来证明都不行。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我，也清楚我自己不是犯人。麦卡托摆着一副让人火大的轻松表情，我真是恨得咬牙切齿。我现在可是了解古往今来所有含冤而死的人的心情了。

“不过，就算这样，你不也没法证明你自己不是犯人吗！”

“哟不错，很有见解嘛。”麦卡托意外的点头赞同道，“……很遗憾，我也没法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我真是完全不明白麦卡托要干什么。如果不是我杀的，那麦卡托就是犯人。但是他还费这么大功夫又是跟我说明事件，又是给我看尸体，还把全别庄的锁都锁上了这件事告诉我。如果他真心要隐瞒的话，不但我不会察觉，他还可以把门窗都洞开，说是其他人干的也不无不可。

“难道你要做掉我吗？”

脑内掠过“封口。”这个词语。

“别胡思乱想了，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可以扑街了，断气了都不知道是谁割的脖子。”

确实卧室都是没有锁的，跟麦卡托说的一样，很简单就能把我抹杀，真是恐怖得让人连想都不敢想。

“那……到底是要怎么样，难道是要让我顶罪……。”

我拼命抑制住自己想要从玄关夺路而逃的心情，偷偷瞥了一眼麦卡托。我从头顶到脚背已然都是汗水淋漓。

“比起这个吧，这种机关啊，可是你搔首顿足都想不出来的。虽然很遗憾，不过现场并没有发现对你不利的物证。”

跟现在紧张得草木皆兵的我相比，麦卡托说话的语调依旧异常冷静。不过，我完全不明白他的目的。

物证啊……突然想起了方才看过的尸体，我急忙冲向地下室。

虽然并不是很想接近尸体，不过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发现了什么吗？”随后跟来的麦卡托意味深长地说。

打开地下室的门之后，我指着尸体的右边向麦卡托开始解释。

仰卧着的尸体的右边灰尘上，有一个类似甜甜圈的痕迹。直径大概超过30厘米，是个超大的甜甜圈。刚开始还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现在才醒悟过来，原来是大礼帽留下的痕迹。

是在绞杀被害者的时候，一下子帽檐朝下掉在地板上了吧。这当然是犯人的帽子。而且这里戴着大礼帽的只有一个人。

“这就是你杀人的证据了！”我一鼓作气说完这些，但不知哪里好笑了，麦卡托这次完全是捧腹大笑，笑成车祸。

“失敬。汝轻易寻觅到的证据，吾又岂会遗漏！这完全就是栽赃的节奏，是犯人的策略！而且这也太直白拙劣了，在这种情况下，能耍这种小手段的也就只有汝了吧。”

虽然一瞬间好像被赞同了，但他果然还是他。虽然是很有说服力，但我是犯人这种事，绝对是不可能的。

“等等。那如果是你逆向思维，故意把证据留下呢？因为如果你跟警察这么说了，警

察就会相信你的理论的吧。”

解决了不少事件的侦探和一贫如洗的作家，信谁的说辞，这还不是明摆着似的显而易见嘛。

“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我故意让怀疑导向自己留下这种证据，这么幼稚的手法还不知道能不能陷害你为凶手呢。你也稍微给我动动脑吧。”

真是令人恼火的称赞方式。

麦卡托俯视着我，继续说道，“所以很遗憾，这个解答也能反过来说。你也可能用了逆向思维把证据刻意留下。越是深究，越是如同无限回旋的楼梯一般，仿佛点燃之后就互相接连引爆的炸弹一样无穷无尽。所以我并没有要纠正你的意思。”

再呆在地下室也没用了，麦卡托又一次往楼上走去。我也慌慌张张地紧随在后。

“就是说，你也没办法证明我是有罪的咯！”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么幼稚粗糙的诡计也就你能干的出来了。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言语冷淡的麦卡托又一次窝到了沙发里。“去了一次地下室真是累死寡人了，快给我上杯咖啡。”

讨人嫌的方式都如此痛快直接，还让人伺候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有这种自信啊。

假设密室是完美的话，就会变成犯人不是我就是麦卡托这样胡闹的状态。但是麦卡托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我顶罪，也没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方才既然麦卡托已经断言从外部实行犯罪是不可能的，那说不定已经把密室的谜题解决了呢。虽然是理想化的推测，但看他的态度，也八九不离十。因为侦探没法解决这件事的话，事态不就严重了嘛。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撒谎呢。

单纯为了玩弄我？不过就算是麦卡托，也不会在出了人命的时候跟我开玩笑的吧。

HDD硬盘崩溃的时候，我是有过不对，但这次我可是清白的很。

难道那具尸体是什么替身伪装的，这想法有一瞬间从我脑内冒头。但那个男人死透了的事实是完全没错的。常年和麦卡托一起遭遇各种事件之后，辨别尸体是不是真的这点知识我还是有的。

在真相的漩涡里迷茫的我，我又再一次扑通扑通地把水给烧沸，倒上了一杯咖啡。

“上次的事件里，你不是推理得出并没有犯人吗？这次或许也是这样呢。”

在煤气灶前站着的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试着开口说道。我当然不是凶手，麦卡托也言之凿凿的说自己不是凶手。也就是说，跟那时候一样，结论就是——犯人是不会存在的。所以他现在才会表现得这么悠闲自得吧。

别说稻草了，就是煮熟了的挂面我也想抓来救命。想不到麦卡托却否定了我。

“哦，你说梅菲斯特学园那次啊。那次是因为已经证明了逻辑上不存在犯人，和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无法证明逻辑上不存在犯人这个事实。

况且密室庄所拥有的密室状态，已经清楚的在我俩跟外界七十亿人之间画下了一条境界线。境界线之外已无凶手，境界线以内唯余真相。无论你我，都有犯罪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又无法证明自身的清白。如今支配你我的，只剩下自己没杀人便是对方杀人的脆弱主观意愿，和两方说不定都没杀人这种言情小说一样的臆测。

这两个假设是无法同时成立的，所以你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迷走。所以你就想如果犯人不存在的话，那就可以轻松解决了。没错吧。”

听他的口气，麦卡托也觉得我并没有杀人。突然微妙的安心了起来。

可是结果还是绕回了原点。

“那你不觉得很纠结吗？”

“我又怎会觉得纠结呢。铭侦探所解决不了的案件，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平时觉得很可靠的台词，现在简直跟故意拿腔作势一样。

犯人不是我也不是麦卡托，但嫌疑人却只有我们两人。解决这样谜题的奇迹般的方法会存在吗？

“那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虽然有步步紧逼的意思，不过也有点泄气了。

打着哈欠的麦卡托回答道，“那个的话，已经开始着手做了。”

“已经着手做了？着手做什么啊，我看你只是一直翘起腿来，靠在沙发里面，不是吗？”

如果我眼前的麦卡托不是他本人，而是一只在这里居住了百年的狸猫幻化而成的，那么明天一早，这座密室庄也会变成一片旷野吧……我竟然觉得这种白痴到极点的妄想都很有真实感。我们面对的状况的确已经蠢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没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了哦。现在只要等就好了。”

“等什么啊！要我去叫警察过来吗？”

“果然，不跟你掰开揉碎地讲清楚，你就什么都不会明白。我们正面对‘密室庄里出现了尸体’这种荒谬的状况。只要不消除掉这一‘荒谬’，我们就会陷入‘两人中必有一人是凶手’的两难境地（dilemma）。我说到这里，你能理解吧？”

“是啊。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呢。”

我深深颌首。室外传来野鸟颇具韵律感的鸣叫声。明明昨天听起来还让人心情畅快的声响，此时，却像是我焦躁心情的一种写照，听到只觉得刺耳。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吧，这种‘荒谬’的源头究竟是哪呢？”

“荒谬是因为门窗都上着锁，形成了密室状态？”

“那只是形成荒谬状况的外壁罢了，根本不是原因。”

麦卡托对我的回答摇头否定，并说道。

“但是……难道不是因为案发时这里呈密室状况，我们才陷入这种窘迫的境地吗？”

“不是啊。荒谬的根源，是地下室里那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哦。”麦卡托瞥了一眼厨房，继续说道，“这具尸体的存在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我昨晚把门窗全都上了锁，尽管如此，尸体还是突然出现在地下室。那么问题就不止是‘犯人是如何逃走的’，也包括‘为什么尸体会出现’。如果不能解决尸体的问题，这起事件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

“不是如何从密室脱逃，而是如何将尸体运进密室——但，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

“是啊，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是荒谬的。所谓‘荒谬’，也就是那些表现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毫无意义的东西。”

“所以要老老实实在地放弃抵抗，接受荒谬的世界？”

“我又不是加缪（Albert Camus，法国哲学家）。荒谬的东西嘛，让它变得不再荒谬不就好了吗？”

这话说得就像禅宗参话头一样。

“我还是搞不明白啊。且不论是尸体出现还是犯人消失，我们从刚刚开始不是一点进展都没有么？”

“在你看来或许是这样吧，但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搞清楚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麦卡托还是那副自信满满的态度，没有丝毫动摇。但是，他可并不是仅仅是个自恋狂，这一点我最清楚了。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总之先把恶臭从源头上断绝吧。只要把‘荒谬’也从源头上断绝就好了，这样世界就会恢复和平呢。”

“这世上还有对密室杀人事件有效的除臭剂吗？”

我问道，话语里稍稍带着些讽刺的意味。然而这种程度的讽刺完全无法戳到麦卡托的痛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挺起胸来，说道：

“说起来，你之前不是注意到了吗，我订了水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在那个时候就

给出了吗？”

用水泥……来代替除臭剂？

“难道，你打算用水泥把地下室填上！”

“嗯，完全正确。只要没有遇害的尸体，犯罪也就不复存在。你或许会认为这么做有违伦理，但既然是荒谬的尸体，用荒谬的方式解决不是最合适不过了吗？”

他不是开玩笑，这些都千真万确是他的真心话。麦卡托似乎打算往地下室里灌入水泥，仿佛不是用来代替除臭剂，而是要代替废油处理剂。无视对这一狠招哑然失语的我，麦卡托继续说了下去。

“你起床的时候，我已经联系过我认识的干这行的人了。不过事发突然，离得又远，水泥没法立刻送过来，但今天之内肯定能搞定。”

既然是麦卡托，肯定也不会拜托什么正经的从业者吧。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但是既然存在尸体，就一定存在犯人吧？用这种方式掩藏尸体，岂不是相当于向犯人低头认输吗？”

“说‘输’也不怎么妥当吧。调查无关输赢，只是追究真相罢了。”

这话说得简直就像是那些正统派名侦探的台词。

“少说漂亮话了。在我看来，你就是对自己解决不了的谜团视而不见罢了。而且，这种故意留下证据来陷害你的犯人，不管你怎么掩埋尸体，到最后肯定还会向警察告发你的，不是吗？”

“美袋君，你错了哦。”麦卡托转而以耐心教导的语气继续说道，“这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谜团。因为，只要认定犯人非你即我，谜团就迎刃而解了呢。就我的立场而言，我只能这样论证：因为不是我做的，所以凶手肯定是你。而如果你向警察告密的话，我就会当即讲出一番你才是凶手的推理——管他是不是推理呢，总之警察是会相信的吧。而这种事，你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不会向警察告密。所以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果然你还在怀疑我吗！”

我不由得站了起来。直到现在还要受到这种恶鬼般的苛责，我真的从未像此时这样，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才没有怀疑，我反而非常确信呢。从一开始不就一直一直在说吗，就逻辑而言，在你我之间，总有一个是犯人。如果认为尸体存在这件事没什么荒谬可言，那么，根据这具尸体，只能得出刚刚的那个结论：凶手就在你我之间。”

“那你还不是在怀疑我杀了人吗！”

“嘛，你先冷静一下。像你这样怒火中烧可没一点好处哦。”

麦卡托将咖啡杯移到嘴边，啜完了最后一口。

见他一副优雅的样子，我也泄气地瘫坐在沙发上。继续听任自己激昂的情绪，到最后没准反而会被麦卡托给捆绑起来吧。

“你实际上有没有犯下杀人的罪行，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呢。你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或者证明我才是凶手，我就只能把你当犯人看待。当然，在确信自己没有杀人的你看来，凶手就是我吧？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了，而且非常简单易行呢。我不想失去多年以来的老朋友，也不想怀疑他，想来你也是这样的吧？”

突然之间，麦卡托以一副深明事理的姿态逼问道。

我慌乱地在心中的天平上摆上良心的砝码。

即便我反对，麦卡托也会做到底吧。更糟糕的情况是，麦卡托说不定会把我转交到警察手里。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因为冤罪而要在围墙里挨过许多年的情景了。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一辈子使用这座别墅了吧。若卖给别人，地下室被挖开了，这桩罪行还是会被公诸于众吧？”

察觉到我的态度软了下来，麦卡托的脸上微微地浮现出疹人的笑容。

“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在意的了。虽然下面埋着尸体，不过我很中意这里，所以也无所谓啊。毋宁说，这反倒是一桩给‘密室四之四’这个地名增光的好事呢。”

“如果不让现场呈密室状态呢？就当案发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的话，遇害的尸体就存在了啊。但是呢，我是侦探，和一般人又不一样的，我理应抓住在自己的别墅里作案的犯人。若抓不到的话——当然，其实根本不可能抓到——我就会被人打上‘无能侦探’的烙印。况且，随便捏造个犯人这种事，也不符合我的美学嘛。”

“……明明是来休养的，在有一具尸体长眠的别墅里，真的能放松身心么？”

“这也别有一番趣味呢。”

麦卡托嗤之以鼻地反驳道。之前就隐约觉得，他或许把人类的尸体和昆虫的残骸视作同样的存在也说不定。到了明天，他就会忘记地下埋着尸体这件事，舒服地躺在在实木摇椅上晃来晃去了吧。

这座别墅也会变成一间凶宅吗……？失去了珍贵的心灵绿洲的我，只是觉得浑身无力罢了。